

孟子新讀本

下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677B



孟子新讀本第四篇下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唐文治蔚芝甫著

離婁篇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王氏船山云。趙氏注及檀弓鄭注。俱謂負夏爲衛地。非也。舜生於蒲州。負夏。蓋河東之夏陽。春秋謂之下陽。累代爲虞國地。去衛千里。足知言衛地者之妄。河東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自蒲坂抵岐周。適千有餘里。孟子去古未遠。攷證自實。後世傳說附會之謬。如卒於鳴條。既有明文。而云死於九疑。以致列之祀典。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趙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王氏船山云。郢。楚都。未聞岐豐之間。別有郢邑。按此郢當作程。竹書稱紂三十三年辛未歲。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畢在豐。東程在豐西。言畢程者。舉兩界而言之也。武王既有天下。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審矣。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張氏云。舜與文生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其何以見之耶。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

方云二句是指
舜文而不僅指
神文也言有遠

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措置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愚按此章東夷西夷中國蓋皆指區域而言。記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得志行乎中國則此心同也。若合符節則此理同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此言仁義之至即古聖之志也。而其事固不必盡同亦不能盡同也。吾又嘗推言舜與文王之德有相合者數端。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而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食上必視寒暖食下問所膳是其孝同也。舜柔遠能邇蠻夷率服而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無思不服是其仁同也。舜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詩美文王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文王之德之純是其敬恭同也。舜日宣三德夙夜浚明（三德簡剛彊也浚大也）一日二日萬幾而書稱文王則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是其勤勞同也。凡此皆所謂心法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何謂揆道揆也。上篇首章上無道揆。朱注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然則此經不言其道一而言其揆一何也。朱注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蓋地之相去也風俗不能不異也世之相後也人情不能不變也故不言道而言揆者道其體也揆其用也。揆者所以行其道而因時以制宜者也。周公於三王之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即所謂揆也。然則揆者先聖後聖之心法而孟子不言心也。先聖後聖之道統而孟子不言道也。所以見政治之貴因時以制宜而實事以求是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趙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治民之善不善公私而已矣。惠者私也政者公也。論語曰小人懷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惠字从夷專於一二人者也。故

曰私也。政則有綱紀法度之施普及於人人者也。故曰公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朱注。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汜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不言行其政。理其政而言平其政。何也。君子之為政。貴人人各得其平也。上之視下也。皆為平等。事事思有以平之。而後政可得而平也。論語曰。博施濟眾。君子日以濟人為心者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者。濟人以政而非濟人以輿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惟其私也。然而後世之為政者。多欲每人而悅之。以其內有不足。故不得不求所以悅之也。然而每人而悅之者。必不可行之。而亦必不能久。君子日亦不足也。然而每人而悅之。君子猶不以為大過者。以其尚有百姓之見存也。然而後世之為政者。既不能平其政。且總總然曰。我辟人可也。悅人奚為。

又按子產在春秋之際。蓋名卿也。傳稱其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於輿梁之政。不應不治。據趙注。聽政為聽訟。或其時子產尚未執政耳。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蓋亦泛論之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朱注。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賤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愚按。天下之道感應報施而已矣。外則感於血氣內則通於性情者也。孔子之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言君有禮則臣盡忠。即感應報施之道也。尚書曰。股肱耳目心腹腎腸。君與臣本為一體者也。君能視臣為一體。訴合無間。上下交泰。則其感於性情血氣也。其應與報當何如。君不能視臣為一體。作福作威。妄自矜肆。至於踐踏之而斬艾之。則其感於性情血氣也。其應與報又當何如。可不畏哉。後儒疑孟子土芥寇讎之喻。以為太過。不知孟子此言乃千古君臣之際。感應報施之常道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朱注。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朱注。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愚按。臣之所以事君者。志與恩而已。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是其志得行也。先於其所往。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是其恩未絕也。此不得已而去國者也。君有惓惓之餘意。故臣亦如之。則有感涕而為之服者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歲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朱注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鑿盈也。

愚按天下之感情不甚相遠也我之對於其人感情甚薄則人之感情未有能善者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是其志不得行也窮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是其恩已絕也況乎終身禁錮無異幽囚瞻望故都欲歸不得茫茫九土去將焉之側身天地之間幾無託足之所彼臣何爲而至此也則曰諫不行而言不聽也膏澤不下於民也則怨恨其君爲何如此之謂寇讎矣寇讎或且欲甘心焉而何服之有故曰天下之感情不甚相遠也。

又按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曰萬姓仇予將疇依孟子答齊宣王之問卿又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古聖人論君臣大義炳若日星而必斷斷於是非之界何哉蓋父子以天合者也天合者不可以是非較君臣以人合者也人合者不得以是非較是非者即感應報施之所由生也是故父子之間則曰孝孝者對於一人而言者也君臣之間則曰忠凡爲人謀者皆當忠忠者對於朋友對於社會對於君對於國之普通名詞也故忠者忠於一國而非忠於一人其中是非之界尤凜乎其不可越者也善乎黃梨洲先生之言曰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在吾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蓋古今父子君臣之義盡於此矣後世爲人臣者讀孟子此章當知食君之祿係食天下之祿受君之職係受天下之職當爲天下當爲百姓當致敬而盡禮更當勤政而愛民不當爲一家一姓効奔走作僕役也後世爲人君者讀孟子此章當思感應施報之可畏當知崇高之勢之不可恃當常念君臣一體之義而遇臣下以禮待臣下以誠交臣下以忠信上下相孚志同道合則天下庶幾乎見君明臣良之盛

治矣。予日望之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嗟乎！此殆承上章視臣如土芥言。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地好生，人心亦好生。故雖動植之物，亦不當輕殘其生命。而況於民乎？而況於士乎？人君惟桀、鰲、自恣，土芥其士民，乃專以殺戮為事。其戮民也，非以示威於士乎？其殺士也，非以示威於大夫乎？夫是之謂亂邦。亂邦尚可居乎？夫是之謂亂世。亂世尚可處乎？其猶可以不去乎？當此之時，雖有田里，甯足顧乎？雖有功名，甯足戀乎？轉徙流離，背井離鄉之苦，甯可避乎？覽九州之茫茫，尚何懷乎？故都乎？樂土樂土，其爰得我所乎？抑將苟全其性命乎？士也，民也，生斯世也，而值斯境也，豈不大可悲乎？朱注云：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善哉言乎！自來見幾不敏之十貪祿，戀富貴，徘徊觀望而不能以自決，迨禍幾日迫，君心之疑，忘益甚，身家性命皆隨之而傾覆，而漸滅。雖欲牽黃犬過西門，顧語子弟泣下沾襟，其尚可追乎？蟻之慕羶也，庸詎知為羶所糜乎？蠅之附膠也，庸詎知為膠所結乎？豈不哀乎？嗟乎！斯舉者，宣聖之明訓，勇退者，老氏之良箴，士乎？民乎？盍早悟乎？雉乎？雉乎？何為而離於羅乎？兔乎？兔乎？何為而萃於網乎？其猶可以不去乎？嗟乎！士也，民也，生斯世也，而值斯境也，豈不大可悲乎？後世人君聞斯言也，尚亦哀矜庶戮之不幸，而惻然激發其良知乎？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云：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曷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非禮中之禮，非義中之義也？或者曰：藉口於父子異宮，而親生別居，藉口於自由結婚，而羞惡道喪，藉口於貧富平均，而龍斷罔利，藉口於俠士不平，而白日尋仇，是也。不知此皆非禮而賊夫禮，非義而賊夫義者也。寧獨大人

論語文法所以與孟子繁簡迥異者蓋論語祇摘精要之語孟辭故也此章於格心章中摘出精要二語故其法遂短而玩其意義確係自成一章以下短章皆摘精要語法也

不為耶。自好者皆痛絕之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禮以節性而過乎性也，義以合宜而過乎宜也。恭以行禮而過乎恭也，儉以行義而過乎儉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而猶取之與之也。冠昏喪祭之從俗而遂流於野也，織屨辟繡以易食而不免於矯也，皆所謂非禮中之禮，非義中之義也。大人者，負人心風俗之責，而俾人自至其中者也。其學之本原安在曰窮理。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此言豈特為家庭中發哉。夫父子之間不責善，家庭貴有賢父兄矣。顧吾聞道德之要有父範焉，有兄範焉。又有君範焉，有師範焉。一家有令子弟，國人皆稱願然。試問此令子弟者誰為造就而成之乎？一鄉有惡子弟，好犯上好，作亂鄉人皆惡之。試問此惡子弟者誰為戕賊而致之乎？固有任其責者矣。且凡人子弟孰不從家庭中來，而非必為家庭中所成就則所謂賢父兄者蓋兼君師之義矣。夫三代以上君與師合世皆知得賢君難而不知得良師難，得不棄不中不棄不才之賢師為尤難。天之生材性情氣質萬有不齊，其剛善者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其剛惡者為猛為隘為強梁，其柔善者為慈為順為巽，其柔惡者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周子曰：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是必本身作則。涵育薰陶而後成之，是以此章不言教而言養。養者兼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而言也。一不得當沈潛者為迂滯，高明者為桀黷，義直者為強梁。慈順者為懦弱，然則談何容易而言養一鄉有惡子弟，社會受其害，國家受其禍，其幾在毫髮之間。推原所自，孰尸其咎哉。盱衡歷代縱橫神州忠氣之所伏，常在於人才人才所以治天下而乃為天下之患者何也？吾有子弟而常忘其中忌，其才常疑其不中，疑其不才，棄之如遺，聽其自生自滅，或則以用之者棄之，束縛馳驟牢騷惕息，而一日不能以自安。至於中人之質或誘以利而導之為闕，冗為不肖，其棄之而不能成材也，常在於無形之間。於是子弟之中焉者才焉者乃自甘於不中，自甘於不才，且不得不為不中，不得不為不才，其上焉者類放以自終，其甚者乃輟耕於墾土，或散處於江湖，嗚呼中也棄不中也。

才也。棄不才也。豈不痛己乎。大木之凌霄而斃日也。日有以長養之。棄之於窮山。則拳曲而不中於繩墨矣。良馬之逸羣而絕倫也。日有以調養之。棄之於凡厩。則駉弛而不可羈勒矣。動植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羣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其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孰濟其美。蓋有養而成之者也。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此四族者。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必如是。乃可棄之。且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天之生上知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不數凡芸芸者。皆中人也。中人者。皆隨風氣而鑄成。軀也。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假後生。學子處治世。則德行日進。居亂世。則德行日退。譬諸洪鑪鎔鈞。萬彙千將。莫邪出其中。生人之氣。骨亦銷鑠其中。其經煅煉而仍完固者。能復有幾。世界之最可畏者。惟此。焦火易傳。曰。風自火出。又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夫風氣者。誰主之乎。曾滌生先生作原才篇。曰。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能陶鑄一世之人才。而謂天下無才。不可也。吾為進一解。曰。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能培養天下之子弟。而輒疑人之子弟為不中。為不才。且忌其中忌其才。必使舉世子弟。盡歸於不中。不才。而後已。則其禍為尤亟。而其罪為不可追也。以楚靈王之昏且惡。及其死也。良心乍露。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余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然則世之戕賊子弟。使蹈於不中。不才。而絕無良心之發見者。所謂自作之孽。非降自天者也。老子曰。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吾讀孟子之言。則益思古聖人不置。然吾尤願世之為子弟者。毋鬻張母。浮薄母。徒思倚賴其父兄。毋敢責備於其父兄。且毋稍軼乎範圍之外。則庶乎循循禮法。而不為人所棄矣。若所以自至其中。自成其才之道。則有余所著之人格。在慎勿因吾言而援為口實。乃輒寬而恕之。或且縱而恣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惟有不為。而後能進取。故愚嘗謂學者。性情宜。狂品行宜。狷取其不屑不潔也。然則有所不為。當自何者。始簞食豆羹。非其道。義不屑取而已。宋蘇子瞻曰。辦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伊尹以先知先覺。自任可謂之狂。非道非義。雖一介不取。不與可謂之狷。故惟性情狂。而品行狷者。然後

可與入道可與辦天下之大事後世人士營營擾擾靡所不為至於行詣日卑信用墮落鄉黨交羞之社會厭惡之遂無一事之能辦人見其如此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亦足悲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咄汝何爲見人之不善非欲害人而何孔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言人之不善非成人之惡而何咄汝何爲見人之不善並我者我藉此以排之勝我者我藉此以傾之善人之不善非欲使人而何咄汝何爲見人之不善也譽人各有生計汝一發其隱而人之名譽掃地生計頓絕終身之怨不得洩而冤不得伸曰我非言人之不善也將直以道之也咄人非有大惡而汝委曲以文之人非有大過而汝煨煉以成之截截然言之媿媿然談之浸浸然譖之訐人之私微倖於人之不知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天知之地知之鬼神知之口過所積上干天怒其如之何咄汝何爲言人之不善人當生死之際禍福之幾汝乃揣摩他人之意而巧擠之刀之殺人也出於有形舌之殺人也出於無形言人之不善非欲殺人而何咄汝何爲言人之不善其人爲君子聞我言而益疏我其人爲小人聞我言而益讎我毒我思所以報我且人有不善而我亦有不善我言人之不善人即言我之不善人無不善而我言人之不善則我無不善而人亦言我之不善且人之言或有什伯倍於我者其如之何咄汝何爲言人之不善其如恕道何其如公理何其如本心何縱使恕道泯公理晦本心亡而世路險巇人心荆棘其如之何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聖人之道中和而已惟中與和乃能不爲己甚張氏云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皆天之所爲也以至於動容周旋應酬語默之際毫厘眇忽何莫非天則之所在乎後世之士不知理義之所在誦己以喪道徇情以長惡而曰吾不爲己甚也彼徒以聖人答陽貨見南子爲不爲己甚而獨不思夫衛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之歸則不稅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田恒之弑君雖從大夫之後亦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

甚可乎。不深求乎聖賢之權度而徒竊語之疑似者。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此說極爲精確。要知聖人窮理精義。所以權度天下之事物而悉得其中者。此詣斷非易幾。故吾黨學聖人者。必自丰裁嚴峻。始倘藉口於不爲已甚。而遇事圓融。幾何而不爲隨流揚波。哺糟齧之輩耶。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論語里仁篇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當與此章參看。若無適無莫而不能義之與比。是其人一無所可也。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而不能惟義所在。是其人不信不果也。吾嘗論聖賢之學。首在辨義進而爲集義。又進而能精義。孔子論士品曰。言必信。行必果。此言辨義之始也。辨義集義之時。不能不期於信果。至造於精義之域。則能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矣。此大賢以上之事也。今日吾人之所以自勉與所以教人者。惟有言必信。行必果而已。而或者曰。言有不可復也。則曷不先謹其言乎。或者曰。行有不可踐也。則曷不先慎其行乎。浮僞之徒。囂囂然號於衆曰。我言不必信也。行不必果也。惟義所在也。則是人人皆大人也。試詰以何者爲義。義何所憑。則此心茫茫。無所依據也。如無黍之尺。無星之稱也。是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嗚呼。舉世皆浮僞之徒。幾無一言之信。一行之果。則吾人之所以自勉而教人者。惟有言必信。行必果而已。易傳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謂神應而妙也。此詣豈易幾哉。此詣豈易幾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羅氏羅山云。赤子之心。飢則啼。喜則笑。純是真機流露。無一毫作爲於其間。衆人之心。識見既開。使用許多計較。許多委曲。喜怒不由乎中。好惡不由乎正。與赤子之心判然不同。大人萬里動激。物來順應。當喜則喜。喜無所僞。當怒則怒。怒無所私。酬酢萬變。無不順天理之自然。不雜人欲之私。雖其心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與赤子異。而其純一無僞。與赤子同。彼衆人者。何自戕其天。真上則得罪於大人。下則有愧於赤子也。

愚按。赤子之心。良心也。曷爲不言良心而言赤子之心。言赤子之心。尤見真切也。何以見其真切也。赤子之心。誠誠則專。專故

不雜何以見其不雜也。蓋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晝則慕其父母也。夕則慕其父母也。時時日日而常慕其父母也。雖鞭笞之餘。而必依其所也。雖號泣之久。而逾時即復也。皆所謂誠也。專也不雜也。古之人有虞舜者。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五十而慕其親。慕者至誠也。此虞舜之所以爲大人也。古之人有周文王者。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子思子贊之曰。純亦不已。純者至誠也。此文王之所以爲大人也。夫赤子之心。恒性也。人皆有之。而獨推舜與文王爲大人者。舜與文王能不失是心。而常人則失之也。其失之者何也。外緣擾則失之。嗜欲滋則失之。爭競乖戾。意氣盛則失之。而其尤可痛者。則曰。詐僞詐僞起而赤子之心。日亡。其對於天下之事。無一眞且實者。其本心尙有存焉者。耶。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誑。所以端其本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有懷之心。即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也。斷一木。殺一獸。而有不忍之心。即發政施仁。惠鮮鰥寡之心也。人見聖人之喜怒哀樂。刑賞無一不協於中。盡人性盡物性。推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無不悉得其當。而不知皆赤子之心所擴而充焉者也。皆所謂誠也。誠則專。專故不雜也。吾人所以不失是心者。有二道焉。晝而提撕之。夕而提撕之。時時日日而提撕之。吾惻隱之心。有存焉者乎。此不失之出於勉強者也。交師友以磨礪之。讀書以洗濯之。定靜操存。以涵養之久之。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不失之出於自然者也。出於自然者。爲大人。出於勉強者。爲君子。若夫壹意詐僞。則爲小人。爲賊人矣。嗚呼。赤子之心。天地之所以與我父母之所以生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也。而忍失之耶。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是養生與送死並爲大事。而此獨以送死當大事者。蓋養生而有缺憾。猶可以補其過。若送死而有缺憾。則吾親已矣。不可得而復見矣。雖欲補過而無由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即此章之意。先儒有言。父母生時。視膳嘗藥。既不可復得矣。即父母死之時。亦不可復得也。此言最爲痛切。是故當吾親始死之時。則疾病祈禱之時。不可復得也。小斂之時。則始死之時。不可復得也。大斂之時。則小斂之時。不可復得也。既葬而虞則大斂之時。不可復得也。期而小祥則葬之時。不可復得也。又期而大祥則小祥之時。不可復得也。禫而除服則大祥之時。不可復得也。人子自免於父母之懷。已與吾親日疏。一日至於送死。而吾親之音容。愴乎優乎。雖夢寐求之。而渺不可追矣。至是而猶不盡其心也。其尙得

爲人乎。然則送死者，乃吾親百年之大事。亦即人子盡心於吾親百年之大事，不可反而復焉者也。故夫送死之時，與夫送死之事，無一刻之可懶，無絲毫之可怠者也。蓋人子終身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抑愚更有說焉。孟子此章，蓋爲俗薄道微，欲人勉所以厚於其終者而發然。吾嘗見世之人子於養生之時，不甚注意，至於送死之時，痛哭追悔而無及者，蓋不知凡幾矣。曾子以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速存也。宋歐陽子亦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然則廢菽飲服勞奉，養固不得謂非大事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不得謂非大事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不得謂非大事也。蓋人子養生之時，猶求學之時也。去一刻則少一刻，怠忽於一時，異日之飲泣而追悔者，即在此一時。吾願人子讀孟子此章，瞿然猛省，知養生之亦爲大事，亟亟焉孝順其父母，毋悠忽於目前，而至痛哭追悔於送死之日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戒夫學者之強探力索，以爲功也。強探力索，非無所得也。然而其得之也不熟，則不能以久也。進銳退速，急迫淺躁，其居之不能以安也。如是則其於道也，浮而淺，而於天下之理，隔闕而滯，而不足以應用。由其所得之非自然也。自得之者，何得乎道也。居之安，居乎道也。資之深，資乎道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君子之於道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以自得之焉。勿忘勿助，康而寧焉。如居天宇，此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者也。安則味道之腴，挹之而不能盡，充之而不用，不窮至於義精仁熟之境，則何往而不自得乎。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易傳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居之安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資之深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蓋言夫道體而非言夫心體也。老子之言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湛兮如或存，自以爲安而居之，實不能安也。莊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自以爲深而資之，實不能深也。此皆誤以道體爲心體也。故所得者，膺也。膜也是以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而不自得之於心，蓋言道則著於事物，言心則恐其淪於虛無也。後世學者欲強探力索而闕乎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之中，詫爲自得，誤矣。誤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羅氏羅山云博學詳說是窮究其分之殊處反說約是識其理之一處理一即是此分殊中之理非分殊以外別有一個理也。愚按博學而詳說者何文也反說約者何禮也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博於文約以禮由博而反約乃孔門之家法也張氏云孟子言詳說之又曰反說約必以說爲言者蓋說也者所以體察吾進德居業之實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陳氏蘭甫云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將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所以乎二家之說得孔孟之家法者也蓋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言論而不切於身心是無益之學也徒求博而不知約則泛濫而無所歸宿也徒求約而不知博則簡陋而流於空虛也後世詞章之士當以張氏之說教之漢宋兩派門戶之見當以陳氏之說救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張氏云齋桓公會首止而定王太子之位晉文公盟踐土率諸侯而朝王是皆欲以善服人者也當時服之者亦豈爲悅服哉其不服者固多矣比之三王深長久大涵養人心之事豈不有間乎

愚按惟善可以服人而孟子言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何也蓋以善而欲以服人有所爲而爲於善之體已有害也私也以善養人非欲以服人也修己以誠而天下舉在其化育之中而無不被其澤也是無所爲而爲者也公也天下之人心皆有善以善養善即以心印心天下之所以心服也此非可以強而致也服其大公服其至誠也後世人主欲以善服人而不可得於是乎以力迨以力而天下危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氏云所謂福者大順之名也所謂不祥者逆理而反常者也理得於己中正和平無一不順也惟夫逆其常理則措之於身而不安以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皆由此也故謂之不祥凡詩書所稱禍福蓋如此言而不祥何以知蔽賢之為甚蓋人實有是善而吾蔽之是反其常理之甚也原人所以蔽賢蓋出於媚忌伎疾之私方其欲蔽人之賢也私意橫起其不祥之氣固已充溢乎中而發越乎四體矣况乎天之生賢以為人也蔽賢而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其為不祥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愚按無實者誑言也誑言所以欺人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言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不若不信者也無實故不若字義言成為誠人言為信不誠而不成其為言不信而不得謂之人也至於人絕之不祥莫大也無實之言以蔽賢為尤甚何也意在毀人則必至於造言也書曰帝臣不蔽賢者天所生也人之所依賴也吾忌其賢而蔽之造言以毀之是違天命也所謂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天絕之故當不祥之實彼方以無實為巧而不知居不祥之實則愚莫大焉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其說非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

朱注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愚按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凡有本之學未有不循序漸進者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孟子探源星宿海之論也其次則為江為河為湖為澤其本源度量各有不同矣而其下焉者則為溝澮

方云此章就水來記
指點學問後來
曾子固墨池記
之類祖此
又云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爾文
筆極妙是說水
意却不點說水
如此指點通體
與工夫活潑
潑地

酒字比喻得妙
水之涸不可恥也
恥乎

方云此下四章
是一事首章形
容道體只一語
簡明精奧中間
敘古聖用功極
包括末節入自
己意遠神長又
云此數章俱發
前聖所未發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君子之教人也崇實務本而力戒好名蓋學者一有好名之心則凡事務外而其學因以無本無本則浮浮則滅無本則滿滿則敗撫諸心可恥也揆諸身危亦甚焉且吾聞善治天下者必綜覈名實凡無實而得名者謂之盜盜名無異於盜利也天下盜利者多國之禍也盜名者多亦非國之福也故夫君子恥之者恥夫學之不足也恥夫量之如溝澮也恥夫欺世以盜名而國受其害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張氏云人與萬物同乎天其體一也稟氣賦形則有分焉至若禽獸亦為有情之類然而隔於形氣而不能推也人則能推矣其所以能推者乃人之道而異乎物者也故曰幾希言其分之不遠也人雖有是心而必貴於能存能存而後人道立不然放而不知求則與庶物亦奚以異哉故庶民之所以為庶民者以其去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以其能存之耳曰去之者為其去而不反也曰存之者為其存而不舍也去而不反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存之之極雖聖亦可幾也去與存其幾本於毫厘之間可不謹哉

愚按幾希不多也蓋此幾希者微矣微矣庶民去之所謂去之者何具君子存之所謂存之者何具良心而已矣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以能言之人而有禽獸之心豈不哀哉唐韓昌黎雜說云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象有若鳥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惟在乎良心而已矣此良心者有孩提時存之少狀時去之亦有今日存之明日去之朝則存之暮即去之始念存之轉念即去之微矣微矣君子存之之道奈何

曰。惟。有。體。驗。吾。心。之。善。惡。知。其。爲。善。念。則。常。盤。旋。於。胸。中。不。使。之。須。臾。或。去。當。其。昏。昧。之。時。則。莊。敬。以。涵。養。之。提。醒。以。警。覺。之。而。又。親。賢。師。益。友。以。磨。礪。之。講。求。學。問。以。清。明。之。則。於。禽。獸。之。心。庶。幾。其。可。遠。矣。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張氏云。舜蓋其極致者也。明於庶物者。盡己之性而盡物之性也。察於人倫者。人倫之際處之無不盡其道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爲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嗟乎人皆可以爲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矣。

愚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明於庶物。明萬物之理也。倫。義。理。之。次。序。也。察。於。人。倫。於。君。臣。父。子。夫。婦。賓。主。昆。季。師。友。長。幼。尊。卑。各。得。其。序。也。由。仁。義。行。者。吾。心。自。有。仁。義。由。之。而。行。非。以。仁。義。爲。別。有。一。途。而。行。之。也。然。其。本。皆。在。於。窮。理。舜。惟。能。好。問。察。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至。精。至。大。之。學。問。故。能。如。此。若。恃。吾。心。之。自。有。仁。義。而。任。意。以。行。之。非。入。於。空。虛。杳。渺。之。途。即。不。免。氣。質。用。事。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張子西銘云。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顧養者。所以事天也。昔人有以飲酒爲全其天者。不知惡旨酒。乃所以養其性也。禹聞善言則拜。說見第二篇。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者。如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乃執乎凡事過不及之中。非執乎心之中也。立賢無方者。方猶格也。見賢則立之於位。但因其所長而用之。不定以格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如傷者未傷也。未傷而視之如傷。文王之對於民。常有所歉然也。則夫民之已傷者。視之當何如也。未見者已見也。已見而望之。如未見。文王之對乎道。此心常有所歉然也。則夫道之未見者。望之當何如也。朱注云。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此說最精確。天下大矣。自發政施仁。以至於匹夫匹婦。咸被其澤。此不遑暇食之誠也。道體精矣。自緝熙敬止。以至於無聲無臭。萬邦作孚。此純亦不已之德也。皆乾乾因其時而惕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之爲言狎也。宋蘇老泉衡論重遠篇云。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儻杌饗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尙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此言遠之重於邇也。雖然。易傳有言。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凶悔吝三端。皆伏於近。若易其邇。玩而泄之。則患生於几席之下矣。宋歐陽子曰。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豈不可畏也哉。然則遠與邇。殆未可以偏重。故古之聖王。無有遠邇一皆以仁育之以義正之而已。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氏云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施之萬世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此章發明之可謂至矣

羅氏羅山云古今之理一也時殊勢異則其事有不可行者不能不隨時而損益故夏之制有不可行於商商之制有不可行於周周公於其事之不合者則必斟酌盡善無拂乎人情之宜亦無悖乎天理之正事雖不能與三王盡同其道則未嘗或異後世去三代已遠制度禮樂無復有存即生周公於今日當日制作亦有不能盡行者然亦必酌古今之宜以盡制法之善使天下生民得以遂其生復其性苟以有所不合盡從後世苟且之政舉生王之法而盡廢之可乎哉

愚按孔子未生以前集羣聖之大成者周公也兼三王施四事所謂集大成也而其尤要者則在於有不合之處禮記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以時之有不合也勢之有不合也歷史變遷之有不合也人心風俗之有不合也時措咸宜談何容易此周公作周禮一書所以未盡實行者人謂其時日之不足吾謂其風土人情之異亦與有關係者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所以因時而制宜也有宜因乎舊者有宜作之新者有宜利用習慣法者有宜漸用改良法者有宜驟用開化法者有宜用保存法者有宜用蕩滌法者有宜用無形同化法者宜於此者未必宜於彼宜於昔者未必宜於今總之未有棄其固有之精神而能爲治者亦未有守其固有不求進步而能爲治者此千古變法之所以爲難而聖如周公亦有思而不得者也陋儒不察不特欲以古之所宜者強施之於今且欲以外人之所宜者強施之於中國用是朝三暮四變故紛紜債事之轍先後相覆廟堂惟膠柱而鼓瑟百姓至傾覆而流離庸詎知爲治之道萬緒千條非有心思至細學問至邃經驗至富之人豈足與言變法孔子曰損益之時大矣哉損以遠害益以興利然而將欲損之者乃或適以益之將欲益之者乃或適以損之嗚呼政治學理精矣微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氏船山云迹。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太史陳詩以觀風平。王東巡。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貢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靈之事編爲歌謠。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錄之於傳誦之餘。謂之詩亡可矣。集注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愚按何言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聲音之道與政治通。聲音發而迹象顯。故王者之迹見於詩之聲音。商頌之聲闊大深遠。若長發若殷武。莫不淵淵乎有金石之音。此湯與伊尹之政迹。識者知其聲之遠也。故其後生孔子周詩之聲廣大純實。若大明若縣若皇矣。若公劉若詩。邁若思文。莫不有忠厚中和之意。此文武周公之政迹。識者知其聲之遠也。故其有天下至八百年。迨其後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周宣王之中興非不盛也。然而其聲平矣。故其政治漸以不振。吳季札聘魯觀樂所以能知各國之風土人情而藉以攷察各國之政迹者。以此雖然。邾邾而下多春秋時之詩。又何言乎詩亡也。蓋詩者志也。邾邾以下之詩其聲淫以蕩其志弛以肆。志荒而正大之聲亡。故雖有詩而謂之詩亡可也。是以班固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也。又何言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也。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適在詩亡之後。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其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泐。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趙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者鬪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

愚按此言未修之春秋也。

不言孔子脩春秋
但引孔子一語
作結神遠意長
化工之筆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注：春秋之時，五霸送輿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愚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絕繼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之義在於垂禮典，正名分，俾天下之心明是非，善惡然，凌此幾希者存而人道乃不絕於世。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意在斯乎。史遷之言頗得聖人之意。晉杜元凱云：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具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言亦平實而有理。乃公羊家學張皇其詞，以為黜周而王魯，後人附會遂謂孔子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臣開穿鑿之門，啟囂陵之漸。其於孔子竊取之言，何相悖耶。夫孔子修春秋，所以別嫌疑而乃自蹈於嫌疑耶，有識之士非之久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楊氏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相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王氏船山云：史載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自上。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為五世，伯魚至子京為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與平原君同時。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趙，去孟子諫齊伐燕時五十年。則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為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年，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傳道不必明言
而其意自在言
外故曰聖人之
情見乎辭

簡要而詰屈

方云此章論達
蒙而推原其罪
歸之於羿是蘇
子瞻苟卿論韓
非論之所本也

愚按此君子小人指有德有力而言。天以氣養人，人得其氣而各以異蘊蒸之而為澤人之吐氣，或清淑或惡濁，必逾二時而始散。凡君子小人之有德有力者，其善氣其惡氣蘊蒸漸漬於一家或一國之中，必至五世親屬既竭而始散。綿屬其善氣非易也，洗蕩其惡氣亦非易也。故天下有為惡而不違滅者，亦有為善而不違昌者，皆由其先世之澤未盡斬也。孟子此言非徒然也，正與上庶民去之二句相應，所以垂萬世法戒者深矣。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朱注：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愚按孔子脩春秋以繼周公者也。子未得為孔子徒也，而未得親承教誨，是不幸也。然君子之澤未斬而猶得私淑諸人，也是其幸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周公孔子，猶與也。自虞舜以下列聖遙遙相承，學識遞嬗於世，此人道之所以不息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天下無兩可之道。可以取可以無取，而取焉者必有曲徇而私者也。貪之根也。故曰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而與焉者必有見市於人者也。濫之根也。故曰傷惠。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焉者未必其為私也。激烈之過而死也，是小勇也。君子知己身之可貴，不為激烈之行而死，故曰死傷勇。傷大勇也。張氏云：於所不當然者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此說是也。天下無兩可之道。貴在臨時以決之。然決之而誤，則奈何？曰：君子平日有辨義之學，能辨義則不惑而不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孟子新讀本 卷四 一二十九

斷制處如神龍不可方物

蘇云文勢至此欲絕而文情正爾踴躍下文引取友無罪之語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與龍斷呼吸同此只引學射更為的當蓋長於喻者不迫而切云取友不端意只在尹公他反面上道出簡必另發議論簡台之至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王氏船山云：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者，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為天子，勢不復與天子角技，其死也，自以寒泥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慾而撻微愆邪？謂逢蒙為羿之家衆，亦臆詞也。羿，上古之善射者，後因其名以為氏，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戮而射師，始不以羿名矣。愚按：逢蒙之殺羿，實羿之自殺也。何言之？蒙之處心積慮而殺其師也，其人之桀、鰲、凶惡，可知也。向使羿而不教蒙射，則蒙何從而殺羿？向使羿教蒙而不盡其道，則蒙又何從而殺羿？向使羿教蒙盡其道而先幾以遠之，則蒙又何從而殺羿？然則羿之教蒙射，無異於啓其殺機也。然則羿之教蒙盡羿之道，又不知其人之桀、鰲、凶惡而親之近之，無異於自殺其身也。然則孟子責羿之有罪為天下萬世交惡人者，戒也。然則逢蒙之罪不勝誅，孟子更無待於言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言取友端則不至罹殺身之禍也。向使尹公而非端人則孺子死。向使廋斯而非端人則孺子亦死。然則孺子為倖免歟。非也。惟其平日取友必端。故得免於死。非倖免也。然則廋斯為廢公歟。非也。孺子病。鄭師退去金發矢。足以返命。非廢公也。然則廋斯為報私恩歟。非也。彼此適相值。初無容心也。然則廋斯不為報恩歟。非也。不忍以孺子之道害孺子。愛情之發也。不忍者為報其師恩也。然則廋斯之念及尹公私之至也。然則廋斯之不殺孺子公之至也。然則廋斯之抽矢去金。權也。人情之至也。然則廋斯之發乘矢而反。經也。天理之至也。然則天下之至私不害其為至公也。然則天下之人情。乃所以為天理也。然則成道義者友也。然則全性命者友也。然則人之取友禍福之先幾也。然則人之取友死生之關係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張氏云。此戒人自棄而勉人自新也。人固有質美而自恃者矣。一放其心。以陷於小人之歸者。有焉。人固有平日所為未善者矣。一知悔艾。以進於君子之域者。有焉。示之以西子蒙不潔之喻。所以見質美者。毋或自恃。競懼自持而不替也。示之以惡人齊戒沐浴之喻。所以使有過者。思所自新。沛然遷善之速也。

愚按此章勉人之去惡而為善也。西子蒙不潔。不過一念之惡也。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惡人齊戒沐浴。不過一念之善也。則可以祀上帝矣。庶民去此。幾希。君子存此。幾希。正在一念間。爾善惡之界。可不懷哉。可不勉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張氏云。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之所得而爲也。有是理則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者。性也。順其理而不違。則天下之性得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順則無往而不利也。

愚按此章亦發明性善之旨也。何謂故。已然之迹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發見。皆所謂故也。何謂利。自然之理也。求已然之迹者。當知其爲自然之理。非有所強爲者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張氏云。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故謂之鑿。鑿則失其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也。若禹之行水。則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無所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

愚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以自然之性。而謂必矯揉造作以成之。所謂鑿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萬物皆備之性。而求之於杳冥昏默之中。亦所謂鑿也。夫善者。人之性也。就下者。水之性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理而導之。則明乎率性之道。而其智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朱注云。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方云首節叙小人卑鄙情狀如畫二節叙右師驕泰聲口如畫三節觀孟子處得極平和禮字是主意

張氏云。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况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張氏云。右師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

顧氏亭林云。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禮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張氏云。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已者。蓋孟子一時之所尊敬。驩雖小人。亦以孟子為重也。故欲幸假其辭色。以為己之榮。是以望望於此。而以其不我顧為簡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章通體不言
孝而處皆含
孝字中間插入
有人於此三節
特為恢詭末節
是故一頓始結
出本旨末以釋
作結文境尤標
涉學者得我言
再將原文細讀
自有會悟

張氏云。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愚按。孔子之待陽貨。亦不過循禮而已。聖人處憂患之境。陳九卦以履卦為首履者禮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此章書隱括孝經大義。孟子之學。得自曾子。故七篇中發明曾子微言甚夥。而此章為尤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此心字。即本心。明本心。則為人。昧本心。則為禽獸。仁者。長人之德。禮者。嘉會之源。孝之所推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即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之義。孝之道。愛敬而已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君子非懼橫逆也。懼傷其身以傷其親也。我必不忠四字最好。蓋竊仁禮以作僞最足取禍。妄人昧其本心者也。禽獸則不可教訓。不知語言。故曰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之憂，孝子終身不忘其親也。一朝之患，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辱及其親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以必以舜爲法者，舜大孝之人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以兢兢業業以保其身者，跬步不敢忘其親也。由是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如曾子所謂我知免矣。蓋孝之始終賅於是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禹、稷生唐虞之世，堯舜能用之。君明臣良，志同道合，是以不惜

方云：首二節叙道二字，是主只說禹、稷之所以急而顏子一而見此文之高。

簡處也正論已
畢收忽設二喻
測奇恣變化不可

犧牲其身以爲天下孔子賢之者賢其出之得其時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

易曰潛龍勿用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顏子生春秋之季世無用我而又有孔子一車兩馬周游列國以行其道故可處於陋巷而不出孔子賢之者賢其處之得其時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易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言體用之相爲消息也聖賢同歸而殊塗故曰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禹稷之所以如是其急者非好自表暴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也若因匹夫有責之言而強預人事或借己溺己飢之說而隱以圖名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引喻結束更不
回應本文飄忽
奇橫蘇文中常
用此法

張氏云顏子未見於施為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

愚按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象傳曰進无咎也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象傳曰以時發也此言乎其當行也乾之上六曰亢龍有悔文言傳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言乎其當止也聖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若處當止之時而強欲行之則知得不知喪必至有悔矣是以曾子常誦孔子之言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張氏云墨氏兼愛似乎禹稷之憂民楊氏為我似乎顏子之在陋巷惟其不知天理時中而妄意以守一義蓋墨氏終身被髮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而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夫道豈不甚哉

愚按此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天下皆同胞也何所謂同室何所謂鄉鄰亦視乎其心理與其境遇之異焉爾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人謂之同室可也易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不相得謂之鄉鄰可也故君子之出處視乎道之合與不合孟子一書不言易而其論出處進退之道則無非易理在善易者心通而神會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君子交遊必以其道故公都子疑焉爾

方云兩夫章子
作提筆一是則
章子已矣作結
如筆筆意開合自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人有陽剛之惡。有陰柔之惡。惰其四支。博奕好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之欲。皆陰柔之惡也。好勇鬪。很陽剛之惡也。陰柔之惡。皆使父母失其養。固爲不孝。陽剛之惡。負其血氣。逞激烈之性。以陷父母於危險之地。其不孝爲尤大也。孝經孔子言五孝。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而孟子則言五不孝。此五不孝。尤世俗之所易犯。有一於此。卽爲不孝也。天下人子。其慎之。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愚嘗謂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得孟子之言。而益信。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

人子處家庭之際。觀其設心焉。爾如章子處人紀之艱。而設心不負其父聖賢。猶哀其愚而諒之。世俗人子卑鄙悖逆。或爭田宅。或奪貨財。設心如此。无異禽獸。人心日下。皆由於此。愚嘗謂凡父子兄弟爭財者。其家必不昌。何者。為其所斤斤計算者。皆己之骨肉也。則不祥孰甚焉。

又按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據此。是章子之父自殺其妻。父子因而責善。而章子乃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迨父死之後。並不敢更葬其母。此其為孝至矣。孟子所以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也。通國皆稱不孝。末世之是非。尚足憑乎。嗚呼。章子處人紀之至艱。而其孝如此。其用心委曲如此。然則處家庭之順境者。曷為而尚猶拂逆其親乎。讀孟子之言。其亦瞿然自省。憬然以悟乎。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方云亦傳論體
也文格與禹稷
章同而論贊少
為變化諸禹稷
又云諸馮就古
及此章皆就古
人行事之不同
者以描點道之
一以學也俱是
可執一也俱是
明君子時中之
道

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張氏云。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夫於其所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而於其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殺身者。易而從容就義者。難。故常人為血氣所蔽。是以莫能擇義而處。惟君子燭理之明。克己之力。故於事物物之間處之而從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張氏云。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固非為臣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與其難。蓋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為之臣。則固為微矣。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逃之。可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義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有哉。故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以其天理時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子思之所處。則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為書。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於其事當其時而各有處焉。蓋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窮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愚按。古之學者。必尊師。師者所以傳道也。授業也。解惑也。三代而後。為師者不知所以自尊。而失其為父兄之道。學者遂視師為平等。而失其為弟子之禮。漢司馬遷過夷門。思信陵君之執轡傍徨。而不忍去。有以也。為其得尊師之道也。或曰。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子思非師歟。子思自處素高。奚為不去。歟。曰。子思居衛。有守土之責。所以寇至而不當去。以其為臣而非為師也。自古無土地之責者。乃無必死之義。若夫既受人之土地。則無避難之理。惟子思自處之高。故於

守土之義斷斷乎其必爭也。易否之象傳曰：君子以儉德辟難，困之象傳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甘地各殊，故其義各有所當也。此章亦發明理一分殊之旨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朱注：儲子齊人也。瞶，竊視也。

愚按：齊王愚甚矣。瞶其所不當瞶也。使王而果敬孟子之品學師之可也。舉國而從之可也。瞶何為者？使孟子而果有非常人之行，亦非黷淺之人所能知也。瞶何為者？孟子曉之曰：堯舜與人同耳。所謂言必稱堯舜也。人之性皆善也。庶民去之者，去此善也。君子存之者，存此善也。不過幾希之間也。此堯舜所以與人同，而人終不能與堯舜同也。齊王亦為善而已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際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方云此篇多發揮道一之說如
顏文同揆禹稷
子思同道皆指
點道一而已此
章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
耳又所以明已
之道與堯舜無
異堯舜之道固
人人所固有二
人所共由無二
道也可謂深切
著明矣
方云饜酒肉而
後反則盡富貴
也將小人情狀
張大口氣形容
得出口未嘗有
顯者來更將女
子聰明語氣畫
出徧國中無與
立談者是國中
鄙薄情狀此
其為饜足之道
也是恍然大悟
語氣今若此是
含蓄憤恨語氣
施從外來是

昏濁情狀無不
描寫如生綴法
文章有綴法心
有描寫綴法心
目中之點綴法
有加倍描寫法
偏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
播間之祭者心
日中點綴法也
施從外來驕
其妻加倍描
寫法也
今若此三字頓
挫無轉烟波
蘇云轉作斷語
簡潔韓柳諸傳
皆如此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孟子何惡乎齊人惡其乞焉爾齊人曰天下人皆乞我何為獨不乞人皆饜酒肉我獨不得醉飽也人皆富貴顯者而我曾不得效譽也乞者非我之所倡也人倡之而我學之也嗚呼惟如是故天下無人不乞惟如是故天下皆齊人夫天下無人不乞則乞之途愈窮而富貴顯者必不能得天下皆齊人則人人不知自立而皆至於餓且死君子曰是乞之終不可為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富貴利達之人未嘗不讀書談道而并其不如妻妾者妻妾之心尚有良知富貴人之心全喪其良知也易為而全喪其良知推原禍始在於有所求爾求者倚賴之性奴隸之行而覆宗蠹國之根由也易言畜臣妾論語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舉世滔滔而為奴隸之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徵者哉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是富貴利達人之居心品行并出於妾婦之下其推勘為尤深且人生當世無不各有其天職苟人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治今皆倚賴而出於求於是在上者不能不徇情徇情而遷就依回敷衍泄沓之風由此而積其始不過倚賴繼則誣騙終則為穿窬盜賊之行此而不足又顧之他舉天下至重之政治至大之事業盡寄於若輩之手蔽賢殃民寢成一泯泯莽莽之世如是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敵者哉孟子此章本意不過戒人之干求而吾謂在上者苟能斥絕干求之徒則十大夫奔競之風不禁而自息閨門之內詎復有羞且泣者乎然世之人惟知有富貴利達而不知為妻妾地者蓋蚤起之良知消亡久矣夫也不良讀墓門之詩或通身汗下乎顧或者謂相泣於中庭其風為已古矣

雄年恣肆其理
其文均可萬古
不磨大義諸篇
均本易序卦傳
此篇較難著筆
文境至此亦所
謂取之左右逢
其源矣

離婁篇大義

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已矣。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菑。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探於書中。著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

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勿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其聲音笑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曰。今天下溺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即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揆著也。

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

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敖來。孟子懼其不誠也。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機盛。生機盛故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誠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盛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

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弑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救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不爲己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其可貴也。貴。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無僞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人也。言無實不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橫覽當世。朝廷之上。

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孟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謂其揆一也。聖人既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

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簞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生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衛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問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徧國中人皆齊人。

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之者。痛乎人道之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吸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驕其妻妾也。設一大卑鄙齷齪之途。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若順也。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以上帝鑒觀四方。以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草。除。而。芟。薙。之。秦。政。一。出。焚。書。坑。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誠。者。人。之。道。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人。道。乃。不。至。於。滅。亡。也。

孟子新讀本卷五

唐文治蔚芝甫著

萬章篇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方云怨是自怨
萬章誤認作怨
父母故下文作
一翻瀾

張氏云。聖人盡性者也。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帝舜之怨慕。學者所當深思力體。不可以易而論也。
愚按。慕者。赤子天性中之所發也。孝者人之本。而慕者又孝之本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係倒文法。我竭力耕田四句。即所謂愬也。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言何有於我也。朱子以為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其說恐非。孝子之心不若是。所以為慕之至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顧氏亭林云。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替瞽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何也。天性之專。惟此一事也。慕之至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張氏云人莫不有所慕舜亦有所慕人之所慕物欲之誘而舜之所慕則天性之不可解者其於斯世無一毫存於胸中終身乎父母而已曰慕則無須與而不在乎此至誠無息者也此之謂大孝

愚按孝字本義從老省從子子者孺也孺慕之心為最誠也人子自少至老專其心以順父母乃謂之孝人子稱父母曰親姪胎於母腹親之至也生於膝下親之至也弱冠以後日疎其親歎何如矣迨父母沒則由疎而遠痛何如矣古聖人定父母之名曰親言終身宜親之也此人子之所以終身宜孝其親而虞舜之五十而慕所以為大孝也人生五十以前血氣未定嗜欲未清或有移其慕於他事者至五十而血性漸定嗜欲漸清可以概其終身矣故讀此章書宜注重一慕字慕者纏綿悱惻之誠孺子之性也人而失其孺子之性則不順於父母而不可以為子矣愚嘗作大孝終身慕父母義別見文集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朱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聚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羅氏羅山云以對父母是子之對父母也舜豈有對父母之心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告而廢倫此心終有所不安其不安即對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趙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朱注。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也。

張氏云。完廩浚井。事之所無也。故程子曰。論其理。則堯在上。而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故孟子未暇正其事之有無。獨答其大意。以明舜之心。謂舜非不知象之將殺已也。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蓋象憂喜。舜亦憂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未嘗間也。

愚按此節。李榕村指為稗官野史。事之有無。蓋不足辨。而亦載之者。蓋問答之體。宜於博采也。陳氏蘭甫云。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

方云此章以誠
信而喜為主怨
慕章主意先提
出此章主意在
章末始出局又
不同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或者曰。舜大智人也。常欲人處於非。而已處於是也。彼象者。蓋受其牢籠而不自知也。嗚呼。是專以欺詐之心。測聖人。謬之尤
謬者也。夫聖賢庸衆之所以異者。誠僞而已。孟子引子產事爲例子。產寧知校人之烹魚哉。以誠待之而已。舜非不知象之欲
殺己其憂也。憂其何以若斯之傲。而其喜也。則彼以愛兄之道來。幸其或能改過。故喜而與之也。皆誠也。夫兄弟手足也。豈能
猜疑相惡而終絕之乎。此周公作鷓鴣常棣之詩。所以垂涕而道之也。後人不察。乃以己私度聖人。豈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者。誠信而已。聖人處事接物。決不容少參以欺詐。而况家庭之間乎。是故上章之怨慕處。父子之變也。此章之誠信處。兄弟之
變也。大舜精誠所積。乃足爲人倫之極則也。且夫世界之由誠而入僞者。正人心之由厚而澆也。誠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
人道。或幾乎亡。故誠僞之幾。尤不可以不辨。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乃考察近世之言論。非特不欲成人
之美。且不欲成古人之美。人心之險。讎若此。士君子何以挽救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方云常人遇父
母之不慈心中
一怨字最難去
不怨者又多是
怒遇兄弟之不
友不弟心中不
僞者又多是
知故萬章之問
曲盡人情學者
最當體察聖人
於父母只是一
慕字於兄弟只
是一親愛字孟
子之答曲盡天
理學者最要體
察

也。或曰放焉。

朱注。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朱注。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顧氏亭林云。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間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偏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尙父。親為后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間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愚按父子一體之所分兄弟亦一體之所分故休戚相共不藏怒不宿怨仁人對於常人無不如此惟常人則可疏之遠之而兄弟則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愛者至性之所發也夫兄之對於弟如此則天下萬世之爲人弟者親愛其兄當何如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張氏云象之不道詎可以君國子民乎故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而不得以暴彼民也而其親愛之至又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不拘夫朝貢之時源源而來若天子以政事接於有庠之君然夫其所以處之曲折詳備如此此仁之至義之盡親親之心而大公之體也

愚仁義有兼用之道舜之封象仁也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仁中之義也不得暴其民義中之仁也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又仁之至也舜惟至誠所以處之各得其當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王氏船山云。禮。庶人爲國君服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且然。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天下者代易以爲之大君。而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五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氓於天子疏遠。闕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敬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黃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賜之。有爵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諡。庶人賤無字諡。無官邑不得有姓。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惟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愚按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據此是堯三年之喪未畢時。舜尙未爲天子也。

又按船山先生之說。極爲精確。書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百姓百官也。四海遏密八音。堯之仁德如天也。後世君民遼隔。其無德及下者。並無感情之可言。乃陋儒妄定喪禮。強制執行。媚死君而誣生民。開詔詐之風。啓飾僞之習。甚至激動人心。不平。欲尊君而適以辱君。其亦無識之尤已。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方云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暇得有趣昌黎
諱辨語意本此

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陳氏蘭甫云。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滢案孟子引詩者三十論。詩者四。引書者十八。論書者一。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愚。孟子說經。最為精覈。不加穿鑿。不妄附會。惟慮心以求古人之志。此為經師家法。所本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即後儒之傳體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數句豈特說詩而已。凡解經者皆當如此。論文者亦當如此。如以辭而已矣。以下。是即後儒釋經辯駁體也。蓋孟子說詩之學。傳自子思。子思作中庸。引詩衣錦尚絅。數節皆斷章取義。而其觸類旁通。精微妙。總斷非後儒所能及。此其家法。蓋又得自曾子。大學引詩邦畿千里。以下數節。又樂只君子。以下三節。亦皆精微奧妙。令人味之不盡。至孝經每章末引詩亦多。含無窮之意。蓋詩本貴長言。永嘆不當求之字句之間。故孟子章末引詩亦多。仿孝經之意。聖賢傳經之總於此亦略可見。後世說詩者皆當奉此為家法也。

孝子之至莫大夫尊親尊親之至莫大夫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荐其時食以下論郊祀之禮此所謂莫大乎尊親也孔子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所謂莫大乎尊親也蓋周家以忠厚開基讀大明縣皇矣諸詩元氣純懿渾淪無間而詩人贊述之旨不過曰遙追來孝又曰繩其祖武夷攷文王武王之孝行備著於禮記文王世子首章食上視寒暖食下問所膳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此所謂孝之至也故其本支下迨百世國祚綿延至八百載此所謂尊之至也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郊祀上溯及於后稷迄今誦思文之詩知后稷粒民之德迨周公而始彰相距十有餘世此所謂孝之至亦尊之至也雖然論孝者若不求養親之心而必以是為衡則孝子之事親將有所窮故吾人之論孝者當以曾子為法曾子之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所謂尊親也守身兢兢不越禮法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謂不辱也口體之奉必有酒肉愉色婉容曲盡其歡所謂能養也嚴父配天此力之所不能為者也而立身行道以下數端不獨力所能為而尤不可不勉者也永言孝思豈必在天子家哉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朱注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有天下堯傳之者也而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將以發明天人相與之理至公而

不容有絲毫私意者也。朱注云：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愚更爲進一解曰：天下者，君與民共有之。天下非一家一姓所得而私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師牧之，故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命之，故曰天與之。不順天命者，則天奪之桀紂是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人君，戒謹恐懼之心，其可須臾忽乎？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後人讀萬章此問，有喞然笑曰：不知窮理之學，宜多設問答之辭，淺學者蓋未足以知文體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注：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薦人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權限也。上言天與之，此言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一語斷定以下
數節雄奇恣肆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受之即所以與之也。是天之與民其權均也。然而天虛而難憑者也。民實而可據者也是其權固專在於民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無形者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有形者也。是其權固專在於民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尙書帝曰咨四岳女能庸命巽朕位。司馬遷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是薦舜者岳牧也。然薦之者岳牧而歸之者朝覲訟獄謳歌者也。向使岳牧薦之而朝覲者不歸之訟獄者不歸之謳歌者不歸之。則亦不能以有天下。故曰天也。

豈非人事哉。後世史書所載篡竊之徒。不知天命實。不知人心有所由歸者也。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讀孟子引書之言而孟子尊民之心可見而民權之宜尊益可見朱注云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是朱子亦注重民權也黃黎洲先生之言曰君人者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痛哉言乎蓋自後世人君私天下以爲產業絕不顧民之好惡從違而殺奪之慘生民之禍乃靡所底止矣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近世西國之君有出於選舉者實隱合乎民視民聽之義其道爲大公其理爲大順必如此爭奪篡弑之風乃可以息而或者曰此或可行於唐虞之世若行之後世則天下亂何者以民之程度卑則適導其爭也此言近似有理殊不知此後世界日益文明則天下人君必皆出於選舉之途夫語選君之法歸之於民而天下爭者此言乎亂世之民也如何而進之於治世則在於教育教育行而民之學識進程度高其視益明其聽益聰視明聽聰則以千萬人之聰明萃爲一人之聰明故曰聰明作元后古語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治君之與民可合而不可分者也君與民之心可一而不可二者也此命之於天者也易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謂此也抑孟子有言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即皞皞之世也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其民之所以皞皞也反是而以天下爲一人之產業作福作威好惡乖違用側頗僻於是乎咎徵咸

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此未知禹大公之心也。詰以堯舜何以不憂後世而其說實窮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張氏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發明天人之際深矣。莫之爲。言無有爲之者。而其爲則天也。莫之致。言無有致之者。而至則命也。言天而又言命。天言其統體。而命言其命乎人者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而舜禹之爲相。歷年多。施澤之久。故天下歸之。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益相禹未久。故天下歸啓。此豈有爲之者乎。豈有致之者乎。而其爲也。其至也。則可以曰。天與命也。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亦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於天。以遏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然而其爲是事。則有是應。謂之命。則可也。

愚按。不肖。人事也。賢。人事也。歷年之多。與少。人事也。施澤於民之久。與未久。人事也。然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也。故曰。天也。命也。其實。則皆人也。歸於賢而已矣。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方云故益伊尹
周公不有天下
是因益而並論
是伊周也下文
期伊尹之不有
天下而周公之
猶益之於夏伊
尹之於殷不
必
若讓將周公事
叙一番則繁冗

天下。

仲尼之德。非不若舜禹也。以無天子薦之。故不有天下。

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張氏云。孟子因論堯舜禹禪繼之事。而遂及於匹夫有天下。與繼世有天下之理。而論伊周孔子之事。所以極乎天命之微也。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仲尼之不有天下。則以無薦之於天者也。此天也。繼世以有天下者。必其惡如桀紂。而後為天所廢。不然。則其繼世固宜。故益伊尹周公。雖德盛而不有天下也。

愚按繼世以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非有桀紂之主。則不至斬其澤也。故敬承先世者。脩德為善。不可稍怠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張氏云。太甲雖不敬於始。伊尹放之於桐。使之改行。及其克終。則奉而歸之。皆順天命也。

王氏船山云。趙氏以二年四年為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次及嫡長子。則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太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為歲。湯壽百齡。豈九十八而生子乎。若夫太甲宅憂桐宮者。為之後者。為之子。太甲嗣仲壬。則為仲壬居喪如

嗣子也。湯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為陵邑之制也。

愚按伊尹之放太甲也，非其志之高則篡也。太甲之處仁遷義也。薰伊尹之德而善良也。曰聽伊尹之訓已也。伊尹爲之師也。人君能得聖賢爲之師，則無形之中有以遷善改過而享國遂得以長久。古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益之於夏，勤勞而已，其心無所苦也。至伊尹而用心苦矣。至周公而用心尤苦。讀詩至鷓鴣，東山常棣，諸篇，閔予小子敬之。小。皆諸篇讀書至金縢無逸，諸篇周公之用心，惟知爲君爲天下，初無絲毫私意於其間也。順天之至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張氏云：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而司馬君實蘇子由各以其私意立論，愚不得不而不辨也。司馬氏之論曰：禹之果賢，而禹薦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之人，而謂之聖賢哉！此未知禹不得授之於益，益不得受之於禹也。禹以益之賢，使宅百揆而薦之於天耳。禹崩，益以冢宰率天下行三年喪，喪終則避位焉。禹之子啓賢而天下歸之，固其所也。禹也，益也，啓也，皆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蘇氏之論曰：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堯舜之子不順，將使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而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命於禹，禹避之而天下不從，而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爲之，而謂益爲之哉！此尤不思之甚者也。舜禹豈有富天下之意乎哉！終其事而避其位，若天下歸吾君之子，固其所也。而天下歸之，自不舍耳。舜禹若逆計其利害而遽自立，則是何心哉！益爲禹所薦，故終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避啓箕山，天下歸啓，益固得其所以私意得失，輕重聖賢，何其不之思歟！

愚按唐虞禪人心歸舜與禹也夏后殷周繼人心歸啓與太甲成王也其權皆在民也其義一也不當禪而思禪者燕子噲是也。不當繼而思繼者秦二世是也。皆不得乎人心也。知人心之趨向乃知民權之宜重也。是故民以君爲天不得而違法也。君亦以民爲天不得而違法也。法尊而義定天下無爭亂之事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伊尹任天下之事。即不免。天下之怨謠。因之紛起。故古書中毀伊尹處甚多。如楚詞天問云。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及此章割烹要湯等。皆是。乃知任事者。必先任天下之怨。雖蒙天下之毀。而弗恤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氣節。即俗所謂氣骨爲人。而無氣骨。豈能任天下之事。此節道義二字。當與養氣章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參看蓋氣節之根柢也。祿之以天下。謂尊以天子之祿。繫馬千駟。謂與以千乘之國。一介不取。與即不受。天下千駟之根本。聖人之視。一介固無異於天下千駟也。惟一介之取。與必折衷於道義。所以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兩我字當注意。所以重視己身不輕出也。

以下數節氣象何等廣闊有此等胸襟此等志氣此等學問方有此等文章

此節忽插入伊尹平日之言文特奇突

此節忽插入伊尹本心之志文更奇突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羅氏羅山云處則以其道脩於一身達則以其道行於天下或出或處此心原無二致三聘而後幡然者平時以道自重不肯苟進至此感湯之誠而又知湯之可與大有為始起而應之非前此無堯舜君民之心至此始幡然改圖也堯舜其民其本領在我不待擇民而後治堯舜其君則必其君之可與有為而後可三聘後應亦審於擇主之道也
愚按一我字三吾字當注意所以重視己身當為天下而出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蓋於畎畝之中經畫天下之事已早有成竹矣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三字當注意挺然自任非嚶嚶然為大言也有豪傑之性質兼有聖賢之學問也不言先聖先哲而云先知先覺見非常之人務在膺民之知覺而生民之知覺不齊奚翅恒河沙數如何而普及以覺之如何而分等差以覺之要必有大經綸大學問以統籌分置於其間非可空言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己字自字當注意惟自待高故自任重惟不失己故能救民思天下之民與禹思天下有溺稷思天下有飢二思字正同此思也何其大也聖人之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也乃救世之苦心也讀張子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亦有此廣大之氣象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為一句俗讀分作二句便無力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兩己字一身字當注意皆重視己身也當與枉尺直尋節參看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聖人之行令人神往歸潔其身潔字更有味高尚其事固潔也拔茅貞吉亦所以為潔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堯舜之道豈可以要君乃甚言其不要爾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趙注牧宮築宮也載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愚按人生當世懼不能擔任天下之事而已吾嘗謂人者任也士者事也必能擔任天下之事始不愧為士不愧為人此章書專以我字予字己字自字作線索見古聖人於天下事有挺然自任之志而未又贊之曰歸潔其身而已矣見吾身之在天地間至為貴重夫吾身為而可貴為能任天下之事也若委蕪不任事何足以為貴且吾身為而可貴為其學道也若空疎

無學或雖學而無實用。烏足以任事。又何足以爲貴。且吾身曷爲而可貴。爲其至潔也。若猥瑣齷齪。烏足以任事。更何足以爲貴。如是而知聖人潔身之行。必先嚴義利之辨。蘇東坡伊尹論曰。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又曰。天下不能動其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至其才而欲有所爲耳。斯雖文章家言。而持義頗精。余嘗論脩身之要。學問猶堂屋也。行詣猶基址也。基址不堅。堂屋圯壞。人生學問。縱極遠美而行詣不完。貨財是徇。一旦名譽掃地。無以取信於天下之人。即不能復辦天下之事。深可痛也。且人度量相越。各有不同。有操持一介而失守於數十金百金者矣。有操持於數十金百金而失守於千金萬金者矣。愈勸則愈細。愈大則愈難。惟古之聖人。爲能精於觀人。而尤嚴於律己。律己之方。首嚴義利。伊尹凡事折衷於道。義自一介之細。推而極於天下。千駟之重。初無二致。非謂天下千駟之不足重也。以天下千駟。猶不如吾身之重也。夫以吾身之重。加乎天下千駟之上。故吾身之潔。雖以天下千駟而亦有所不屑也。吾聞潔其身而任天下之事者矣。未聞失其身而能任天下之事者。也是故士而有志於當世之事。先自不屑不潔。始而近世豪傑之士。不知求聖賢學問。徒欲枉道以求人。卒至身敗名裂。惜哉。惜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朱注云。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方云此章以義命二字爲主。不主癰疽與侍人。無可佐證。故以主癰疽與侍人。不主彌子事。觀之。可見矣。以主之。可推矣。末節。以觀遠。臣以明。所主之一句。結。觀人之法。以定。俗語之誣。文境。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張氏云：衆人不知有命，故於其無益於求者，強求而不止。若賢者則安於命矣。知命之不可求也，故安之。若夫孔子，所謂有命者，則義命合一者也。故孟子發明之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愚按：彌子衛之幸臣，曾謂孔子而屑主之乎？進以禮，退以義，其氣象何從容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其言詞何委婉而決絕也？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命者，迹近於渺茫，而聖賢有時，或言命者，蓋君子任理，小人任數。言理足以範圍君子，言數足以範圍小人。若有命之說，廢則小人之蚤緣奔競，更將無所忌憚。世道更至於不可救藥，而實則得之不得，固非人力之所能爲。此孔子所由以有命之說曉彌子也。彌子者，小人也。告之以義，雖千百言而不悟，曉之以命，則憬然悟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

王氏船山云：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集注以貞子爲宋大夫，據司城宋官耳。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宋與陳皆三恪之後，建官略同。宋有司城，陳亦有司城，陳地適當宋之南境，一免宋阨，即入陳地。貞子爲陳臣無疑也。乃陳自復封以後，唯有惠公、吳懷公、柳閔公越以迄於亡，無有所謂陳。

侯周者。周非陳侯之名。乃周之則受之。周其稱臣者。所謂公養之仕也。夫子遭厄至陳。而窮暫為陳侯公養之臣。其不安進亦見矣。

愚按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之於道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處患難顛沛之際而能不失其正者所性分定故也非然者履險而失其道進退將無所據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張氏云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也苟能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觀近臣則遠近交見而無蔽於耳目之私矣孟子因論孔子而及於此實觀人之要也
愚按君子觀人觀其取友而已取友不端其人可知後世如商鞅之徒藉口變法而以景監進無義無命卑鄙齷齪非不獲一時之榮而死期已至矣士君子縱不能學孔孟蓋以商鞅為前車耶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張氏云戰國之際好為此論以汙賢者此疾賢惡善之意蓋其所為類此而欲借賢者以自班耳

愚按史記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大夫百里奚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

方云此章以賢智二字為主百里奚不要秦穆公無證在只有就其不諫虞公一事反覆推明以見其賢智既此賢智則必無此閑真靈妙之文也

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萬章所言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疑即因此而傳訛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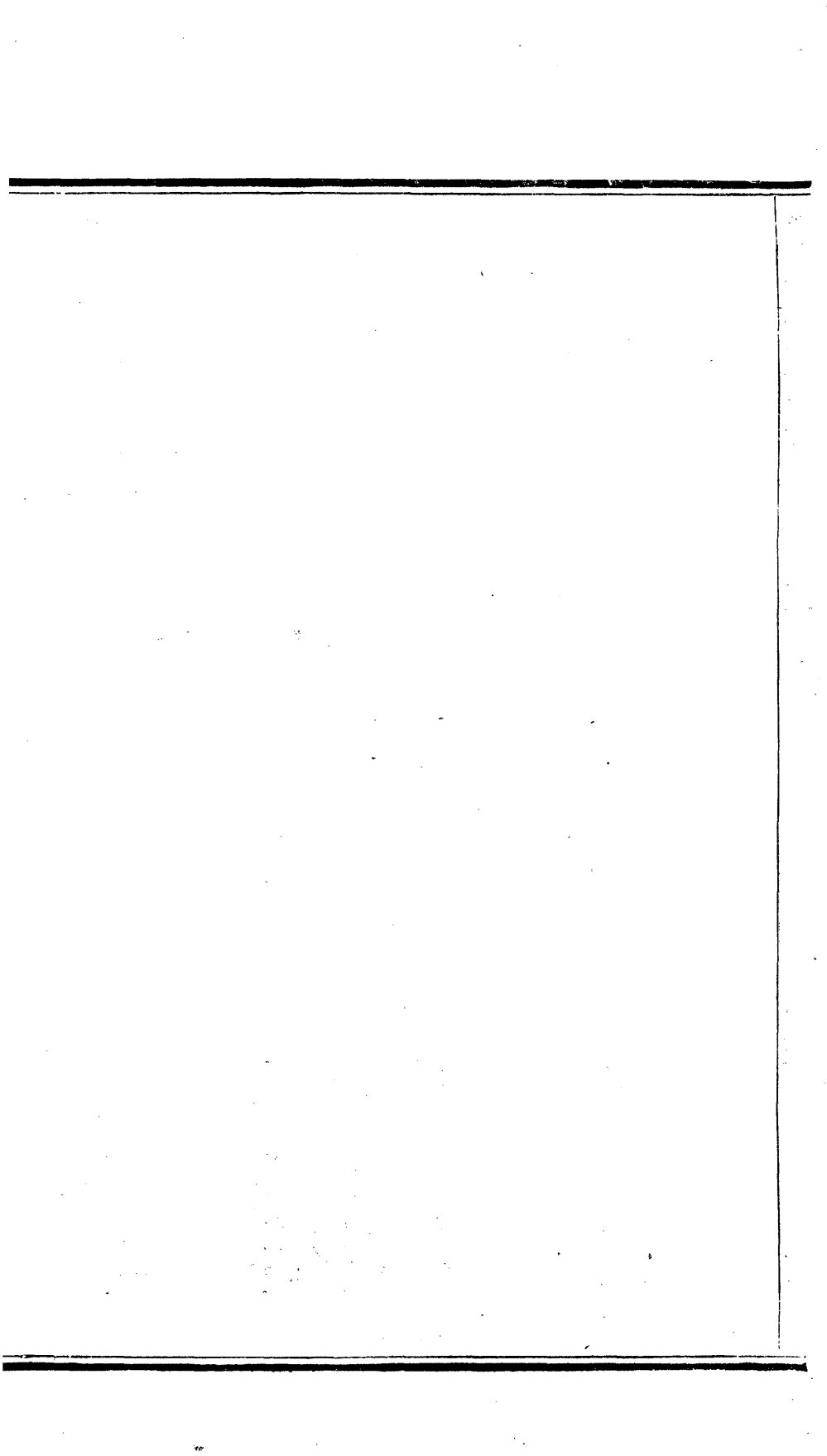
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公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主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張氏云。自鬻以成其君。成之爲言。求成之成。定交之謂也。自鬻之事。雖鄉里知自好者不爲也。使奚爲之。則其人可見矣。豈復能爲前數者哉。雖然。百里奚不諫。虞公而去之。可得謂之忠乎。傳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蓋百里奚不得用於虞。在必不諫之地也。故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亦不忍坐待其亡。以爲仇讎之民。故引而去之。此所以爲智也。不然。百里奚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則是不忠之臣也。而何以爲智乎。

愚按。所貴乎人者。能自好也。不能自好。何以成人。司馬遷貨殖傳曰。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此乃所謂自鬻也。稍有良知者。而忍爲之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端賴吾人之本身。以提倡。乃近世士大夫。迫於生計。氣節蕩然。藜藿難甘。牛衣對泣。遂至自鬻其身。而不自顧惜。嗟乎。嗟乎。豈知士貧而不可賤乎。骨堅而不可脆乎。身貴而不可鬻乎。魏李康運命篇論曰。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也。李康文學之士。尙能爲此言。而况聖賢之徒乎。吾願鄉黨之士。常誦此章。毋喪其自好之性。並敗壞其自好之俗也。



孟子新讀本卷五

唐文治蔚芝甫著

萬章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張氏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凡色之過乎目。聲之接乎耳。固不得而遁也。而所以視所以聽。則在我也。於惡色惡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已固矣。

愚按。橫暴也。橫政。壓其民。橫民。亂其政。橫政所出。皆朘削貪酷之端。橫民所止。皆乖戾欺詐之象。是以不忍見而不忍聞也。是惟聖之時者。能救之。次焉者。避之而已。救之之道。奈何。橫政當反之。以寬仁。橫民當化之。以教育。伯夷氣節之士。能以剛善矯柔惡者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方云此合傳體也。以孔子為主。故論贊處專重孔子。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四句。與孟子所云處畎畝之中。湯三使往聘之事。未合。疑傳聞異辭。或此數語在太甲時之言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張氏云。柳下惠雖事汙君而不羞。居小官而不辭。然其進也。未嘗隱賢焉。未嘗不以其道焉。此所以爲柳下惠也。不然。則是枉己苟仕而已矣。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亦猶論流弊於二子。有隘與不恭之言。而不及伊尹也。

陳氏蘭甫云。趙邠卿謂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禮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恭耳。

愚按柳下惠和藹之士。蓋能以柔善矯剛惡者也。張氏陳氏之說。均極精確。或疑夷惠爲百世之師。而伊尹不與。以爲伊尹有放君之事。其行亞於夷惠。不知伊尹立天下之大節。任天下之大事。樂堯舜之道。施堯舜之澤。幾幾乎爲萬世之師矣。是以程

以上皆古書之
文而孟子引之
故論斷別加孟
子曰三字猶公
孫丑篇伯夷陰
一節之例

子門人亦有伊尹出處合乎孔子之間。惟非有大過人之德行。才識恐未易學之耳。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張氏云。孔子天也。其去齊接浙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蓋其速也。其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比公孫丑章所云易一則字耳。而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其生知之聖乎。不謂之生知不可也。三子其學知之聖乎。不謂之生知亦不可也。惟聖而自然者。乃謂之聖。勉而至焉者。非聖也。然聖人之氣質。亦不能無所偏。清者陽剛之善者也。和者陰柔之善者也。任者兼陰陽剛柔之善者也。又曷言乎時也。易傳曰。與四時合其序。孔子秉陰陽剛柔之善性。而能以時出之。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故謂之時。蓋聖人陰陽剛柔之性。既無不得其中。故其喜怒哀樂之發。亦無不得其當。所謂物來而順應者也。故時措之宜也。非趨時也。易傳又曰。時義曰時。用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能以吾心之消息。應人心之消息。而即以感天下之消息。時之為義。為用大矣哉。周易六十四卦。時而已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時而已矣。無行不與如雨之化。時而已矣。講學淑世。非時不通。化民成俗。非時不純。易傳有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乎。時乎。豈詭隨者所得假其名乎。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張氏云。所謂集大成者。言集乎道之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者。樂之始作。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言孔子之道。始終純一而無不盡者也。因論孔子而遂推言學聖人始終之義。使學者有所馴而進焉。始條理。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即易所謂知終終之。此未及乎聖智也。學者從事於此。固所以爲聖智之道也。故曰智之事。聖之事。條理云者。言有序而不紊也。夫所謂終條理者。即終其始條理者也。致知力行。蓋互相發。然知常在。前故有始終之異也。

愚按。周官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在聖之先。而中庸之贊舜。亦不過曰。大知。蓋孔子雖係生知之聖。復能窮理盡性。通達萬變。故不獨爲聖之極。尤爲智之極。而非三子所能幾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朱注。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張氏云。夫射而至於百步者。由夫力也。力可勉也。而其中鵠。則非力之可爲。由夫巧也。智譬則巧者。言其妙於中也。聖譬則力者。言其能至也。若三子者。其用力可謂至極矣。故於其清任和者。皆以聖名之。以言其於是三者。臻其極也。然方之孔子。終有所未及者。非其力之不至也。於聖人大而化之者。猶有所憾。蓋其智於是三者之外。未能盡中也。孔子則智聖俱極者也。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論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也。惟孔子爲盡之。故三子不能班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趙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趙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

張氏云。戰國之時。天王之名號僅存。而其法廢也久矣。諸侯僭越常度。惡其害己。并與其籍而去之。雖曰諸侯之罪。而周之失政亦已久矣。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豈不然哉。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蓋出於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其略。而大綱可得而推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趙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等。从君下至於士也。

朱注。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

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朱注。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趙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顧氏亭林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羅氏羅山云。班爵祿之制。孟子自言未聞其詳。其與周先王之法。固有不能盡合者。然而班爵祿之規模。已具其中。惟地之廣狹。祿之多寡。或不盡如此耳。公卿大夫士之祿。率皆以民爲定。從一夫受田百畝起數等而上之。至於君。至於天子。此是制祿大綱。領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蓋立君設官以爲民也。上勞心以治下。下即竭力以奉上。其位卑者任民之事少。則受民之供亦少。其位尊者任民之事多。則受民之供亦多。官因民設。祿由田定。或隆或殺。莫不因乎自然之道。觀乎此制。不特以見君民之一體。而凡受民之供賦者。尤不可侈然享其厚祿。而不以民事爲心也。先王治天上之法。率由井田。而推官祿之多寡。以此

定。建。國。之。大。小。以。此。分。凡。夫。學。校。兵。賦。無。不。範。圍。其。中。故。非。封。建。無。以。維。井。田。非。井。田。無。以。定。封。建。嬴。秦。暴。虐。舉。先。王。之。良。法。美。意。而。盡。壞。之。罪。可。勝。誅。哉。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朱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說本之趙注。蓋以糞爲矢穢也。歷攷古人文字。無有呼矢爲糞者。糞之爲言除也。故春秋傳曰糞除宗廟。禮云爲長者糞。此言百畝之糞。繫之耕者所獲之後。則是從獲而計之。而非追論其既往。

方云此章文境
首一提後一束
中間引證如一
波未平一波又
起真神乎文者
也

力耕之事。龍子曰。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豈凶年之矢穢亦不足乎。糞者除也。謂除種穀。饑食奇零餘剩。而計其整數也。凡食若千人。整數也。古今使字用義。固不相若。呼矢為糞者。以矢穢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為糞。猶今人言淨數掃數。亦借用。執今人之方言以訓古文。鮮有不滯者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長挾貴。非為求道德而友也。故孟子曰。挾貴而問。挾長而問。皆所不答也。兄弟至親也。挾之以為友。非宜也。友也者。友其德也。此朋友所以居五倫之一也。曾子曰。以友輔仁。又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愚嘗謂學者。品詣之賢否。惟在取友。讀書兩端。交誠篤之友。讀賢聖之書。則行詣之高。自在無形之際。非然者。人格不自覺其墮落矣。自後世無道德之交。而朋友一倫。遂缺進德無資。實世道之憂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五人亦能忘獻子之勢者。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吾欲交友。吾思孟獻子。獻子忘其勢者也。故曰。無獻子之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五人亦能忘獻子之勢者也。友者平等也。惟德是視也。無所謂勢也。自人心不古。友道淪。肯舉凡希世苟合之士。遽疎戚施。遽疎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閱看為

方云蓋不敢不
飽也下若說非
惟大國之君亦
然也雖天子亦
有之舜尚只是
云云亦可無變
文境平板無終
化忽接以然終
於此而已矣云
云異樣氣勢異
樣生動

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昔人作廣絕交論所以歎息而不置也吾欲交友吾思孟獻子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吾欲交友吾思費惠公於子思則思之可謂能自得師矣顏般王順長息事無所攷然一則曰友之一則曰事我則固能與師友處而不與徒隸厮役之人處矣惠公者魯季氏之後僭稱公者也費季氏私邑而孟子稱為小國之君蓋季氏專魯而自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說見顧亭林先生日知錄）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

吾欲交友吾師晉平公吾又責晉平公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其敬恭可謂至矣然而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弗與食天祿則謂之不能尊賢可也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是位也職也祿也皆天之所命而非一人之所得私也然而平公不知也其意欲尊賢人而牢籠之而奔走之庸詎知天下之受我牢籠而奔走於我門者皆非賢者

也是違天則也故吾又責晉平公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吾欲交友吾思帝堯吾又思帝舜堯之友舜也友其孝也友其大智也友其與人為善也館甥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豈徒然哉蓋五典百揆之事時時有以諮詢之矣厥後與其天位順天心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古今交友之道未有大於此者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尚德也尊賢亦尚德也故曰其義一也朱注云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其說殊淺戰國時之所謂貴貴者趨炎而已爾非尚德也惟有道之世上之人皆有德故下之對於上皆致其尊敬之誠而上之對於下皆為平等其有德者亦必致其尊敬之實夫然後成泰交之象焉吾欲交友吾益信堯舜為人倫之至而益思朋友為五倫之一其義不可不明於天下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此章萬章諸問備極精至交際之道取與辭受之義皆當盟之於心故不曰何道也曰何心也而下文又曰以心却之盟心之學也人與人相接禮而已矣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孟子曰恭也發於本心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此亦盟心之也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度之於心也是其不恭亦發於本心也而孟子乃言弗卻者蓋指尊者之賜非不

方云交以道三句正意已盡交以道接以禮即下文所謂充足以行也斯孔子受之即所謂為之兆也特語意渾涵萬章曰今有禦人以下連作數波如掀天大浪而來其駭雜處氣皆洶湧須看孟子說得之心平氣和至為子之兆也方將孔子受之心事說出孔子即所以明已之心也忽起奇喻辣甚

義之甚者而言爾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朱注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廩間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愚按以心卻之尤為盟心慎獨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者受之於心無愧也雖然聖人之精義不易學也當學賢者之廉隅於心可無悔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趙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致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殺人而顛越之人。既被殺。則自踏於地。奚待人顛越之乎。按。越者。踰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殺越人於貨。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惟越境孤客。殺之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尤為之飲恨也。

愚按。殷受夏三句。朱注以為衍文。家大人疑為錯簡。當在滕文公篇。彭更章舜受堯之天下。句下。於文義為順。烈者盛也。猶言其禍尤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趙注。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愚按。萬章之問。窮理之至也。孟子之答。辭不為已甚之旨也。充類至義之盡。猶所謂伯夷之室。盜跖之室也。戰國時橫征苛稅。充類至義之盡。固可謂之盜。而論其罪。究異於盜也。則不可竟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凡事必師法孔子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

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朱注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先簿正祭器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質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愚按兆者幾之微也有爲之兆而即不行者矣有再爲之兆而卒不行者矣有兆足以行而不行者矣有兆足以行而遂得行其道者矣士君子宜辨之於早勿淹留而失可去之幾也論語記山梁雌雉曰色斯舉矣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朱注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愚按史記季桓子用孔子宰中都爲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兆足以行矣以齊人歸女樂而止此爲見行可之仕衛靈公能接遇以禮故孔子亦爲之淹留追問陳而始行此爲際可之仕衛孝公事無所考孟子引此見孔子之時也其隨遇而處之者皆盟之於心而無所愧者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

養。

士君子有碩德有宏才有經世之學於是乎仕仕者事也將以有所事也將以行道而救民也非為貧也而有時或因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此蓋不得已而仕者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張氏云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

愚按為貧而仕者非上之人能用我也非下之人能被我澤也不得已也而仕惟有居卑居貧而盟之於心乃可以自安然而今之為貧而仕者多矣曰我惟為貧所以欲居尊而居富也此百姓之憔悴疾苦所以無已時也。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抱關擊柝其職易稱而無有損於民之事此古之君子當無道之世所以多隱於農門者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趙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茁生長貌。

愚按生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厥有二端曰性分曰職分性分者吾性中所當守之分不可踰闕者也職分者吾職內所當守之分不容越限者也安分而後知足知足而後無求無求而後自樂惟聖人為能樂天孔子之言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其安分樂天之誠溢於言表。愚人不安分。終日爲營求之事。終身無知足之時。以至捐廉恥而不顧。遭刑戮而後悔。哀哉。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張氏云。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爲貧之名。安享寵利而已。曾不以爲愧。此可勝罪哉。

愚按。易傳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人之所當止也。位卑而言高。是不安分也。發激烈至高之論。微特無益於天下。而且有害於天下。故曰罪也。易傳曰。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鼎折足。覆公餗。凶。言不勝其任也。任者宜與道相稱者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是不盡職也。闕冗無能。徒辱高位。以速官謗。故曰恥也。嘗見當世慷慨激昂之士。大言炎炎。以爲天下事。如反掌。特權不我屬。爾一旦居高位。躋顯秩。則惟利祿之是圖。曾無功德之可見。是罪與恥兼而有之也。凡此之弊。皆由虛浮虛浮。故張大其無實之言。而飾爲無實之道。欺一心以欺其君。欺其君以欺天下。而或者且曰。此救貧之策也。此天下所以日受人才之害。而不能得人才之益也。聖人憫焉。爰發明性分職分之說。而有以救之。激烈者教之以安分。闕冗者勉之以盡職。昔孔子有言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愚嘗聞之。師曰。境遇當時時作退一步思。夫然後不憂貧。道當當時時作進一步思。夫然後能憂道。君子之學務在盟心。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方云。此章以禮義二字爲主。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也。以上正意已盡。後乃推拓言之。余謂不然。此章以

舉字作主故以
後舉而加諸上
位與悅賢不能
舉遙遙相應蓋
孟子固以天位
爲尊賢之規則
也

朱注。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愚按。仕而不受祿。古有之矣。若不仕而受祿。此何禮也。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可恥之尤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

朱注。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朱注。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愚按。臣之與民。有分焉。臣者。任君之職。故可食於上。民者。不任君之職。故不可以受其賜。此禮也。亦義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朱注。標。歷也。犬馬畜。僕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穆公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愚按。擇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凡爲士者禮宜如此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在彼既無悅賢之誠在我即不當行其貴貴之禮。士君子丰裁嚴峻氣骨凜然固宜爾也。子思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得師傳故述其恭詳。或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其說如何。曰援者攀援也。惟能如子思孟子而後可謂之不援上。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朱注。僕僕。煩猥貌。

愚按。古人席地而坐。其拜甚易。而子思尙以亟拜爲非養君子之道。後世臣之於君。動輒行拜跪之禮。以致君日尊而臣日卑。下情不能以上達。非特自輕賤也。抑亦失事君之大道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張氏云。上言養之之禮而未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而養之於賦歛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爲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爲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爲君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道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朱注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古者不爲臣不見庶人不宜通干謁者也往役者庶人之分也往見者將以徇私而求名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張氏云爲其多聞則將資之以成德天子且不召師而况下此者乎爲其賢則當尊之而不可慢蓋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彼則當隆事師之禮也

方云以下文勢
激昂引子思虞
人兩證兩拍仍
歸到不見上而
以禮門義路四
字作收氣象光
明正大並與首
應二節禮義字相

愚按師嚴然後道尊師也而可召乎詩曰維師尚父又曰尹氏太師周時天子尊師之禮至矣抑非特天子也以霸佐而言桓公之於管仲且不敢召矣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張氏云繆公以千乘之君而欲以友士宜亦可取也而子思不悅蓋曰友之則猶為有所挾而驕吝之心未盡降也子思豈尊己而自大乎蓋君臣之相與獨有貴貴尊賢二者而已貴貴分也尊賢德也分立而德尊天之理也夫君欲與之友而不可得古之人無一毫屑就之心如此

愚按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惟有子思之學問行詣然後能引此言蓋士而自卑不可也然而妄自尊大亦不可也吾黨之士貴有子思之氣節先貴有子思之學問行詣夫無德之人可鯁鯁然以師道自居也耶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朱注。皮冠。田獵之冠也。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寵爲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死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禮也。義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死不敢往。禮也。義也。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夫不賢人之招而可往乎。輕矣。賤矣。且以輕賤而進其身。亦危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朱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勵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

張氏云。義之所以謂之路者。以其宜之可推也。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二者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何哉。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故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人之意。以為大道坦然。君子則能由之。而小人亦將視以從也。

愚按。三代而下。禮義廉恥之道。不明。士無氣骨。其對於君。惟以伺候奔走為務。而為人君者。亦以伺候我奔走者為忠臣也。為賢者也。嗚呼。此所謂南鍼而北指者也。庸詎知伺候我奔走者。決非賢人。而所謂賢者。必求之於不伺候不奔走之中。而

爲臣可見不爲
臣不見引孔子
事以爲結束神
通氣合

方云此章一層
進一層讀之令
人氣奮余謂非

人君因伺候我奔走我者待遇之可以任意乃遂以是待不伺候不奔走之人傲慢而不恭頤指而氣使以是求賢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爲君子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爲小人然而孟子猶不遽絕小人也引詩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冀小人視之而亦由之而出入之也愚嘗集楹聯云進以禮退以義中天下而立顯其詩讀其書等百世之王惟進退以禮義而後能中天下而立所謂內重而外輕也非然者爲僞氣節僞氣節亦小人也不可以不察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仕於朝君以其官職召之是以不俟駕不俟駕者非趨承也在官之分也然則不俟駕之義微孟子孰能明之哉又按論語孟子每章意義恒有相間以成文者而其義理乃愈精密如論語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似門不以觀人爲重矣而下章乃即以抑亦先覺是賢乎補之又如賢者避世作者七人以聖人無意於世矣而下章乃即以知其不可而爲之與夫果哉末之難矣以補之此篇交際章言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仕非爲貧章言孔子爲委吏乘田似聖人亦近於圓融矣而下兩章即兩引子思之事以補之蓋孔子子思孟子易地則皆然且士君子固貴中庸然時中之聖不易學不若氣節嚴峻自無非義之干公孫丑問不見諸侯孟子引孔子之見陽貨而即引曾子子路之言以明君子之所養聖門尤重氣節於此可見凡若此類細細詳玩觸處旁通意味愈覺無盡此讀書所以須觀大義不當拘拘於章句之末也綜覽此篇論堯舜夷惠伊孔可謂擴之極其大而論辭受出處去就可謂析之極其精孔子之贊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探頤索隱退藏於密此豈淺學所可窺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獨流氣已也高
由之其品不
虞其志更佩乎
遠矣讀古人書
須時時存此意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者同心也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特語君臣交會之際也以善士而友善士皆聲相應而氣相求也易豫卦之彖辭曰利建侯行師其九四爻辭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蓋以天下之善士盍簪而聚於上乃得大行其志非然建侯行師不利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取友之道與其多親今人不若多親古人古人往矣其行詣何由知之惟尚論乃知之古人之精神氣象言語文章性情功業備載於詩書頌其詩讀其書乃能知古人之精神氣象言語文章性情功業也然而陋儒之論古人也迂狂士之論古人也誕或妄出己議以輕訾乎古人或膠執己見以重誣乎古人皆由於不知其世也唐虞之禪也夏后殷周之繼也不可不論其世也伊尹之放太甲也周公之誅管蔡也不可不論其世也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也顏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樂也不可不論其世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論其世乃可以知其心也聖之清也聖之任也聖之和也性情之相近者皆可取以為友也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學問之相近者皆可取以為友也是尚友也故曰多親今人不若多親古人也雖然顧亭林先生有言有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愚謂惟有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讀書尚友彼陋儒狂士何嘗不上下數千年哉而卒之迂且誕者非特無尚友之學抑且無尚友之識與才也昔諸葛武侯抱膝長吟自比管仲樂毅噫世尚有武侯其人乎哉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設君所以為民也。君者，經理民事者也。一鄉之吏，一邑之長，經理民事而不稱職者，則去之。其橫恣暴虐者，則加以罪，所以重民事，慎民命也。推而上之，至於君，亦猶是也。乃中古以來，小儒規規於君臣之義，以為君者至尊，不可侵犯。縱有橫恣暴虐，擅作威福，殘民以逞之事，亦不敢易之。懼非常之原，而不顧天下之大亂，由是百姓之冤苦無從而達，而好惡之公理亦無由而伸。孟子君輕之學，說晦蒙二千年，無有敢援引之者。專制之害，至於如此，此何理也？夫一家怨懟，何如一路怨懟？更何如天下怨懟？君有大過，則易位，此正君臣之大義也。或曰：置君如弈棋，非以啓天下之爭乎？不知孟子所謂易位，必擇最賢者而立之，而協乎人心之好惡。夫擇賢而立，則不至於屢更；協人心之好惡，則不至於爭。彼以屢更及爭為慮者，不明乎一國為公之大義也。夫民重君輕之義，固非小儒所能知也。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不敢不以正對。

正理也。言據正理以對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朱注。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愚按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兩言而決爾。乃不合而猶不去者何也。戀祿位耶。係富貴耶。夫富貴祿位而可係戀耶。將何以對君。更何以對己。更何以對民耶。彼庸陋之徒。疾首蹙頞於私家之中。而矜夸譎諛於朝廷之上。固無論矣。其達心而懦不敢諫者。以爲天下可諒。我不得已之苦衷。而不我罪也。則回翔而不遽去。以至於喪身敗名者。吾見亦多矣。易傳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言見幾之宜早。而取決之宜速也。後世學者讀此章書。當知爲人臣者爲民而非爲君。爲天下而非爲一人。則庶乎君臣之大義明。而其進退自合乎禮而不苟矣。

文境如鷹隼盤
空文氣如精金
百鍊數百年斯
道斯文俱當大
行於世界

萬章篇大義

天下之最苦者惟民而已矣。士出其學，農出其粟，工商出其器，通有無以事其上。然而庸闇之君，什常得三四，橫暴之主，什輒得四五。則惴惴焉，壓制於勢力之下，而莫敢誰何。至於戰國時之人，君則更有不忍言者矣。橫征苛稅，以爲常經，作威作福，以爲樂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視百姓之命，曾犬豕牛羊之不若。而策士之從橫，捭闔者，復導之以貪，教之以詐，黔首煩冤比沈於九淵，而無可控訴。不有明君摧陷而廓清之，則世界之晦幽，幾無光明之一日。夫命者，天之所最貴者也。命之所安，視聽之所由屬也。孟子痛乎民命之如草芥也，以爲保其命不可不重。其權故昔者告齊宣王，旣以用舍生殺之權授之於國人，至是而

復以神器之權歸之於天下人心之公故因論堯舜之事而引泰誓之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舜禹之踐位其權乃在於朝覲訟獄謳歌者也曰天也其實皆人心也且夫士君子明人倫之至講進退禮義考人文制度典章設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之節至於論世尙友其精神志氣既與古人訢合而無間矣而孟子復以貴卿易位之誼綴於篇末抑獨何哉蓋論道德之高下曰賢曰不肖而觀勢力之消息曰強曰弱此四者皆民命之所託也然縱橫上下方策所載以不肖而易君位者伊尹霍光而外泐然無聞而三代以來所以易君位者惟勢力之強弱是視此其大弊實在繼世繼世之子生於深宮長於富貴閭閻之疾苦欲惡誹謗譽歌惜乎無所見聞死亡相枕藉猶曰何不食肉糜明代昏辟永

以下有釋如以
成之概係用過
兼論原道二篇
之法

不。見。其。宰。輔。循。是。政。體。天。下。每。數。百。年。而。大。亂。或。百。數。十。年。能。大。
亂。甚。至。數。十。年。十。數。年。而。卽。大。亂。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生。民。憔。悴。
顛。連。求。如。萇。楚。之。無。知。而。不。可。得。士。大。夫。至。於。賦。詩。呼。天。垂。涕。泣。
而。道。之。嗚。呼。天。下。之。最。苦。者。惟。民。而。已。矣。此。孟。子。所。繇。以。易。位。之。
說。與。夫。禪。繼。之。論。遙。遙。相。承。皆。所。以。爲。民。也。所。以。爲。民。命。也。所。以。
爲。民。權。也。得。乎。邱。民。而。爲。天。子。重。其。權。所。以。保。其。命。也。蓋。權。也。命。
也。息。息。相。通。者。也。委。其。權。於。君。殘。民。之。命。而。民。乃。削。奪。其。命。也。屬。
其。權。於。民。民。各。有。其。權。民。乃。得。自。全。其。命。也。命。者。天。之。所。最。貴。者。
也。易。革。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明。時。乃。可。以。治。歷。也。不。明。
乎。時。則。適。以。戕。民。之。命。也。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凝。命。
乃。可。以。正。位。也。然。惟。安。民。之。命。乃。能。凝。己。之。命。也。湯。武。革。命。應。乎。

天而順乎人。革一姓之命。所以奠萬姓之命也。然則天與人歸之。說固倡自孔子。而非孟子不能發明之。非萬章不能紀述之也。然而民權之說。猶未可以遽興也。必教育以啟發其智。而後民權可得而重也。然而民智之說。未可以泥也。迂儒或抱咫尺之義。而孔孟之學說。晦霾至二千餘年也。然而孔孟之學說。雖久壓於專制之世。而不得伸。而其道固如日月之經天。而不容廢也。然則天下萬世之學者。固當篤信大昌其學說。而爲民祈天永命於無窮也。

孟子新讀本第六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告子篇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椽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椽也。

朱注。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柳。柷。禮堂。孟子正義引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樺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樺樹即柷柳。柷柳即樺也。柷椽。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愚按。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性所固有也。仁義即人性也。而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是以人性為一物。仁義為一物。而強為之也。則其失甚矣。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椽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柷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直講其說靈敏
痛快

方云此章辨無
分二字以人無
有不善爲主先
說人無有不善
納水無有不善
明性之本然正
是善大說爲不
善是物欲激之
而然非用指點
然也文用指點
法極明豁

張氏云。孟子謂如告子所言。則是以杞柳之質比性。其爲栝樛也。固不能順杞柳之性而爲之。必將戕賊而爲之也。然則人之爲仁義也。亦將戕賊其性而爲之乎。是將使天下以仁義爲僞而迷其本真。其害豈不甚乎。故以爲禍仁義之言也。

愚按杞柳不能自然爲栝樛也。必戕賊而後成之。栝樛成而杞柳之本性失矣。以此而喻性。則人將曰。吾欲適吾自然之性。甯拳曲臙腫而不中於繩墨也。此即莊子以仁義易其性之說也。見駢拇篇。如是則人皆畏仁義。故孟子斥之曰。禍仁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朱注。湍。波流濺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張氏云。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惡之可萌者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以至於飢食渴飲。其始亦莫非善也。推此則可見矣。蓋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而爲天地之心也。

陸氏粹亭云。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即朱子亦有此言。蓋以性之之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雜。萬有不齊。下不得個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爲此處渾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分別。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即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陳氏蘭甫云。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朱注。搏擊也。躍跳也。鰓類也。水之過鰓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愚按。水無有不下也。而搏之激之。可使過鰓在山。人無有不善也。而搏之激之。亦可爲不善。孰爲搏之嗜欲是也。孰爲激之意氣是也。社會之感化。習俗之遷移。風氣之漸染。教育之不良。久之而安靜者爲浮躁。循謹者爲囂張。果決者爲強梁。聰明者爲暗塞。是豈性之必然哉。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性至善也。而可使爲不善。蓋其勢亦甚易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朱注：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朱注：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朱注：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一，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陸氏桴亭云：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為性，亦言氣質也。孟子不言食色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之謬，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愚按：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沈交錯，庶類混成。周子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人物之生，莫不稟乎理，亦莫不合乎氣。然而各一其性者，則萬有不齊者也。生之謂性之說，合理氣而言者也。古謂也。故程子嘗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

上設論迴翔下
即用急擡法此
孟子文特擅長

即性生之謂也。朱子釋之云：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云：有此氣爲人，即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據程子朱子之言，則生之謂性之說，初亦何嘗誤哉？特告子不知分類辨別之學，不能察人物之異，故孟子詰以羽雪玉之喻，而即惜乎其莫辨也。朱子云：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愚竊嘗深論之云：人與物之理固不同也，而氣亦何嘗不異物與物之理固異也，而氣亦何嘗同？即以犬牛言之，犬能守夜，牛能耕犁，犬與牛之性且不同矣，其所以不同者，由其氣稟之異也。而謂犬與牛之氣稟可同於人乎？程子又曰：人生氣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以人生之氣稟言之，智慧靈蠢，善惡亦萬有不齊矣，而可一概論乎？然則人與物之性理異也，氣亦異也。即人與人之性，物與物之性，理異也，氣亦異也。告子之學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於窮理未識徑途，縱使求之於心，不過此塊然之知覺，故於人物之形，形色者但見其同，而不知其異也。既不知同中之異，乃更不知異中之異也。（如犬牛之性與人異，而犬之性與牛之性亦異，是謂異中之異）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原端在於窮理窮理之學，安在當自分類辨別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非外也。

張氏云：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說行而天理不明，人欲莫之遏矣。

陸氏桴亭云：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即告子食色爲性之說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食悅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則雖以食色爲性，容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方云不識長馬
之長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然
則者亦亦有外
與轉退之諱辨
學此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朱注。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云。告子以爲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爲色。一定而不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概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夫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疎。大小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彝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有萬之不同。而有物必有則。汙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爲有我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說。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思夫長之之爲義。則知義之非外矣。

愚按。長者義乎。二語最爲明晰。長者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則在於吾心也。是謂內也。或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此說非偏於外乎。不知當喜當怒。雖在於外物。而所以用我喜用我怒處之。各得其宜者。固在於心也。是內而非外也。

又按張子云。上異於二字。疑衍。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蓋謂長人之義。異於白也。然愚意竊謂未安。闕之可爾。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朱注。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張氏云。告子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爲悅。故曰仁內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爲悅。故曰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我而何出哉。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張氏云。同爲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之同。而謂耆炙之爲外。可乎。雖然。長吾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爲哉。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者哉。彼徒以愛爲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爲義。而不知所以長之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羅氏羅山云。耆秦人之炙。由吾心耆之也。耆吾炙。亦由吾心耆之也。炙在外而耆之之心在內。長在外而長之之心在內。豈僅長長爲然哉。夫耆物則亦有然者也。今必以長長爲在外。然則耆炙之心亦在外。與孟子於此再申長之者。義乎之意。欲其認得此心在內耳。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方云敬叔父子
以下將公都子
之駁難孟季子
之中代為在季
口答文只為季
到下文四記問季
子問之字何
等空靈便則若
再述一遍則資
充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董子云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蓋言由我處之得其宜也見所當敬而行其敬者我也由內出者也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敬兄先酌鄉人義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在此在彼處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顧氏亭林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

愚按敬叔父敬弟義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孰者宜庸敬孰者宜斯須之敬所以處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方云此章是論性善乃情以明性若夫情以明性此節為通章提筆惻隱之心以下是申明情可為善與為不善非才之罪之意詩曰一節引證以明性善

又云以上六章合之是一篇大文字首五章是辨告子論性之非後一章是發明性善之加首五章用喻說說後一章用正說中趣橫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張氏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蓋主於敬而義自此形焉敬與義體用一源而已矣

愚按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義也何時而宜飲湯何時而宜飲水所以飲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注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東坡）胡氏（文定）之說蓋如此

愚按王陽明先生學派以為無善無惡心之體頗近禪宗更與此說相類後儒謂告子無善無惡近於佛氏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之義故朱子注生之謂性章亦比之作用是性愚意告子未必及此蓋告子論性實係渾淪不知辨別故於諸說亦莫衷一是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

朱注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朱注。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顧氏亭林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先王居櫛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陸氏桴亭云或問以氣質論性善則性中之惡何以處之予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會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爲聖人緣飾出來強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桮棬等議論故孟子特特指點以爲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恒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爲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個故善是個主惡是個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陳氏蘭甫云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顧氏亭林云。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陳氏蘭甫云。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况性乎。

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朱注。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顧氏亭林云。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愚按。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凡求字之義。皆不當求之於人。而當求之於我。求之於我者。求盡我之才也。天生我才。而不能盡於。是乎性情。乖戾而所用之才。皆非其正。豈不殆哉。豈不惜哉。

首節先將心字
一、提、今、夫、舜、麥
二、節、顯、出、聖、人
與、我、同、類、故、龍
曰、以、下、設、喻
蓄、勢、末、節、歸、結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張氏云有物必有則者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然其則蓋天所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有太極則有物故性外無物有物必有則故物外無性斯道也天下之所共有所共由非有我之得私也彝者常也言本然之常性人所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其不知好者是有以亂其常故也

羅氏羅山云昏明強弱盡人各殊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異也仁義禮智盡人皆具論氣不論性又無以見其同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夫有是氣而理即具於中固不可分而爲二然氣自氣理自理亦不可混而爲一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既曰存則氣自氣仁義自仁義矣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既曰配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矣其引孔子說詩曰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之所爲也則者理也有耳目口體之物必有恭從明哲之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物必有親義序別信之理是理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矣

愚按孔子說詩止長言永嘆而本義自顯如仁則榮章引鴟鵂之詩而述孔子之言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篇引蒸民之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祇加數虛字涵泳其間意味更覺無窮此聖人說詩之家法也然則後世支離穿鑿之說其亦可以已乎（張氏謂故有物以下係孟子之言焦氏禮堂則謂係孔子說詩之語愚謂從焦說爲是）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張氏云陷溺言因循淪胥而莫之覺也人心本無不善因陷溺之故而不齊也

愚按朱注云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其說未免迂曲幼時即疑之後悟此賴字當爲懶之省文故下文概云陷溺

到心字何等有
力聖人先得我
見其所同然益
矣故理義同類
則示人以學道
之方也

方云此節以下
文勢縱何獨
至於龍子句一
擒故龍子句以
下更縱橫開宕
擒住真生龍活
虎之文

其心非天之降才爾殊言非天降才之不善也讀焦禮堂孟子正義其說適與愚合焦氏引阮氏元云賴即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貝部云賴贏也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即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愚嘗見東南富庶之地子弟坐擁膏腴飽食而嬉無所事事因之逸居無教終身不聞禮義及遇凶歲則暴戾橫征刻剝小民無微不至子弟之陷溺其心而喪失其業皆由於依賴田產爲之厲階此有識之士所由以均賦均租之說相提並論一則以限制苛吏一則以救人之子弟也孟子此言蓋爲偷惰橫暴之子弟並下鍼砭也

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朱注粦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羅氏羅山云天地之氣萬有不齊和風甘雨其氣清明陰霾霧其氣昏暗迅雷烈風其氣震盪愆陽伏陰其氣偏戾天時有不齊也西北之地高峻其氣多剛勁東南之地平衍其氣多柔弱得山之氣者其人多雄健其惡者爲粗頑得水之氣者其人多秀麗其惡者爲淫靡雖數里之間其氣多有不同地勢有不齊也天地之氣各殊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侔矣且人之生也又須視其父母所感之氣何如天地之氣流行鼓盪人之呼吸息息與之相關故人之心正者所感之氣亦正人之心不正者所感之氣亦不正多忿怒者其氣剛躁多憂戚者其氣鬱結多淫佚者其氣靡蕩多恐懼者其氣怯弱父母之氣各殊故其子之稟之者適與父母相肖此又人事有不齊也是必值連會之明盛萃山川之清淑而其父母之正氣又足以承天地之瑞氣故得哲人篤生清明純粹此外或有清而不純者或有純而不清者或有清濁純雜相半者或有濁多而清少者或有雜多而純少者千別萬殊不可勝語必欲比而同之固不可必得之數惟其天命之本然者無不至善孟子特指其本然之善

者以。示。之。欲。人。明。善。復。初。而。不。自。囿。於。氣。質。耳。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張子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凡人同得天地之氣以爲氣即同得天地之性以爲性故曰聖人與我同類也非徒以其顛圓而趾方也况上下數千年由周而上溯之唐虞則皆堯舜之苗裔也由唐虞而上溯之黃農則皆黃帝之苗裔也以此言同類尤爲切近也而奚爲與聖人不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朱注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焦氏禮堂云。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焦氏禮堂云。襄十八年左傳。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趙注引詩不見子都。焦氏禮堂云。山有扶蘇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朱注。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飲曰豢。犬豕是也。

張氏云。旣曰同然。口耳目皆有同也。何獨心之不然。此所當深思者也。口耳目。屬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故其所同者。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見其大同者矣。其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曰理而又曰義。

此章兩節用譬
喻引起韓文中
多用此法

蘇云郊字牧字
皆死字活用
用法

在心為理。處物為義。謂體用也。理義者。天下之公也。不為堯桀而存亡。聖人之先得者。即衆人之所有者也。而何有所增益哉。理義之所以悅我心者。以理義者固心之。所以為心者也。得乎理義。則油然而悅矣。以芻豢之悅我口為喻。蓋言適其可。而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愚按程子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字之誼。當知古訓。理字。从王。从里。說文云。治玉也。蓋理之細者。如治玉。理之粗者。如制里。制里者。鄉遂溝洫。經緯縱橫。以及原隰高下。各得其制是也。治玉者。剖析精微。如琢如磨。必臻細好是也。故曰。在物為理。理必著於事物。而後見。非虛而無憑者也。處物為義。由我處之。得其宜。亦當知古訓。說已見前章。理也。義也。皆性也。心統性情者也。非即性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可見心之非即理義也。知其性。然後能盡其心也。自後儒誤認心。即理義。任心而行。遂致氣質用事。無所忌憚。或者求之於虛無杳冥之域。返觀內照。以為可得乎心之本然。乃至悖理蔑義。而不自知。此陽儒陰釋之學。所以接跡於天下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山木為斧斤所伐。萌蘖為牛羊所牧。自山木萌蘖而言其苦。為何如人心為嗜欲所錮蔽。外緣所牽引。財賄所汨沒。無異於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自人心而言其苦。更何如。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先儒謂孟子夜氣之說。爲前聖所未發。愚謂孟子此說。實本於易之復卦。復卦象辭云。復。亨。出入无疾。程傳云。陽氣發生於下。漸亨。而生育萬物。而孟子則謂爲夜氣者。蓋子丑之交。微陽發動之會。天地生物之機。即萌於是。人雖至愚極惡。當此之時。良心亦一呈露。此性善之明驗也。復之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此語尤精。蓋人雖至愚極惡。不能無靜時。靜極而將動。其中本有生生之機。故良心亦偶一呈露。此尤性善之明驗也。惟聖賢之士。知微陽之偶一呈露。未可久恃。故於旦晝之中。常用堤撕警覺之法。以保存此生生之機。隨時皆善念。則隨地皆善事。善氣積而夜氣日盛。而此本然之良。乃永無汨沒之候。此則天地之心之所寄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平旦之氣。盡人所同也。雞鳴而起。亦盡人所同也。利與善有霄壤之分。而所爭不過毫末之間。可不懼哉。抑平旦之時。發生之念。甚夥。四端並萌。而孟子獨賅以好惡者。蓋人生至惡之行。莫如拂人之性。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久而久之。是非泯昧。而惻隱羞惡之良。亦遂無存。人見其如禽獸矣。人禽之分。即判於好惡之界。可不懼哉。

又按上節言山之性此節言人之情不言性者蓋性必發為情而後有實用許叔重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後儒遂以性為至善情為有欲多尊言性而諱言情不知孟子釋性善不過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可見性必發於情而後為至善聖人自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情而已矣文王之發政施仁孔子之老安少懷情而已矣無情豈可以為人性是虛情是實性之發即為情故吾人既尊言性又當尊言情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復大象傳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程傳云在一人之身當安露以養其陽也朱子亦云安靜以養微陽也曷謂養微陽養善念之初萌也自一歲而言則冬至日為微陽初萌之會自一日而言則平旦時為微陽初萌之會天之微陽初萌即人之微陽初萌而所謂微陽初萌者正是善念初萌此正天地之心之所寄而人最當體驗者也曰無物不長無物不消益徵上文平旦之氣實指天地生物之氣而言盡心章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養其性者即謂養其善念所以事天善承天地生物之心也消長二字陰陽之機尤為易中精義剝者消之極復者長之初洗心之旨實在於斯後之學者當因天地陰陽之氣之消長以體驗吾心善惡之消長自雨露既濡以至於霜露既降自昊天曰明以至於嚮晦入息無非消長之機即無非消長之時也彼夜氣不足以存者弗思耳已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不恆言心而體狀人心之靈妙無有逾於此數言者朱子釋之云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其說尤為精審蓋操心非硬行把捉之謂初學之士必先提撕警覺之法久而久之乃能純任自然以幾於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傳釋之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繫辭傳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云云蓋顏子之好學惟在於善復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善於復也所以不遷怒

孟子文章最善設
喻此章與爲爲巨
室章尤奇爲爲巨
室章兩節皆設
喻正文不過幼
學壯行三句藏
在中間此章亦
不過無或乎一
句却係破空而
來下兩節文法
變換之妙自不
待言而吾如有
萌焉何哉句及
爲是其智弗若
與句感歎意俱
在言外可謂化
工之筆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趙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張氏云。孟子告齊王。未嘗不引之以當道。王豈無秉彝之心乎。則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孟子見之之時。寡他人朝夕在旁。利欲以汨之。諂諛以驕之。順其意而逢其惡。所以害之者。何可勝既。吾如有萌焉何哉。言雖有如萌芽之發。亦即摧折而無以自達。無足怪矣。

愚按。此承上章山木之萌蘖而言。良心方萌而寒之者。已至豈不痛哉。雖然植物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此物之無可如何者也。物處於無權也。人心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此人。有以自致之也。人處於有權也。暴則得生氣。寒則得死氣。此人之所知也。然而常好寒而惡暴者。何也好佞而惡賢。好諛而惡直。好聞安樂之言。而惡聞憂患之論。此所以寒之者。日至而不覺其心之漸死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

心極奇幻而鴻
鵠之喻乃更奇
幻有趣味

方云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
也應首句智字
而語意含毫渺

此章上五節注
重義字用盤旋
法下三節注重
心字用直下法
過參差兩見不
法之峭文境之
奇冠絕諸子

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張氏云。心不容有二事。雖弈為小技。專心致志者。則得之。苟方弈而他思。則莫之得也。是二人者。豈智之相遠哉。專與不專。故耳。而况於欲治其身而不專心。致志。其可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冀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一日而不念乎。

愚按。孟子以奔列於小數。何哉。蓋弈之運用。主乎巧拙。先後得失。而其勝敗之數。則專係乎一心之知覺。譬諸一人之知覺。巧則拙者敗矣。一人之知覺。先則後者敗矣。一人之知覺。得則失者敗矣。知覺用之於專。則愈速愈靈。而勝數愈多。知覺用之不專。則愈遲愈鈍。而敗數愈多。是故世界一大弈場也。列國一大弈局也。不專心致志。事事較人拙。事事在人後。未有不大失敗。其國者。也是以孟子深切言之。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不專心。則心放不致志。則志邪。惜乎以天生至聰明之心。至完全之志。而自處於敗也。然而其心。則既浮矣。其志。則既散矣。則固無或乎其敗也。愚嘗作此章贊云。鴻鵠高飛。橫絕蒼茫。是真是幻。倏止倏揚。曷茲學子。心與俱翔。凌風。鐵羽。弓矢。斯張。誨爾。諄諄。聽我。芒芒。失學。棄智。嗚呼。齊王。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義。者。也。

張氏云。二者不可得兼。言權之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而取義。猶飢之食。渴之飲。亦為其所當然者而已。
羅氏羅山云。生與義非兩事也。義有時在於生。則不容不生。義有時在於死。則不容不死。輕生非義也。偷生亦非義也。曰舍生取義者。謂人當大節之際。全生則失義。全義則失生。故必舍生取義。而後於心為安。此孟子為中人說法。欲其無貪生而忘義也。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已。生無待於舍。義亦無待於取。惟義是從。生死皆無與於心也。
愚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宋文文山先生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蓋惟取義而後為全其良心也。論語微子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此章當與論語兩章參看。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朱注。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彜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張氏云。所欲謂禮義。所惡謂非禮義也。欲惡若是。乃為得夫性之正矣。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朱注。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朱注：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愚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即上章所謂良心是也。賢者能勿喪，能存其平日之氣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趙注：噍爾，猶呼爾，咄咄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踐己，故不肯受也。蹴，踢也。以足踐踢與之，乞人不屑之也。

愚按：禮記檀弓篇，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質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先師黃元同先生云：此餓者未免負黔敖謝過之誠，然愚謂此餓者尚不失爲氣節之士，蓋其羞惡之良心，能不爲生死所動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張氏云：上文不受不屑者，蓋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爲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

鷹筆盤空至此
直下一句鎮壓
有千鈞之力

深味、斷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萬鍾於我何加、而人之所以不辨禮義而受之者、則亦有爲而然耳。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其他有所不顧也。此三者一舉其端、其他可類推耳。

愚按宮室之美三者爲最易溺人本心之具故孟子特舉之。至於所識窮乏者得我、則人固有非其本心因受所識窮乏者之累而不得不受萬鍾者矣。夫爲所識者所累而輕受萬鍾、與所識者之不能自立而累人之受萬鍾、二者皆末世之蔽。俗賢者尤宜猛省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張氏云、向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而與之、非其道、則有所不受、今也萬鍾之多、乃不辨禮義之當否、而受之、萬鍾之不受、未至於死也、均是人也、何向者一死之不卹、而今者冒昧若此、歟。蓋欲有以蔽之、而羞惡之端、陷溺而莫之萌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嗟乎、舉世憧憧、以欲爲事、於得失之際、蓋不能以自擇也。而况於死生乎。是故君子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於斯世、何所求哉。惟禮義之是安耳。故窮達死生、舉不足以二其心、而人道立矣。

陸氏桴亭云、本心二字發之、孟子本字妙極。此卽所謂性善也。卽所謂良知良能也。卽所謂明德也。吾所固有、故謂之本心。愚按孟子七篇首辨義利、義利者天理人欲之界、亦卽人禽之界也。人之生、其性渾然四德皆備、泊乎嗜欲錮蔽、於是利心日甚、利心甚、而本心日亡矣。而究其所以亡之之繇、則不外乎妄取。有一物焉、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而世之人以爲無傷也。我之心、遂亦以爲無傷也。久之、而不可取者、亦將取之、而羞惡之良心、於是悉泯矣。嘗見世之優於才、而富於學者、未嘗不矯然

方云仁人心也
二句寫其本體最
親切含其路二
句歎人喪本體
極沈痛人有雞
犬放三句因人
所明處使之察
識挑得極醒豁
學問二句寫工
夫極斬截了當
皆前聖所未發

自負。一旦利欲薰心名譽掃地甚至為鄉里所不齒此其漸皆起於妄取吁可痛也可懼也聖賢辨析義利之界首嚴於取與惟是妄取與不妄取之辨不難於簞食豆羹而難於萬鍾蓋在我之性分有能容天下之量則雖萬鍾以上而心不為動在我之性分而僅容千鍾百鍾之量則至百鍾千鍾而已動其心舜禹之有天下所以能不與焉者所性分定故也是故聖賢之學務在定其性分今世之士力欲任天下之事而於取與之義懵焉不講試觀孟子論簞食豆羹以至萬鍾皆推而極之於生死何等深切沈痛愚竊嘗深論之云人之生死係乎心而不係乎身苟其身雖死而其心不死雖謂之不死可也苟其身雖生而其心已死則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謂之已死可也自來聖賢豪傑之士浩然常存於天地之間可不謂之千古常生乎至於富貴利達之徒沈酣醉飽尚得謂之生乎故曰死生者係乎心而不係乎身也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人生并其固有之心而失之哀哉其已死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注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愚按程子穀種之喻最妙人者天地之心故各得生生之理以為心仁乃其種子如桃實杏實等皆稱仁是也若無此好生之心即不得謂之人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朱注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愚按張楊園先生云孔子不輕言難矣哉而於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則曰難矣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曰難矣哉蓋一則戕賊其本心一則窒塞其本心也孟子不輕言哀哉而於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則曰哀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則曰哀哉。蓋一則暴棄其本心，一則放蕩其本心也。學者當隨時自省，能不蹈孔子之所謂難而不為孟子之所哀乎？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上以路與心並言，而下專言心者，蓋舍其路而弗由者，以放其心而不知求故也。雞犬至輕，至賤，而心則至重，至貴，至大，乃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其心，則不知求。况雞犬在外者也，曰雞犬放，非自放之也。心在內者也，曰放其心，自放之也。人生當世，既不明輕重貴賤大小之辨，又不明內外之界，必至失其心而不可以為人。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張氏云：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

顧氏亭林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對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園棋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弈。

羅氏羅山云：心放則仁失，心存則仁存。求其放心者，即求仁也。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無一非所以求放心，即無一非所以求仁。格致所以窮此仁也，誠正脩所以體此仁也，齊治平所以推此仁也。一言語無非仁之所在，慎言即所以存仁。一舉動無非仁之所在，謹行即所以存仁。是故人欲求仁，不可不從事於學問。學問充則仁可得，而全學問不充則仁不可得。而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後人誤會此旨，遂謂人不必講學讀書，只要存得本心，吾不知學問之功不深，此心何由而存，幾何而不流於異端哉。

愚按亭林先生之說至為切實而羅山先生之說為尤精竊意孟子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者言以學問求放心而所以學問者非為驚外為求其放心也蓋心之為物至虛至靈一不自覺已飛揚馳騁於千里之外若何而求之惟有講明學問以求之倘謂至道之精窈窕冥冥靜中有知覺即詫為獨得是直禪宗而已豈聖賢之學乎故曰孟子所謂求放心言以學問求其放心也然則靜坐體察固以求放心也誦詩讀書亦以求放心也處事接物亦以求放心也隨地皆學問隨時皆求其放心也幸勿以求心為奇妙之門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趙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張氏云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無名之指屈而不信則求信之拱把之桐梓欲其生則必養之此皆事理之易見者孟子於其易見者舉以示之使之以類而思之則知夫切於吾身蓋有甚於此而不之察也曰有放心而不知求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所以示人也至矣夫人與聖人同類則其心亦同然耳有不同焉者有以陷溺之故也以類而思則比之指不若人何啻相千萬邪而反不知惡故謂之不知類也人惟不知類故冥行而不自覺使其知類而推之則晨夕之間其悚然而作者豈獨此哉雖然知惡之則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敢違雷者矣此古之君子所以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也

愚按天下無論何等學問必以分類為第一要義而心為尤甚上章言雞犬以動物類喻心也此章言無名之指以身體類喻

方云此亦挑剔
人使之察識而
擴充重在所以
養三字

方云此章以養
其大體為主自
首至養其大者
為大人正意已
盡今有場師以
下復就物指點
奇態變化意味
無窮

心也。下章。言桐梓以植。物類。喻身也。能分。類。而後。能窮。理。能窮。理。而後。於。天下。輕。重。貴。賤。大。小。之。等。處。之。釐。然。各。得。其。當。易。傳。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聖。人。因。其。雜。也。而。分。之。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即。分。類。之。義。也。能。知。此。者。乃。可。進。於。洗。心。之。學。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朱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張氏云。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然所以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音。容。色。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也。於。身。而。知。所以。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也。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滔滔。皆。是。矣。孟子。此。篇。大。抵。多。言。存。養。之。功。學。者。尤。宜。深。體。也。

愚按。古。人。有。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何。不。思。自。樹。其。身。於。天。地。之。間。也。天。之。生。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雨。露。之。滋。培。未。有。逮。於。枯。槁。者。也。道。德。之。溫。潤。未。有。感。於。繆。戾。者。也。故。弗。思。之。甚。而。身。遂。滅。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此章曲折盤旋
專注在養心而
始終不露出心
字文境如匣劍
惟燈奇妙之至

朱注。人於一身。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張氏云。人有是身。則知其皆在所愛。愛之。則知其皆在所養。而無尺寸之膚不及也。然人知有口腹之養而已。而莫知其所受於天。蓋有所甚重於此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言欲考察善不善之分。則在吾身所取者何如耳。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張氏云。於已取之。有二端焉。體有貴賤。有小大是也。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是養其小者。所謂不善也。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則是養其大者。所謂善也。何以為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為宰之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通情。流為一物。斯可為賤矣。

愚按。明乎分類之義。而後明乎貴賤小大之等。而能盡其心。周易之例。陽為貴。為大。陰為賤。為小。人稟陰陽剛柔之理。與氣以生。自一身而言。血氣屬於陰者也。故為賤。為小心。志屬於陽者也。故為貴。為大。然專就心志而言。又自有陰陽之別。邪而闇且塞者。陰也。正而明且通者。陽也。是非窮理之精者。不能辨其萌。養其神明。而後其性體斯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趙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謂狼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人。可謂其急遽而不能顧乎。狼性暴戾。有如狂者。狼疾狂病也。猶言牛獮鼠噎。以獸名疾。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人而專心壹志。講求飲食之奉。則卑陋甚矣。焉得不為人所賤乎。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張氏云。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為養其尺寸之膚哉。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長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為禽獸不遠者也。天理明則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可不謹其源哉。

愚按字義。適。祇也。言所養豈祇尺寸之膚也。飲食之人而無有失。此善於衛生者也。然吾有說焉。人得天地清明之氣以生。故其氣當與天地清明之氣相往來。人得天地中正之理以生。故其心當與天地中正之理相浹。洽衛生之家。日吐納清明之氣。其所養固不止尺寸之膚矣。然聖賢之士。日研究天地中正之理。涵養天地生生之德。是其所吐納者。皆為善氣。與天地而無際也。兼所愛則兼所養。至普及於天下。故曰。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豈不大哉。豈第善衛生而已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朱注。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愚按從者。隨也。自從之也。所謂惟其所擇也。人生天地間。為聖為賢。為愚為不肖。慎其所擇而已。

方云。此章以先立乎其長者為主。是孟子為學之主腦也。學者當日三復之。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注。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又引范濂（字茂明）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愚按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說。宋陸象山先生恒舉以教人。然有當詳辨者。愚嘗爲說云。陸象山說先立乎其大。散見於文集語錄者。不可殫舉。愚考其說。蓋有淺有深。各宜區別。其淺焉者。足以制此心。嗜欲之動。與孟子祛耳目之欲。同其深焉者。則欲一空。其心之所有。并善念而屏絕之。乃與禪家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同而與孟子思則得之之旨。實背蓋嘗論之。人之五性。皆具於心。然心之爲物。飛揚馳騖。出入無時。一不自持。即逐物欲於軀殼之外。而不能自存。是以孟子言立乎其大而先之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夫人心亦豈有不想者哉。彼愚夫愚婦。朝夕憧憧。何嘗不思。特其所思者。皆耳目之欲。故猶之不思耳。夫耳

方云此章是指
示棄天爵之人
收句冷峭令人
人爵而棄天爵
無謂之人想之
真是

目之欲無與於心者也。而心反爲之役，則愈思愈昏，而愈望聖人之思曰：「容容者以無欲爲先。」陸氏曰：「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此誠學者入手之要，而治心之先務也。然究其終，乃與孟子異者。孟子言先立其大，欲人決去世俗之習，而用其思於禮義之域，以養其心。象山言先立其大，欲人決去世俗之習，而致其心於空蕩之鄉，并絕其思。此其說之歧乎？孟子者，也夫。孟子之學，得力於養氣，而又歸本於集義。集義者，察識四端之發，窮究事物之宜，即大學所謂知止中庸所謂明善。大易所謂窮理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蓋吾心之良知本足以辨善惡之端倪，特不致其體察之功，則不免於認欲作理，而有害於善念。即所念一出於善，而有偏而不中之處，於事亦終至於既而不行，是以察識格致之功，由漸而進，則所謂立乎其大者，乃亦由漸而精。孟子自言不動心而要之以四十，此非四十以前未能自立其心也。蓋以積累之至者言也。而象山乃謂決去世俗之習，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吾不知所謂仁智勇者，其能無所過乎？且能無不及乎？又能無雜於氣質之偏乎？此殆因事物之至，而以知覺籠罩之，非所謂仁也，非所謂智也，勇也。夫如是，故專認取夫昭昭靈靈者，以爲萬象之主，其視事物之理，一切於吾心無與，而其治心也，乃不惟妄念之足爲累，即善念亦足爲障矣。此豈孟子思則得之之旨耶？（案：詹子南之下樓，忽覺此心中立，亦象山之先立其大也。楊慈湖之夜坐不寐，忽心中灑然如物脫去，亦象山之先立其大也。故曰：孟子之立乎其大，立此心之義理；象山之立乎其大，立此心之精神知覺。）愚故曰：象山所謂立乎其大，其淺焉者，固足祛人心妄念之動，其深焉者，則一超而頓悟，直禪氏之秘旨耳。嗚呼！學術誠難言矣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張氏云：天爵，謂天之所貴也。仁義又言忠信者在己爲忠，與人爲信。忠信者只是誠實，此二者也。既曰仁義忠信，而又曰樂善。

不倦樂善不倦好懿德之常性也惟樂善不倦則於仁義忠信斯源進而進矣

愚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性分之尊固有之貴由天賦者也故曰天爵公卿大夫者外至之榮緣飾之美由人合者也故曰人爵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非有所求而得之也古之時士有德行道藝升於司徒凡脩明德行之士未有不被選舉者也故曰人爵從之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注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愚按孟子所謂今之人今世所謂古之人也蓋戰國之時用士猶出於推選降及後世之公卿大夫幾乎莫不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詣相背而馳甚者目為迂闊而無用卑鄙齷齪之徒舍公卿大夫而外別無所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浸至人道日乖豈特亡人爵而已哉竊嘗論之人者天之所命也官者亦天之所命也人與官宜合而為一官箴不外乎人道故官者當以人為之若以官與人歧而為二且以為人之道為迂相與笑譏而唾侮之則所謂官者將俱無為人之資格生民之憔悴困苦永無復甦之時而世界之劫運更日出而不窮矣故士生今世必當發明官之與人宜合而為一決不可分而為二而彼之營營擾擾惟官是求者決當以非人斥絕之則庶乎世道有轉移之機而人道不至於滅息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張氏云。人皆有欲貴之心。言人莫不欲貴其身也。而不知在己有至貴者焉。德性之謂也。一人之性。萬善備焉。不其貴乎。善乎。孟子之言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惟夫弗思。故雖素有之。而莫之能有也。若真知有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愚按。人人有貴於己者。謂貴之在於己者也。公都子章曰。弗思耳矣。桐梓章曰。弗思甚也。此章曰。弗思耳。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學者可不矧然自省耶。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張氏云。人之所貴。云者。言資於人而貴者也。良貴。云者。言己素有之善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其所貴者。資於人。則能貴之者。亦能賤之矣。良貴在我。得於天者也。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資於人者。私欲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趙孟。晉卿也。當孟子時。趙已篡晉。且稱王矣。不當復以字稱。且趙氏惟趙武。稱趙孟。武柄首政。亦未嘗以貴人賤人之權。自居。此言趙孟者。亦泯然之辭。不必求人以實之。

愚按。孟子言心。則曰良心。言知。則曰良知。良能。言貴。則曰良貴。良字均極有味。蓋天所賦者。皆謂之良。舍乎是而求於外。則不良矣。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者。惟其自賤。故趙孟得而賤之也。至於賤之而禍且及之矣。可不懼乎。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張氏云。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之飲。聞譽施於身。而不願文繡之加。為其在己者。而不願乎外也。雖然。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也。飽乎仁義。則令聞廣譽。自加焉。

愚按。詩大雅既醉之篇。飽乎仁義。其心之壓。飲為何如。令聞廣譽。其身之顯榮。為何如。苟失此良貴。而馳逐於名利之場。徒取

辱耳。愚嘗於人格中詮釋富貴二字之義。足補孟子之意。特錄如下。云。嘗讀易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心竊疑之。以爲聖人何重富貴。若此。又讀易傳曰。崇效天。乃恍然於富貴二字。蓋指天而言。至富貴者。莫如天。善養人者。亦莫如天。人能體天之心。以養人。斯謂之富。反是。謂之貧。人能體天之心。以教人。斯謂之貴。反是。謂之賤。譬諸一人之力。能教養十百人。乃竟教養千萬人。焉謂之大富貴。可也。一人之身。能教養千萬人。乃並不能教養一二人。焉謂之至貧賤。可也。古有以匹夫而任教養之責者。孔子是也。不得不謂之大富貴也。有以天子而不能任教養之責者。桀紂是也。不得不謂之至貧賤也。故富貴貧賤四字。乃係能教養與不能教養之分。不當以境遇而言。自後人誤解。以利祿爲富貴。以窮窶爲貧賤。是爲貧鄙之所由起。而志氣亦因之日短矣。由是言之。人可誤求不良之富貴乎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張氏云。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十寒。倏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是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救之不得。而遂以爲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是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寔明。則人欲寔消矣。及其至也。人欲消盡。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愚按。孟子此章。以水火爲喻者。不仁無形之火也。仁之勝不仁。以無形之水制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其禍最烈。而最速。甚至自焚其身。無形之水。則宜涵養充沛。庶幾有本有源。如原泉之混混而不息。乃足制無形之火。而有餘。今若以至微之天理。制極盛之人欲。此猶以至微之水。救極熾之火。豈特不熄。適以助無形之火勢耳。而此至微之水。且爲極盛之火。燻乾而同化矣。

豈不惜哉。是故庸衆人之良心。偶一呈露。如電光石火。然終不足恃。而君子涵養擴充之功。所以一日不容或息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張氏云。此章勉學者爲仁。貴於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言雖種之美。苟爲不熟。亦無益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然爲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况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厚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熟之奈何。其亦猶善種者乎。勿舍也。亦勿助之長也。深耕易耨而已。而不志於穫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濡。未易長畝苗而秀秀。而實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爲仁之方。論語一書。所以示後世者至矣。致知力行久而不息。則存乎其人焉。其淺深次第。亦自知而已矣。要之未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也。

愚按此承上章而言。上章言爲仁之道。宜擴充之以極其大。此章言爲仁之道。宜力行之以底於成也。上章學者宜體會水不勝火於心體中。如何痛切。此章學者宜體會自心苗之長。以至於成熟中間。如何用灌溉之方。如何用耕耘之力。禮記所云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序之。至於先難後獲。心體中又復何等。大適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蓋示人以至易而毋畏難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張氏云。毅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毅。鵠在彼而毅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爲學。爲志乎聖賢也。聖賢易爲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

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爲。方。員。也。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約。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愚。按。大。學。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數。者。射。之。極。則。也。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此。章。言。教。人。者。必。以。天。下。第。一。等。之。人。格。與。天。下。第。一。等。之。學。術。而。學。者。亦。必。以。是。爲。志。以。是。爲。法。蓋。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若。等。而。下。之。則。愈。劣。矣。後。世。教。人。者。貶。其。志。棄。其。規。矩。而。學。者。遂。以。聖。賢。爲。迂。闊。視。禮。義。如。弁。髦。浸。至。性。情。囂。張。志。氣。卑。下。以。是。而。言。教。言。學。嗚。呼。難。矣。哉。

孟子新讀本第六篇下

唐文治蔚芝甫著

告子篇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色與禮孰重。

張氏云。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

愚按。任人蓋專以食色為性。而以禮為後起。故視食色為重。而以禮為性外之物而輕之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朱注。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朱注。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窮理之學。不外乎本末輕重而已。明乎本末輕重之故。則吾性明而萬事得其序。不明乎此。而倒置焉。則異說朋興。而天下之秩序紊矣。夫吾心曷為而知本末輕重之數。由吾心中本有此理也。理之節文為禮。此禮所以為天下之大防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張氏云。任人蓋徇乎人欲者。其間也。意固以食色為重。若但告之以不食而死。必以禮食也。甯不娶妻。必親迎也。則理不盡。而意有窒。非啓告之道也。故孟子獨循其本而告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將自窮矣。

愚按。此章言禮之於天性。而於人道為至重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禮義備而後可以為人人。苟非有悖逆之行。則紵兄之臂。決不為之何也。以其性中有禮也。人苟非有禽獸之行。則踰東家牆。亦必不為之何也。以其性中有禮也。可見禮之根於天性。而重莫大焉。夫食色固為人性。而聖人必制禮以節之。此召誥之所以言節性也。節性者。蓋以義理勝氣質。所謂

方云此章論用
堯舜之道先於
是亦為之而已
交字一主先將
為字一主先將
與按徐行舉最
鉤與徐行舉最
奇點而最作拓
豈弗為耳夫患
行哉者豈不為
能哉所豈不為
用反筆重頓此
為字最有力兩
上之是虛乃說
一以道二句又
說為舜之實功
曰交得見於一
君以下又病不
波收處與人相
求耳又與字應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也。然則禮之在天下。豈不重哉。異端之說。方紛然而難陳。惟孟子精於窮理之學。是以辭而闢之。正萬世。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王氏船山云。趙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注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為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為陶。秦東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邾小邾皆曹姓。則交或二邾之後。又或曹既滅。而其子孫以國為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後裔。非有介弟之尊也。

愚按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者為人之模範也。學者必學堯舜而後及乎人之格。曹交蓋嘗聞孟子之言。故以為問爾。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

可。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張氏云。此節反覆明備。所謂誨人不倦者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蓋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而其所以異者。則其不為之故耳。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能舉百鈞。則為有力人。能舉烏獲之任。則是亦烏獲。此言人能為堯舜之事。則

亦是堯舜而已。又曰：人豈以弗勝爲患哉？弗爲耳。言人皆可以爲堯舜，非其力不勝也。特不爲耳。

愚按：學者讀此節，志氣自當百倍奮發，亦爲之而已矣。學爲人而已矣。學爲聖賢而已矣。凡人欲作第一等人，即可列入人表。第一等有爲者，亦若是何多讓乎？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張氏云：徐行後長者，是乃天理之當然。若疾行先長者，則爲不循乎理矣。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以其不爲而已。以是而思，則凡天理之存乎人者，初何遠哉？特舍之而不爲，猶不肯徐行者耳。推徐行不敢先之心，是乃孝弟之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足以盡堯舜之道，蓋人性之德，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

愚按：徐行疾行舉一事以爲例，爾即一步趨之間，而可以驗其人之規則。見其人之天性，此曲禮一篇所以當不時三復也。孝弟者，天性所固有，人道之根本也。作聖之基，實始於此。然則爲堯舜亦奚難哉？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朱注：詳曹交之間，淺陋蠢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愚按：此申言孝弟之道也。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蓋能如是，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此正所以踐孝弟之實也。反是而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其尙得謂之人乎？蓋人道所最

當注意者服則不可以奇妄也。言則不可以欺誕也。行則不可以暴戾而虛浮也。若汨沒其天性自暴自棄不孝不弟未有可列於人格者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朱注。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張氏云。道者天下之公。人所共由。初不遠於人。謂之為難不可也。故曰。豈難知哉。而謂之為易亦不可也。故曰。人病不求耳。然求之則有道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謂誠能歸而求之。則其為師也。抑有餘矣。蓋道無乎不在。貴於求而自得之而已。辭意反復。抑揚。學者所宜深味也。

愚按。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盡其孝弟之道而已。學問在家庭中也。此章稱堯舜而歸本於孝弟。亦發明性善之旨也。夫性善豈待外求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朱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張氏云傳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也。不以此心事其親者。不得為孝子。小弁之作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此與大舜號泣於旻天同意。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其怨慕乃所以為親親親親仁之道也。故引關弓之疏戚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

愚按。凡學者窮理必明乎理一分殊之指。談笑而道垂涕泣而道一則曷為疎之一則曷為戚之。其分殊焉爾。明乎分殊而親疎遠近別矣。非強為之別也。性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朱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朱注。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張氏云。凱風之作。以母氏不安於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己之故。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其事異。故其情異。其情異。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其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則是激於情而莫遏也。此則皆為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曰親之過。

氣得奇變而開
發人子之心愈
見真切

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礙也。而皆以不孝斷之。蓋皆爲過乎物非所以事乎親者也。愚按親之過大曷爲當怨親之過小曷爲不當怨其分殊焉。爾凡詩之道根於天性。司馬遷屈原傳曰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但未嘗不呼父母也。又曰小雅怨誥而不亂。蓋事關乎君臣父子之間。家國存亡之際。其不免於怨者天性然也。即凱風亦非不怨乃自怨也。家庭瑣屑之故自怨而已。亦天性也。故曰其分殊也。孟子之爲詩如此。後之治經者可以悟說詩之大義不在區區字句間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張氏云舜以慕事親者也。終身安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間。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惟親之慕而已。曰五十而慕以見其至誠不息終身於此。此萬世之準的也。

愚嘗疑舜之五十而慕與小弁不類。而孟子引之者其慕同發於天性分殊而理則一也。且夫慕父母而要以五十者曷故。蓋星霜寒暑至五十而其力衰矣。嗜欲名利至五十而其念淡矣。故以恒人之情言之。有壯年之時。愛慕之心。中輟至五十而追悔涕泣。天真發露者矣。惟舜之慕五十以前無稍間輟。至五十而愈篤也。且人生上壽不過百年。人子事親之時最幸者。自六十以至七十。至八十而父母速存。則大幸矣。故夫人至五十念事親之時爲期日短。則其愛慕之情有至老而彌摯者矣。此舜之大孝所由以五十爲斷。蓋五十以後其慕愈加而無已也。愈誠而不貳也。此其所以爲至孝也。夫怨慕之性至小弁而極矣。然小弁處人倫之至變而舜實處人倫之至艱。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其分殊而其理一也。曾子曰孝有不及夫不及者。至可痛也。孟子引孔子之言。蓋欲天下萬世之爲人子者知五十而慕其境遇爲至不易得而於五十以前五十以後其慕皆不可須臾或懈者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

趙注。宋樞。宋人名。石邱。地名也。

曰。先生將何之。

趙注。學士牛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朱注。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時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張氏云。宋樞欲說秦楚之君。使之罷兵。而孟子以為志則大矣。而號則不可。其故何哉。蓋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理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樞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爭。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自眾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不觀其害於後。在君子則甯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

此兩節。震動。與莊。蔡。章。相。類。為。韓。文。之。祖。

以上兩節。俱係。變。化。之。法。已。合。致。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張氏云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觀聽之間亦莫不動於利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爲利則凡私已自便者無不爲也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卹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則皆知仁義爲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

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一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間霄壤之分可不謹哉
愚按易乾卦彖辭言元亨利貞孔子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是利者聖人所亟亟以謀之者也而論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七篇首辨義利此章又辨義利是利又聖人所深惡而痛絕者何哉蓋聖人所謀者天下之公利而所痛惡者一人之私利且古人之所謂利者不必專指財貨而言凡開物成務利於人者皆是以孟子本書言之禹抑洪水天下之公利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天下之公利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天下之公利也。謳歌訟獄勞來匡直亦天下之公利。井田學校送死養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亦天下之公利。此皆所謂美利也。降及後世好貨無厭之徒出藉口於天下之公利實乃謀一己之私利利己之心日甚則害人之心日深於是苞苴出入賂賂公行黷貨官邪靡所不至小者攘奪大者纂弑小者亡身大者亡國此所謂放於利而行利即爲害之源前史所載禍不旋踵深可痛也。漢世董子創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宋元以下諸儒遂以利爲聖人所痛惡功利爲儒者所不道於是蔽聰塞明於小民之生計聽其所自爲而開物成務之旨益不明於天下不知聖人之辨義利不在形迹而在於心之公私吾心而公雖日言利而無損吾心而私雖諱言利而無益大學平天下戒長國家而務財用而上文即言生財有大道孟子首章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朱子云此言仁義未嘗不利然則曾子何嘗不言利孟子何嘗不言利朱子何嘗不言利特視夫利之公與私耳徒規規然諱言利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庸何益乎此章言以利說秦楚之王將使君臣父子兄弟懷仁義以相接不王者未之有此所謂利者義之和天下之公利也明乎此誼而後世廉謹之士慎毋蔽聰塞明鄙公利爲不足道轉使天下萬事墮壞於無形之中而其有才而多能者亦慎毋藉口於天下之公利謀一己之私利以致害及其身遂害及其家國此則生民之幸福也聖賢微言要在貫通其大義讀書勿爲古人所囿此類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

方云曰非也以
下即可接季子
不得之鄒儲子
乃不言明而但
引書以釋之正
黏此事正而正
面反在屬廬子
口中悟出說出
其空靈絕妙之
文

問矣。

朱注。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朱注。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朱注。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朱注。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張氏云。季任為任處守其國而不得越境。遣幣以交儀及物矣。若儲子相齊。鄒在其境中。固可得而親造也。而亦遣幣焉。是不及物也。或見或不見。皆循乎理之所當然耳。然就世俗之見論之。既受其幣。及之齊而不見之。則無使彼不慊於心乎。在君子則伸公義而絕私情。行吾典章而已。遑恤其他哉。使儲子疑夫不見之意。反己而深思。庶乎亦有得於義矣。

愚。古人備儀物以相交際。誠而已矣。易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物雖薄而意則誠也。意之不誠。物於何有。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僅以幣交。此所謂世故周旋者也。慕大賢之高名。作無謂之酬應。惟其世故愈深。而誠意乃愈汨。曾謂孟子而隨世俗為轉移哉。君子處世。情意不可不周。而門牆不可不峻。張氏之言。最得聖賢之意。乃吾人交際之法。則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

朱注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趙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夔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

張氏云伯夷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爲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徇夫爲人之名以爲仁而拂其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爲愛者特其情之流而已豈不反害於仁乎

愚按唐柳子厚作伊尹五就桀贊序云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尙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

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此論與湯薦尹於桀之說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趙注。髡言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趙注。孟子言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趙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顧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綿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綿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

方云三段文字
首段破仁者固
如是乎句二段
微賢者無益於
國句三段破有
期髡必識之句

又云孟子去齊
是因齊王不能
用故後二段兩
點不用字然皆
就古人事說不
結齊王身上極
有含蓄

先立柱意以下
逐段詮釋唐宋
諸家文多用此
法

張氏云髡以有諸內必形諸外為言大抵髡之意皆徇乎外以事功為重而不知理義之所存故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朱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意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
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
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愚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所在而為衆人不能識者故以此隱髡也微罪朱子意似即指燔肉不至而言按趙注云燔
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此義頗微而婉得聖人之意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朱注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章周
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張氏云三王盛時天子有巡狩之制諸侯有朝王之禮而又有省耕省斂之常焉天子之巡狩入諸國之境首察其土地田野遂詢其老者與其賢者攷其在位者而賞罰之蓋爲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諸侯至於貶爵削地而不悛則天子聲其罪以六師臨之所謂討而不伐諸侯之君各率其賦從天子之討而致伐焉所謂伐而不討未有諸侯得專其討者也五霸徇利而棄義不稟王命擅率諸侯以伐人之國雖使有成功而廢制紊絕啓禍召亂故以爲三王之罪人也

羅氏羅山云論封建者無不以強侯違命尾大不掉爲慮不知先王衆建諸侯有慶有讓有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可見王者操大柄以賞罰天下天下臣工罔敢踰越若綱在綱有條不紊是以夏傳四百商傳六百周自春秋以前幾五百年未聞強侯敢有僭制者厲王王綱不振天子失德是以降而爲春秋戰國諸侯互爭非封建之不善無德以御之故也夫天子有德封建亦治郡縣亦治天子無德封建亦亂郡縣亦亂後世罷侯置守寇盜之發至於長驅中原莫之敢制良以州縣之權輕無侯國以屏藩之故也立一法則有一法之弊從古無不弊之法者然則封建與郡縣既皆互有得失矣而先儒多主封建之說何也曰以利害論則封建與郡縣同以治民論則封建大勝於郡縣王者治天下之法亦當視其於民何如耳蓋郡縣行則井田

不可復養民之道壞矣。井田壞，學校不可興，教民之道失矣。教養既失，治道乃乖。欲求世之道一風同，不可得矣。古之聖賢，兢兢於封建者，爲民計，非專爲國家之利害計也。

愚按：天子有巡狩入疆之事，則三王時天子之制，非高拱不出明矣。入其疆，土地荒蕪，生氣蕭條，是何景象也。遺老失賢，是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者也。培克在位，日食民之脂膏，而猶但以聚斂爲事，大學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畜害竝至百姓之受其荼毒者，不啻一路哭矣。吾民何辜而獲此在上者乎？讓也者，討之先聲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朱注：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方云長君之惡其罪小故意跌一筆以見逢君之惡其罪大耳非長君之惡罪果小也

羅氏羅山云齊桓五命原是假仁義以號召天下非真欲尊王室也然當時猶知假天子之命使天下共懷此王禁今之諸侯則並不知有天子矣然五伯之所以差勝於今之諸侯者蓋以當時之天下猶共知有周室使不假尊周之名則無以服天下向使桓文居戰國之時未始不為今之諸侯以其無王室之心則一也伯圖一盛王禁似因之而明而王道實因之而衰此五伯所以為功之首罪之魁也

愚按葵邱初命三端誠春秋時之諸侯可謂痛切然訓令之行必先自鏡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令晉獻公董聞之能無汗下然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之後五公子爭立何自治之疎也再命三命亦治國之本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士而世官則駮豎秉政未能操刀而使割所傷實多愛之而適以害之也官事而攝則營營擾擾奔走不遑將無一事之能辦政治廢弛於無形之中取士而不得其人稂莠滋生尤為百姓之害曲防遏糴皆不仁之事專殺大夫有封不告有無君之心故葵丘之五命不獨春秋時諸侯當奉以為法即後世之居藩服者皆當以此自鏡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張氏云長君之惡謂君有惡從而順承以長之逢君之惡謂逆探其君之意而成之長君之惡固為罪矣而逢君之惡者其詭秘姦諂為甚而戕賊蠹害為深蓋人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所未安於心未敢以遽達也已則迎而安之則其發之也必果君以為己之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之也必篤故長其惡於外者其罪易見而逢其惡於中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其害猶淺而難知者其蠹為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於逆探其君之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糜而後已易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此之謂也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愚按張氏之言可為萬世法戒近姚姬傳氏李斯論云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諱非也即有學識甚富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於私家之中而矜夸導諛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

數語斬釘截鐵
 懷然可畏千載
 下起筆極陡峭
 云極沈痛憤子
 意極沈痛憤子
 勃然下翻有
 波瀾天子之極
 以下引古制極
 開關今魯以下
 入正面用活筆
 駁難末句仁字
 反應上殃民精
 神完固

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又曰：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其言亦極痛切。蓋人臣逢君之惡，亦必其君之心先有惡焉，故得而逢之。爾諸葛武侯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人君操何術以遠小人，亦惟自治其心而已。夫毒蛇猛獸在前，則知避之；甘言悅色以奉承我者，則親之。狎之嗟乎，豈不可危矣乎！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善用兵者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何謂不教民？無訓練也。何謂用之？用之戰也。何謂殃民？以不教民戰，殘民之性命也。殃民所以自殃也。何謂不容於堯舜之世？堯舜之世，惟仁義道德是重。殃民者，為堯舜所必誅也。後世之用兵者，當知多招一兵，閭閻即多受一累；少養一兵，百姓即多受一福。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趙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趙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朱注。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取徒與。仁者何以不爲。以其非所當取。而取之。非所當與。而與之。而受之者。即非所當有。而有之也。人道以民命爲最重。性命爲天地間之最貴者。而可輕殺人乎。而可妄殺人以冀遂所求乎。而况雖殺人。并所求而不得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張氏云。當道。謂志於仁也。志於仁者。存不忍人之心也。存不忍人之心。則其忍爲當時諸侯之所爲乎。然而引君以當道。古之

兩段文氣震盪
結尤激昂聲大
而遠

人所以盡其心於事君之際者其志蓋深矣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者其引之以當道之方歟

愚按君子之事君也正一人之身可以立千萬人之法則故務引其君以當道養一人之心可以救千萬人之生命故務引其君以志於仁讀此節當注重一務字務者以是為惟一之宗旨必至於後已也非然者君不鄉道不志於仁惟有奉身而退焉爾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土地充府庫何以謂之民賊蓋其所辟所充者皆民之脂膏也君不鄉道以為於我無與也君自不志於仁而求富之者非真求富君也求富己也竭億萬眾之汗血以肥一二人之身家充其心以為君國雖滅我猶可坐擁厚資而無恙嗚呼此天地之所必誅人人欲得而甘心者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與國戰必克何以謂之民賊蓋其所以約所以戰者皆所以殘民之性命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以為君固不必鄉道不必志於仁也道與仁皆迂闊而無當者也而求為之強戰者戰而己而猶為之強戰戰而不勝而猶為之強戰民不欲戰而猶為之強戰民命俱盡而猶為之強戰嗚呼此亦天地之所必誅人人欲得而甘心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張氏云。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爲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爲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爲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而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其道爲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爲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墮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強兵之說。至於秦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內離。豈復爲秦之臣也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愚按。今之道。今世之人所倡之道也。今之俗。今世之人所成之俗也。且夫富也。強也。治國之要圖也。然必君能鄉道。能志於仁。乃可以致富強。且得富強之後。乃可以安且久。今乃不鄉道。不志於仁。而猶亟亟焉日圖富強者。欲得天下而居之也。夫誠得天下而居之。未嘗不享一日之尊榮也。乃無何而患生。几席之下矣。無何而禍起。蕭牆之內矣。無何而斬木揭竿者至矣。無何而應人革命者興矣。無何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矣。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何其言之痛也。上篇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此章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則是率獸而食人者也。率獸食人。則人將得而食之也。然而桀也。雖死而不悟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欲二十而取一者。蓋有鑒於當時什一之外。橫征苛斂。無所限制。故欲更定稅法。以力矯其弊。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朱注。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愚。物。白。圭。之。道。大。抵。以。堅。忍。茹。苦。為。主。故。其。趨。時。也。若。猛。獸。擊。鳥。之。發。而。其。言。曰。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是。其。為。人。類。似。北。方。夷。狄。之。俗。故。斥。之。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天下之事非一手一足之烈如圭之法猶萬家之國而以一人陶瓦器其不能供給也明矣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朱注。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朱注。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立國以養賢為最重。故於無君子特重言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

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子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羅氏羅山云。許行欲矯世之病民者。創爲竝耕之說。白圭欲矯世之重斂者。創爲二十取一之說。匪惟不知道。亦不識世務者也。天子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原自有極多事業。有極多事。又必需極多人理之。有極多人。必得多數財。用以濟之。何能二十而取一。此固於事勢有不能行者。聖人立教。定爲尊卑之分。勞心者治人。治於人者。食人。又酌爲什一之稅。使濟天下國家之用。非好爲尊大。廣自封殖也。其事有不能不然者。此天理自然之準也。孟子於世之害民者。力以道闢之。所以遏其私欲也。於許行。白圭。力以道闢之。所以息其邪說也。

愚按。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其等不一。故曰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其等亦不一。故曰大桀小桀。孟子意以小貉目圭。蓋原圭之心。未嘗不善。特循其道。則弊必至。去人倫。無君子而後已。若科其罪。則大桀小桀。固尤浮於大貉小貉也。後之人。慎毋借孟子之言。藉口以苛斂吾民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注。丹名。圭字也。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禹之治水。乃循上古時水之故道。而疏濬之。故曰水之道。說見滕文公篇好辯章。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張氏云。順下者。水之道也。禹之治水。未嘗用己私智也。因水之所以爲水者耳。故以四海爲壑。順其性而納之。今白圭欲免其

國之害而以鄰國爲壑。天理私意之廣狹如此。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朱注。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愚按。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洚古壘韻。字均大字義。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趙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

朱注。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愚按。易繫辭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者人道也。故趙注謂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其說是也。然則孔子曷爲言君子貞而不諒。謹按。易文言傳曰。貞固足以幹事。君子有貞固之德。乃可以不諒。孔子之言。君子指已成德之君子也。孟子之言。君子指未成德之君子也。未成德之君子。不諒則不信。朱子謂凡事苟且無所執持。其說亦是也。執如擇善固執之。執焦氏禮堂引所惡執一者。解之謂君子所以不諒者。惡乎執也。與趙注違異。其說非也。孔子又嘗曰。友諒。又曰。民無信不立。蓋君子惟能諒。然後能執。能執然後能真。真然後能不諒。諒在執之先。不諒在真之後。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而孔子論士品。則曰。言必信。與此互相發明。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吾人之執德者。必自諒始。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朱注。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朱注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愚核好善之人性質多偏於柔故樂正子不能強忠厚勝則逆億之念少故智慮短多聞識者亦指諳練世故而言非謂讀書
稽古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者篤之至也。人之一生常具好善之心足矣。乃生生之機也。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字最有味。記曰優優大哉。言優美於天下也。好善有原於天資者。有出於學力者。原於天資者。有若無實若虛。求賢若渴。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出於學力者。能克其私。能克其私。則中虛。譬諸器皿。然苟虛其中。則寶漿珍液。惟其所盛。無所不受。其器乃益顯其優美。反是而以泥滓實之。則終於污濁而爲廢器矣。夫在物爲廢器。不可用在人爲廢人。尤不可用。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易傳曰雲從龍風從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凡人之性情多以氣類相感。故上有善者則四海之善人不求而自至於是集天下之善以爲善私心未泯公理昭彰而國乃大治矣。

以下筆情飛舞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張氏云善者天下之公也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其蔽孰甚焉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志氣日以驕肆禍至而不自知原其始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然則可不畏乎使斯人而雖強也有智慮也多聞識也而一己之智識其與幾何終亦必亡而已矣秦穆之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信斯言也然則亦異乎後世之論人才者矣
愚按自古國家之亡多亡於泄泄及訑訑之人何謂泄泄怠緩而盲從也何謂訑訑自足其智而不嗜善言也一為陰柔之惡一為陽剛之惡紂之不善不過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人人皆非而我獨是故訑訑之亡更速於泄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顧氏亭林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朱注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此節文法變活
之可德化其活

古云首二節三
節即常人之情
家指點收處方
點出正意

愚按君子之仕也欲以行其道也言弗行即道不行也則可以去義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朱注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愚按致敬有禮非為虛拘也亦冀得行其道也禮貌既衰是慢賢也則豈有不去之義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朱注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愚按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是尙能知人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尙有良心也此周之所以可受曰免死而已其所受之節曷裁之裁之於義而已君子曰去就人之大節也不可苟也所就三所去三皆義也尤當盟諸心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朱注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貶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

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王氏船山云膠鬲為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徵箕竝列可知已記稱武王甲子遇兩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遺鬲為間於殷說尤詭譎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注謂文王舉之誤已

愚按士生今世不為聖賢即為豪傑聖賢具盛德大業豪傑有奇才異能舜大聖人也傳說以下皆豪傑也若而人者半由天資半由學力如下節苦其心志云云即學力也中人以上俱可企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羅氏維山云凡人當富貴時其欲易遂人亦皆順其意所以於世事之艱難險阻多有不知惟當困苦時行事皆不如意險阻艱難嘗之殆盡是以於人情世故無不備悉其曲折大凡人之真情晏安之時易汨急迫之際常發心有所不忍為之事境遇迫之以必為則惻隱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心有所不能受之事境遇驅之以必受則羞惡之心不禁愧然以動耳目口體之欲亦氣稟之性所不能無者命實不猶只得忍耐他如躁暴難制到幾經頓挫氣自能平由是而動心則本然之良日充由是而忍性則物欲之私日窒前日之所不能今則增益其所不能可以當大任而不難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豈虛語哉

愚按孟子之學最重心性而心性要在磨鍊有學問中之磨鍊有境遇中之磨鍊有世故中之磨鍊苦其心志磨鍊其心思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磨鍊其體膚空乏其身經濟中之磨鍊行拂亂其所為處事中之磨鍊心必動性必忍然後能增益其所不能若不動不忍不能者終於不能而已矣降大任特孟子之借詞天不言在人之自任耳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一結如萬壑朝
宗惟頓住不多
說故有千鈞之
力

痛乎人心之迷而不悟也。人與萬物競爭。即日處於悔吝榮辱之境。而萬物皆有與我。以悔吝榮辱之權所恃者。吾心性之機。警耳機警失。而隨處皆阻礙矣。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尙不過吾心之悔吝。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辱及其身矣。何苦而至。於斯極乎。此節入字。與上節入字不同。上節入字。是聖賢豪傑。此節入字。指中人以下而言。然恒過而後能改。猶不失爲凡人。若恒過而不能改。則羞惡之心。絕而不得爲人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節仍重在一心。凡國之所以存者。在一心之戒慎恐懼而已。法家拂士。敵國外患者。皆所以動吾心之戒慎恐懼者也。若不知戒慎。不知恐懼。國安有亡者乎。然所謂戒慎恐懼者。亦非徒託諸空言。要在力行。有法家拂士。而後知當務之急。有敵國外患者。而後知戒備之方。二者皆力行之事也。故有國者。知恥力行。尤宜並進。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節尤重在一心。士生當世。本無所謂憂患安樂。惟視吾心之生與死耳。處憂患之境。則吾心自然清明。清明者。生機也。處安樂之境。則吾心自然昏濁。昏濁者。死機也。吾心清明。於是進德修業。開物成務。而生機日益暢。吾心昏濁。於是好貨嗜利。作福作威。而死機日益迫。故謂有國家者。祇宜有憂患之時。不宜有安樂之時。此尙是皮傳之論。要知聖賢處境。本無所謂憂患安樂。惟體驗吾心之生與死耳。茫茫宇宙。誰歟。喻此諸者。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法。不容不嚴。嚴則或有所窮。然而不窮者。惟其教思無窮。故其教術亦無窮也。老子曰。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善救人者。善教人也。聖賢所不屑教誨者。或因其桀驁或厭其浮夸。或惡其無意識。而無信用。然而其心未嘗不憐。

之也。以爲若人者。何乃爲天地間之棄才也。於是或徵於色。或發於辭。或拒之無形之際。無非欲裁抑其意氣。而激動其良心。實於嚴厲之中。隱寓玉成之意。其所以拒之而絕之者。正所以愛之也。若人者。倘或反而憬然悟焉。痛自改焉。以奉教於聖賢。則聖賢未嘗終絕之也。然後知天下無棄人。要在自悟而自改。而聖賢之教術。於是爲無窮也。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嗚呼。廣矣大矣。

前段已躍停頓
精神正奇大之
動出以奇兵全
理以義皆供我
篇用縱橫億
萬里心理大同
當以斯文爲之
兆矣

告子篇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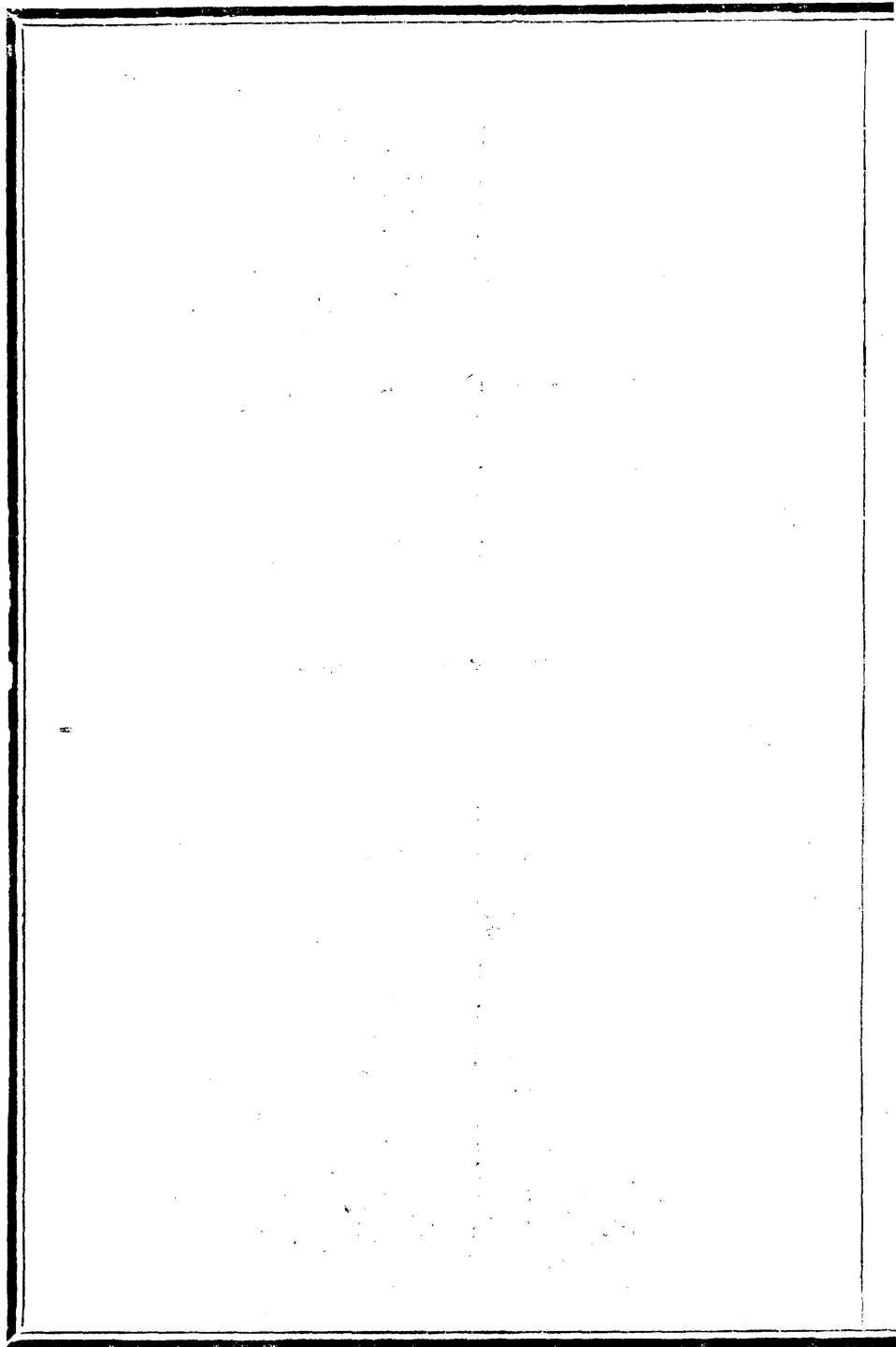
易繫辭傳言性論語亦言性其說皆渾淪至孟子而性學始大闡
告子首六章發明性善後數章發明本心本心何以失由於陷溺
由於失其養由於不專心致志由於不辨禮義由於放心故特示
人以求放心之學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而作聖矣曷爲繼以天
爵良貴之說蓋要人爵欲貴之念憧憧往來心性之所以迷惑也
然而持一杯水無濟也不如萑稗亦無益也學者必志於穀必以
規矩穀與規矩者何堯舜是也道性善必稱堯舜也禮與食孰重
色與禮孰重亦食色爲性之誼知氣質而不知義理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者也夫道若大路然性善之證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孝弟之極則也仁義明而性善顯利欲熾

而本心亡。首篇大義於茲復明。而以下乃雜引交際出處之節。與政治之大綱。何哉。鄒衍之言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一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而不見衍。儻遇衍。必笑之曰。子之道。貉道也。庸詎知二千載後。貉不變其道乎。且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而今則天產殷盛。萬物棣通矣。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而今則宏規大啟。禮樂彬彬矣。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而今則會盟約信。廊廟濟跲矣。去人倫。無君子。而今則哲學。醇粹道。德精剛矣。向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今則懋遷化居。冠裳輻輳。

何昔之野而今之文也。何昔之闔而今之昌也。何昔之閉僂而今之大同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人事有不齊。人性無不善也。性理晦。殺機開。大九州之刼。運潮湧。雲興越。禪海以迄。禹甸之赤縣神州。於是事君者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長君之惡。逢君之惡。專務殺人以求之。由是君不鄉道。不志於仁。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曲防遏糴。鄰國爲壑。其子弟則多懶多暴。放其良心。其上之人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醉生夢死。而不自覺。嗚呼。是富桀也。是輔桀也。是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大桀小桀而盈天下。皆桀也。向使復有孟子者。出其痛心疾首當復何如。故垂涕泣而道之。

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是。惟。有。好。善。之。人。優。於。天。下。鑒。拒。諫。飾。非。之。禍。戒。苟。合。阿。世。之。爲。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動。心。忍。性。先。天。下。之。憂。患。而。憂。患。後。天。下。之。安。樂。而。安。樂。教。育。之。術。被。於。一。世。庶。乎。可。以。生。天。下。而。不。至。於。死。一。國。矣。然。則。大。九。州。之。人。豈。孟。子。所。不。屑。教。誨。者。哉。天。將。降。大。任。於。是。人。聖。賢。豪。傑。稟。山。川。之。靈。氣。以。生。何。地。而。無。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乃。所。謂。性。善。也。而。或。者。曰。大。九。州。之。人。以。信。赤。縣。神。州。之。民。其。言。其。事。多。不。以。諒。故。性。善。之。學。說。人。鮮。有。信。之。者。庸。詎。知。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孟。子。曰。君。子。不。諒。惡。乎。執。信。也。諒。也。皆。性。善。之。實。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則。孔。孟。之。學。派。縱。見。阨。於。一。時。百。世。而。下。其。

將。盛。行。於。大。九。州。以。訖。天。地。之。際。乎。



孟子新讀本第七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盡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張子云。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朱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張氏云。盡其心者。格物致知。積習之久。私意脫落。萬理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也。盡得此體。則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知性之所素具於我者。則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矣。

愚幼時讀先儒語錄云。學問之道。必先盡其心。能盡心然後能知性。因謂盡心在知性之先。及讀本節朱注云。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則盡心又當在知性之後。蓄疑者二年。後質之於業師王紫翔先生。先生云。知性即窮理。玩朱注云。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是惟知性然後能盡心。又云釋氏先盡心後知性。吾儒先知性後盡心。愚乃恍然於盡心者。盡其萬物皆備之體也。知性知天。皆吾心之所包也。皆吾心之知也。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節祇是此義。知天者。論語所謂知天命也。五十以學易。故五十而知天命也。中庸自能盡其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所謂自誠而明者。

方云。孟子學問。四十歲以前。用在四十歲以後。功四十歲以前。用在四十歲以後。齊梁不用而歸。在深造自得。博學反約。上用盡。故至老年則盡。心知性以知天。不僅知言也。已。存心養性以事天。不僅養氣也。已。

無非吾心中固有之體也。然則心之爲用微矣哉。亦廣矣哉。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張氏云。人雖能盡心之體。以知性之理。而存養之未至。則於事事物物之間。其用有未能盡者。則心之體未能周流而無所滯。性之理亦爲有所未究也。故必貴於存心養性焉。存者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養者全之而弗害也。存之養之是乃所以事天者也。程子云。事天者奉順之也。若是而久焉。則有以盡其心之用。而無拂其性之理。而天之道亦備於是矣。

羅氏羅山云。不知天固無以盡事天之功。不事天雖知之亦奚以爲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知行並進也。

愚按張子西銘云。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心養性當自內省不疚始。張子又云。子時保之子之翼也。翼敬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注此節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蓋存其心者。操持功夫多。所謂于時保之是也。養其性者。涵養功夫多。所謂樂且不憂是也。仁人者。事親如事天也。易傳曰。後天而奉天時。斯善事天者也。若徇欲以放其心。害物以戕其性。則獲罪於天矣。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當與此節參看。學者用存養之功。當始於平旦之際。詩云。昊天曰明。又曰。明發不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時最爲純粹。天地生物之心。具在於是。及是時而存養之儼乎。其若思。諒然而無不善矣。張子以爲。卽夙夜匪懈之旨。洵有味哉。洵有味哉。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注。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張氏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言。死生不以貳其心。惟知脩身以聽天命而已。脩身之事。即其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之見於躬行者也。所謂立命者。所遇係於天。而脩德在乎己。係乎天者。不可以人力加焉。脩其在己者。以聽天之所爲。則無在不得其正。所謂立命也。

羅氏羅山云。妖壽不貳者。知得天下之理。具足吾心。雖死而此理未嘗缺。雖壽而此理未嘗加。或妖或壽。皆當有以盡其道。而後無愧。此生此知天之至者也。脩身以俟之者。非徒俟死而已。吾身一日未死。吾身即有一日當盡之道。吾盡吾道。不使此生之理稍虧。或生或死。一聽於天。此事天以終身者也。妖壽不貳。脩身以俟。此即其所以立命處。蓋既知得此理。毫無疑似。而在貧賤則盡處貧賤之道。以自立於貧賤。在富貴則盡處富貴之道。以自立於富貴。在患難則盡處患難之道。在安樂則盡處安樂之道。以自立於患難。安樂。雖至死生之際。絕不以之易其操。任他位置。皆能有以自立。撐持名教。扶維綱常。此正君子立命之學。以義理爲主。氣數不得而限之也。觀乎此。可以知聖賢之全功矣。

愚按。張子西銘云。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立命之學。當法曾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所以脩身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亦所以脩身也。妖與壽不貳。其志也。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也。人不能與天爭。而有時不能不與天爭。不與天爭者。安命也。立乎命之後者也。不能不與天爭者。欲以造命也。立乎命之先者也。又按心性之辨。至不易明。愚幼時讀陸清獻學術辨覺其剖析最爲分明。其言曰。人之生也。氣聚無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蓋清獻本意在於闢陽明之學。而吾人因此則可以辨心性之同異。而究其精微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朱注。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羅氏羅山云。吉凶禍福。皆有正命。居心立身。準乎義理。無求吉與福之心。而吉福自降。此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持身處世。不悖法度。無召凶與禍之端。而凶禍適與相值。此莫之致。而至者。亦正命也。順受其正。不特凶禍當順受。即吉福亦當順受。吾盡吾道。雖患難貧賤。死喪皆能有以自立。此順受乎凶禍也。幸值乎吉與福。當思所以承其吉福。蓋富有富之道。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不自滿溢。是為順受乎富貴。則有貴之道。立政教。維風化。靖共爾位。惟恐失墜。是為順受乎貴。壽則有壽之道。在。世。一。日。盡。一。日。之。職。在。世。百。年。盡。百。年。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是。為。順。受。乎。壽。不。然。雖。富。貴。亦。為。倖。致。壽。考。亦。徒。不。死。天。之。所。以。厚。吾。生。者。皆。虛。擲。矣。尚。得。謂。之。順。受。哉。此。章。恐。人。以。凶。吉。禍。福。一。切。委。之。於。天。而。不。盡。人。事。以。聽。之。故。孟。子。聲。聲。言。之。欲。人。盡。脩。身。之。功。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朱注。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愚按。立巖牆之下者。約有二等。一為毫無意識者。一為自賈其勇者。而其為徼倖嘗試則一也。天下希圖徼倖之事。皆謂之不知命。孟子特舉巖牆以為例焉。爾近人倚賴富貴。自蹈危機。冰山一倒。己身隨之而墜者。何可勝道。皆立巖牆下之類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謂盡其道而死矣。然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可見盡道者。尤視乎義之所宜。體其受而全歸道也。殺其身以成仁。亦道也。周孔顏曾。盡其道者也。夷齊龍比。雖陽文山。亦盡其道者也。皆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人分父母之遺體。以生。何至干犯法紀。竟有桎梏而死者。傳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不孝之至棄天之命者也近世青年之士未能開道或擇交不慎或素性乖張意氣紛岐自蹈刑辟而在上者無哀矜之心惟以羅織爲事以致羅桎梏而死者聯踵矣此可痛之甚者也吾惟勗學者以讀孟子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凡求之一字祇可自求於我而不當有求於人學問行誼在我者也富貴利達在外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與舍在一心而已矣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張氏云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富貴利達之謂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之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

愚按此章即先立乎其大之說亦即天爵人爵之說也求在我者先立乎其大脩其天爵也求在外者脩其天爵以要人爵也近世之人不知安命之學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營營擾擾終日爲無益之事即終身爲無益之人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魂魄也求在外之心勝則魂魄離矣甯不大可痛乎愚嘗立二言以自勗云身不爲無益之事心不爲無益之思夫不爲無益消極之說也吾身心性命之中最有益者安在求仁義道德而已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之知良知也人之能良能也良知者無所不知者也良能者無所不能者也惟人之靈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儒者之道所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極其功用之全皆爲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內也然而知能常有窒焉者則氣質之嗜欲塞之也孟子於人之知能既錮既塞之後特喚醒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欲復其萬物皆備之體莫要於窮理窮理則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由是充周不窮開物成務乃能使之各得其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易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不歸之至聖而必歸之至誠蓋誠者天之道也天以生生爲心實以至誠爲心（說見離婁篇）故凡人之能誠者天必愛之護之不能誠者天必惡之滅之裁者培之裁者誠也傾者覆之傾者不誠也凡天所愛之護之者人亦愛之護之天所惡之滅之者人亦惡之滅之不獨一人之性然也千萬人之性皆然也不獨人之性然也國之性亦然也揆之毫髮而不爽者也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誠者不欺而已矣反身之事非一端而必自無妄言始無妄言則世無詐僞而天下和而治凡不欺之人在天下人未有欺之者也然則反身而誠者不獨誠於一身而且推及於天下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樂莫大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恕者如心之謂也仁者相人偶也（見說文猶言人相偶）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因一人而推及於二人因二人而推及於千萬人其心無不同也故曰仁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何謂譬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是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謂強強者勉行之謂亦有強制之義如母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是也爲仁之方即求仁之道也生人之大患在乎有己而無人有己無人則事隔閡而爭殺起推厥所原由有形骸則有血氣有血氣則有爾我有爾我則有爭奪此不仁之人所以不絕於天下者皆有己無人之見致之也孟子知恕之難行也故曰強恕又欲明仁之非遠也故曰求仁莫近焉蓋恕者仁之基也有立人達人之願則民胞物與老安少懷之道在是矣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愚嘗謂經書中
用不字有最奇
者如易繫辭傳
不恥不仁論語
不憤不啓兩節
均極奇變此章
三句四取字特
因此可悟用字
變化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故凡事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皆當窮之以至乎其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皆謂道也而不知者尤可憐也自其精者言之愛親敬長交朋慈幼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自其粗者言之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謂凡民也此所謂庸衆也蓋甚可憐也且夫人生世界之內智愚之分在知覺運動而已禽獸之最蠢者有運動而無知覺其稍靈者則有知覺焉其最靈者則知覺之分數愈多焉唯人亦然其至愚者知覺最少其稍智者知覺漸多焉其聖者則得完全之知覺焉彼其知覺有出於天者有由於人者有稟質清而利欲窒塞之者有稟質濁而學問開通之者在人之自勉耳自世衰道微人皆昏昏然悶悶然有運動而無知覺求一知道者而不可得幾何不肖而爲禽獸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愧恥之本心也人生當世孝弟忠信禮義以廉恥爲歸宿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人道之以有恥爲重猶日用之以衣食爲重也人乎人乎何爲而無恥乎吾思人雖至愚至不肖至猛至悍然苟闔戶而詔以廉恥之道或令其清夜自思未有不面赤汗下憬然悟者然而此良心發現之時何其少也以父母生我清白之軀甘下同於乞糲之齊人富貴功名之所在貨利之所萃不恤屈吾心磨吾骨以奔競之雖爲人厭爲人惡受人呵叱禍害及身猶戀戀而不舍或則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囁作種種之醜態以徼倖於萬一嗚呼可恥矣可恥矣平居意氣揚揚自命不凡見無志節之士痛詈之不遺餘力一旦入要津其卑鄙齷齪更有什百倍於他人者嗚呼尤可恥矣學者於此等無恥之事痛引爲大恥庶幾不至爲無恥之徒而羞惡之良尚不泯於世界乎

首節總冒次節
指巧滑者言三
節指頑鈍者言
僅五句文法有
變化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朱注。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張氏云。此章亦表裏前章之意。而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則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小人用機變之巧。飾其小慧。矜其私智。不本於誠意。而務為掩覆。機變愈巧。而良心愈斷。喪其為善也。則務竊其名。而無善之實。其有過也。非惟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安於自欺。而不卹是無所用夫恥也。

愚按。機變之巧。非指形器而言。乃指心思而言。人之心思。惟務取巧。必至於欺詐。陰險。穿窬。害人。而後已。故曰無所用恥焉。近時曾滌生先生有言云。客召殺。伎召殺。巧召殺。故凡人之一味取巧者。未有能善終者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張氏云。既不以己之不若人為恥。則終不若人而已矣。夫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此古人之所恥也。今人乃環視其身。無一可恥聞古者聖人之言行。顧己不能而無所動其心焉。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愚按。張氏之言。至為深切。然以較乎古人而言也。若推其意而衡之於今。則學問之不若人也。材智之不若人也。行誼之不若人也。推而至於文化之不若人也。武力之不若人也。風俗之不若人也。國勢之不若人也。皆可恥之。尤者也。中庸云。知恥近乎勇。惟知恥而後能愧。奮奮而後能自強。故欲求所以免恥之實。當知臥薪嘗膽之道矣。嗚呼。不恥不若人。則何有若人之一日乎。朱子云。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此說稍晦。宜糾正之。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

方云此論出處也且猶不得二句氣象雄傑

方云亦論出處也人知之二句是樂義二句是德樂義二句是失義二句是等力量故士何等以下是何等施為又云此文即可為後世贈序之祖

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張氏云在上者每自謙損不以勢自居固為賢矣而未若好善而忘勢之為善也在下者安其貧賤無慕於人之有勢者亦為賢矣而未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為深也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愚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不事不臣者非不願為世用也所以尊其道也夫無其道而妄自驕是謂之傲無其道而甘心屈己是謂之鄙故儒者必先樂道乃可以尊己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張氏云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歷聘之類意句踐之為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使求之於吾身而已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云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愚按易傳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无悶者所謂囂囂也若人知之而得意自鳴人不知而意氣頹喪則其鄙甚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朱注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此八字吾人所當遵守窮與達與吾性分無關也吾惟知有道義而已失義離道不得謂士或者曰處窮難於處達此說不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離之義也不失義其體也不離道其用也無二致也夫士人處窮困之境失其所守者固多然一入仕途名利引誘之讒諂面諛之人蒙蔽之其能不離道者千百中無一二矣此百姓之所以憔悴而世界之所以多亂也

窮不失義故士不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不得已謂不失已不失望謂民得遂所望二者相因民不失望正由於不得已而民不失望者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澤加於民者謂匹夫匹婦咸被其澤也脩身見於世者謂著作名山以淑萬世也或者曰獨善其身非也士皆獨善如天下何故必以兼善為務此說不然古之賢士必先隱居以求其志潔白乃心而後可以兼善天下若以兼善為藉口淺露表暴釣弋名利是己身先處於不善之地遑能兼善天下乎故士之能兼善者必其能獨善者也其不能獨善者皆無兼善之道德學問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羅氏羅山云義理盡人所同氣稟則豪傑獨異故能不待於教自能奮發有為然凡能興於有文王之時即可興於無文王之

方云此章與一鄉之善士章於無文猶與之志懷取善向友之心焉有不配古人之理

時聖賢之書具在方策義理昭著無少蒙蔽誠使痛自砥礪奮力向前致知以擴其識力行以踐其實人一己百有志竟成今

此章氣象雄傑
讀之令人奮然
而起然以有恒
心為貴故七篇
之書不可不常
讀也

方云首節分王
霸次節申明瞭
瞭氣象三節推
出所以致民瞭
瞭之故豈曰小

日之凡民自不難為異日之豪傑又何必待文王而後可與哉
愚按此章孟子自道也先儒云人當轉移風氣不可為風氣所轉移近儒云人當為造時世之英雄不當為時世所造之英雄
夫豪傑之士豈天生哉在乎自為之而已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朱注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

顧氏亭林云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云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愚按古之王者非不使民也非不殺民也然而不怨勞不怨殺者何也以佚道使民其所以使民者為民也以生道殺民其所以殺民者為民也善為政者本仁義之心一舉一動無非為民則何有於怨後世人君因一己之私而使民因一己之私而殺民於是乎民多怨多怨而天下之亂於是乎起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張氏云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欣樂之故曰驩虞如也王者之化遠且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

補之哉贊王者
卽所以黜霸者
一筆作兩筆首
尾相顧神完氣
足相顧神完氣
此章精微廣遠
氣象萬千孟子
晚年有此等文
字秦漢而下豈
能幾及

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故曰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張氏云殺之而不怨者以生道殺民也利之而不庸者以義為利而莫見其利之用也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薰陶長養之深有以變其俗而莫知其然也

愚按讀此節令人神往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然而王者經營擘畫之心蓋甚苦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愚按過化存神不必言之過高蓋此節實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二節及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義相通聖人大德敦化使萬物各得其所是謂所過者化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之發皆中節是謂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即所謂天地位焉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羅氏羅山謂天地所不能為者亦必俟人事以裁成之如天與民以田里穀粟使遂其生而分田制里則必待乎王制天與民以仁義禮智以為性而講學明倫則必待乎聖功此說極為平實蓋士君子生當世本有代天行事之責此易所以言裁成輔相書所以言天工人代也故謂此節為聖人精神之流形原無不可然若專言精神而不言事業要非實事求是之論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言而能仁。可謂優美矣。然猶煦煦者所能爲也。若夫仁聲昭著。必其德行實有以感動人者。曰入人深。蓋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三代以下尙政。三代以上尙教。法律家尙政。道德家尙教。夫政而能善。亦可謂優美矣。然不過政令之善而已。若夫善教。則涵育薰陶。能令一世皆底於善。故其得民。亦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夏日可畏。善政似之。冬日可愛。善教似之。然必善政立而後善教行。富教恒相資也。善政得民財。者政治秩然。百廢具舉。則財用自足。易傳曰。何以聚人曰財。大學曰。生財有大道。財者亦先王之所甚重。特貴乎生之理之得其道耳。善教何先。先於庠序。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申孝悌。明人倫。則有愛情於家庭。乃有愛情於社會。乃有愛情於國家。其漸摩觀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以民爲天。民以心爲主。先王之有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方云良知良能乃天德王道之發源發前聖所未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朱注。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陸氏桴亭云。中庸率性之謂道。率循也由也。今人卻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證。而學者不察。輒爲所惑。哀哉。又曰。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即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著。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此節注重一達
字如何能達其
功夫極精微極
廣大若不達
則應有此良知
也

張氏云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乎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為言也蓋如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則固莫非天理也然毫釐之差則為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乃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人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

愚按愛敬者良知之實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推言之至於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己也凡此皆良知之發也人生當世所以居心而接物者愛敬而已然則愛敬固生生之理而人道之大本也乃孟子言無不知而世之人蔽其本性竟多有不知者何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達之天下者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也孟子學問最重在一達字舉斯心加諸彼所謂達也擴充四端以保四海所謂達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無非達也此達字極有功夫自親親以至仁民自仁民以至愛物政治家皆當措之於實事自有其本末輕重之先後緩急之序非謂我有良知任其性之自然即可達之於天下也自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之說以教人後代宗風頗稱極盛然陽明良知之宗旨實與孟子不同劉靜山先生良知說陳定齋先生良知辨論之極詳劉子之言曰王龍溪所傳天泉問答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實為割裂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陳氏之言曰孟子之言良知本愛敬而言陽明之言良知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且陽明既曰良知即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己歧而為二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儒門所謂良知夫佛氏

本來面目。其果性耶。天理耶。又曰。良知一也。以妙用而言。謂之神。以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凝聚而言。謂之精。朱子曰。神亦形而下者。然則神也。氣也。精也。果性耶。果天理耶。陽明又曰。良知是是非之心。夫既以良知爲性。爲心之本體。而又單屬之。是非是五常。缺其四。而心體有不全矣。先儒以仁統四端。未聞以知統四端也。蓋陽明所謂良知者。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死徹生。無所不照。無所不覺。此禪宗所謂光明寂照。無所不通者。非此心知覺之靈。而何是。二家者可謂析之極。其精矣。然思有說焉。儒者脩道立教。期於救世而已。期於救人心而已。今之人。縱或徇欲害性。靡所不爲。然苟闔戶而詔以良知。未有不面赤汗下。而憬然覺悟者。以其良心之不泯也。陽明之提醒良知宗旨。在此其爲學之近於釋氏。無庸諱言。然其自治。也有以明心。而見性。其治人也。足以覺世而牖民。而其喚醒迷繆之人心。則尤爲切摯。是以陸桴亭先生讀傳習錄。亦有心開目明之說。陸清獻作學術辨三篇。以關陽明而湯文正終。未以爲然也。天下有真能爲姚江之學。而不流於匪僻之行者。吾則友之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朱注。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愚接此章之義。說已見第二篇。易傳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舜之取善。所以如此其速者。神而已矣。然所謂神者。非別有秘妙也。窮理之至精。而至熟也。居深山時。能取衆人之善。以爲善。故爲天子時。能集天下之善。以爲善。近曾滌生先生謂。每日須自檢點。取人爲善者若干事。與人爲善者若干事。愚謂取人爲善。談何容易。虛懷若谷。其先務也。然即有虛心好善之誠。而不能窮理。則有以不善爲善者矣。是故好善。天資也。窮理。學力也。二者竝

進其庶幾於舜乎。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朱注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愚按此章與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之義相通不爲不欲本心也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蔽其本心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提撕其本心也由所不爲不欲達之於所爲所欲擴充其本心也更有進者孟子此章特就遏欲而言爾若自存理言之人能於終日之間常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則於不爲不欲之事自然能拒絕之此以理勝欲之樞機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孟子此言欲人之清明其心也夫德慧術知豈必皆出於疢疾而孟子乃曰恒存乎疢疾者人當安樂之時則其心昏濁而無所激厲當憂患之時其心清明而常有所覺察也孟子痛乎安樂之徒其心營營擾擾其慧其知皆用之於不正而自窒其聰明也故曰恒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羅氏羅山云操心危是就自己檢點所以爲子臣之道惟恐陷於不是得罪君父慮患深是就禍變上深心密慮思患預防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爲達若止謂保身避禍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皆出於一己之私矣蓋盡忠盡孝臣子之所能爲者也至於禍變之來未可逆料幸而君父感悟子臣之心安不幸而不感悟亦惟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新安謂操心危而卒無慮患深而卒免患此說未當故朱子止以達於事理訓之也。

此章詞極猛厲
斬截所謂橫空
盤硬語也

方云德無慧是
頑空術無智是
誦詐操心危則
德有慧慮患深
則術有智達者
智慧也

愚按古有孤臣而不達者。屈原是也。不能避。斬尚之譖。古有孽子而不達者。申生是也。不能逃。驪姬之難。然則孤臣孽子。豈必盡達乎哉。孟子痛乎非孤臣。非孽子者。晏安。鳩毒。般樂。怠敖。愚蠢。昏蒙。絕無知識。勢必至爲人孤臣。爲人孽子。而後已。故言獨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深。見人之不操心。不慮。患必至爲孤臣。孽子之時。乃不得已。而始知操。始知慮也。然世之不爲孤臣。不爲孽子者。其亦知操心乎。其亦知慮患乎。操心矣。其能危乎。慮患矣。其能深乎。嗟乎。達也者。人事之當然。處世之要道也。而况當戰國競爭之局乎。而乃爲孤臣。孽子所獨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事是君則爲容悅。是但知有君而不顧其國者也。但知有君而不顧其民者也。但知有君而不顧其良心者也。然亦非真知有君也。知保富貴而已。豈不可畏矣哉。朱注云。阿徇以爲容逢迎。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諒哉。斯言。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張氏云。以安社稷爲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蓋功業一時之事。而良心萬世之彝。舍彝常而徇近利。君子不忍爲。故耳。故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生此民之理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方云此示人以抑
本分之樂而
人外慕之心
下章尤為前
所未發文之
粹更不待言

張氏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為天民。出而佐商。則為大人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亦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從者。此大入正已而物正之事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嗟乎。學之不傳。亦已久矣。

愚按此章與浩生不害章相類。所謂人表式也。大人為第一等。天民為第二等。安社稷臣為第三等。事君人為第四等。惟人自擇而已。天民大人非由於天成。乃由於學問。非關於功業。乃由於德行。士苟欲為天民大人。即為天民大人矣。安社稷臣。後世史書中尚多有之。而事君人者。則盈天下皆是。容悅而已。甚可羞矣。長君之惡。逢君之惡。正此輩也。孟子稱安社稷為臣。而稱事君者。為人見其對於國。對於民。皆不得謂之臣也。且曰。事君人。見其僅僅乎為事君之人。而其對於天下。則不得謂之人也。惟天下皆此等人。而國於是乎危。於是乎亡。雖然。世惟有好事君人之君。而後多事君之人。不然。彼小人者。何不可反而為君子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之志以王天下為樂者。也不得位則退。而求三樂。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生至難得之事。得之而不容忽者也。古人云。樹欲靜而風欲動。子欲養而親不在。父母俱存。其福最大。兄弟無故。譬諸手足。無所虧損也。此人生至難得之事。得之而不容忽其樂者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此章氣象廣大
有含天蓋地之
概而其氣則蓄
而不放其錄則
斂而不肆乃知
盡心一篇文字
實勝於諸篇也

事有不可對於天者。於是乎愧。事有不可對於人者。於是乎作。不可對於天。不可對於人。即其不可對於心者也。故愧作二字。皆从心。皆發於心也。如何而不可愧。在先存其平旦之氣。如何而不可作。在先去其害。人穿窬之心。能不愧。則吾浩然之氣。可。以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矣。能不作。則吾至誠之心。可以感孚萬彙而無所不慊矣。詩曰。尚不愧於屋漏。又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其庶。幾得此樂者乎。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聖賢之學。善世為先。而善世以教育為本。教育之道。非徒以傳吾學說。廣吾學派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舉為萬世開太平。俾世道人心。因吾之教。而維持焉。而開化焉。而進步焉。此亦樂之大者也。夫教化之行。非可強而致也。有。困於一鄉。一黨者矣。有困於一邑。一國者矣。曰得天下英才。則其為樂也大矣。非孔子孟子其孰能與於斯。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兄弟天倫之樂也。不愧不怍。學問之樂也。教育英才。淑身以淑世之樂也。昔者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然則聖人與三代之英。將以求大道之行也。吾故曰。君子之志固以王天下為樂也。易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而不得位者。其有樂乎。斯三樂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論以齊王曰。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廣土衆民。可以為行仁政之地。故君子欲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猶易傳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可見君子之志以王天下爲樂也。後儒薄事功而重性理。以爲君子之於天下。若浮雲之過太虛。其說失之過高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張氏云。所性謂與生俱生者也。天賦是性。則有是分。然人之不能盡其分者多矣。惟君子爲能全之。故道行乎天下而無所加。獨善於一身而無所損。分定故也。

愚按。士有名分有位分。有性分而性分爲特重。分之有尊卑。猶量之有大小。販夫販婦得一金而莫知其所措者。亦其分也。俗士鄙人縈情於境遇。終身莫之舍者。亦其分也。君子尊其性。然後能高其分。或問尊性當奈何。曰。不以富貴利祿動其心。斯可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朱注。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羅氏羅山云。仁義禮智。盡人同具。豈獨根於君子之心哉。性猶果之仁也。根於心。猶果之種於土。而根莖深植也。生色則枝葉發於外矣。衆人之理。非不全具。而氣拘物蔽。生理爲之刻斷。如果種之不得其地。人又從而踐踏之。或有全不生根者。或有根旋生而旋壞者。故衆人謂性具於心。則可謂其根於心。則未也。君子氣質清明。物欲不得而蔽之。此理具足。無少虧壞。如果種

於沃士根發於內枝葉自暢於外是以生色昭然無所勉強也然而衆人之性一君子之性也雖爲氣拘物蔽此理究未嘗亡苟能猛下工夫無自戕賊則根心生色之效亦可以馴致矣
愚按四體不言而喻猶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容中道不勉而中此蓋孟子晚年自道其所得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朱注已歸謂己之所歸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朱注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

陳氏蘭甫云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

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安否日中又至亦如之日暮又至亦如之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大孝之至虞舜而後一人而已養老之政所以教民孝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爲政治中之經畫而其本意則在於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可見文王之民無有不孝者矣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和氣積於寰區而後政治理政治理而後國可長久也明王以孝治天下惟文王足以當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無凍餒之老者其爲錫類也大矣厥後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報之者夫豈過哉夫孝教之所由生也政治之根源也後世政治家但知政教之並重而不知教之當寓於政政之當本於教人君有能以孝爲治繼文王而興者乎予日望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趙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

愚按此言開源之法也易其田疇爲政者非獨田疇當易也惟中國以農立國故以田疇爲本事爾薄其稅斂非獨田地稅當薄也亦舉一事以爲例爾凡生利之區無論何事皆當薄其稅斂於是民力紓而民日富財用日足孟子曰民可使富也未嘗曰國可使富也蓋富民正所以富國也此理財之要旨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方云水火一喻
亦飛舞
意既生新筆勢

方云通章用喻
正面只一兩筆
方得形容不測
之神內涵精采
不露而人自見
其淵然之光蒼
文然之色是為至

張氏云食之以時。食民之力。則以其時。如樂歲寡取。而凶年糞其田。而不足。乃取贏焉。則非以時矣。用之以禮。如城郭宮室宗廟祭祀幣帛饗殮。百官有司之類。是其用之不可闕者。而莫不有制焉。所謂禮也。孟子之所謂理財。蓋如此。愚按此言節流之法也。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謂生利者多。分利者寡也。食之以時。則食之者有制矣。用之以禮。則用之者當理矣。此皆言分利之有節制也。易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為義。非特可以省財。抑且可以養德。易傳又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凡此名言。俱係經濟原理。後世味焉。日以搜括吾民為事。而民日貧。而國亦日貧。而天下乃日亂。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慕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裁成經制之道。盡矣。水火民之所最貴也。乃轉而為賤者。至足故也。菽粟足而民皆興於仁矣。或謂此蓋孟子先富後教之意。愚謂不然。孟子此言。蓋謂民有為善之資。皆樂於行仁爾。若夫民不可一日無教。猶不可一日無菽粟也。聖賢於富教兩端。實有兼行並進之道。古人稱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言其期限大略如此。非謂生聚之時不教。訓教訓之時不生聚也。倘必俟菽粟如水火。而後教吾民。恐無是理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朱注。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井甕不可以語
於海者拘於虛
也曲士不可以
語於道者束於
教也讀莊子秋
水篇亦有此等
境界

凡人著書少年
時每多發皇氣

觀也。

張氏云。莫非水也。而海為之。至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難以進於前矣。莫非言也。而聖人為之。至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道術者皆難以進於前矣。以其至而不可有加故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朱注。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張氏云。此章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無窮。蓋欲知聖道之大。當於其無窮者觀之。而未又言志於此道者。以實有諸己為貴。若能。有諸己積之久而後其無窮者可循而達也。

愚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聖門之學。成章為貴。成章者。成文章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滋乎。不言道而言文者。道必寓於文而始顯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必麗於器而始見。文章器之最華者也。是故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之無文章則行之不遠也。達字有由。近及遠之義。達其意。達其理。而後達其道。而後達之天下達之萬世也。然則成章者。聖賢傳道之根源也。顧不重哉。若離文章而言道。非失之空虛。即失之鄙俗。終於不達而已矣。或問後世學者如何而成章。曰。先讀孟子。次讀諸經。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象至中年則漸
 續密而晚年則
 更收斂而精鍊
 矣孟子前三篇
 文極發皇其中
 尚不有枝辭
 四五篇純粹
 密至告子篇則
 收斂矣至盡心
 篇則更精鍊以
 此章與首篇首
 章與六篇末輕
 尤精鍊之尤鍊
 矣而未節一問
 字尤所謂精義
 入神者也

古語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孳孳爲善者。惟恐不及之意也。吾始以爲舜大聖人也。不可幾及者也。乃孟子言。舜不過曰。孳孳爲善。可見舜不過於終日之間。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已。然則舜亦何難至哉。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古語云。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孳孳爲利者。亦惟恐不及之意也。吾始以爲蹠大惡人也。千萬中不得一二者也。乃孟子言。蹠不過曰。孳孳爲利。可見蹠不過於終日之間。惟利是圖而已。然則天下爲蹠者何其多哉。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朱注。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愚按此間字。最詳細。吾始以爲人皆有良心。利與善之間。至易判決。後乃知此間字。正不易判決。蓋利善交戰之界。即天人交戰之幾也。或初念爲蹠。而繼念爲舜。或今日爲蹠。而明日爲舜。或少年爲蹠。而晚年爲舜。反而言之。或初念爲舜。而繼念爲蹠。或今日爲舜。而明日爲蹠。或少年爲舜。而晚年爲蹠。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蓋至於喻而利與善之間。相去遂如霄壤矣。人禽之判。在此間也。可不懼哉。君子之學舜也。其於好善。無以尙之。其惡不善。如惡惡臭。而又操心以省察之。窮理以精研之。臨事剖決。無所係戀。終身於善。鏗而不舍。其斯以爲舜之徒乎。其斯以爲舜乎。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朱注。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已。愚按。楊朱爲老氏弟子。老氏之學。務在致虛守靜。養神自闕。不肯勞其心。以爲人。楊子傳其學。派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蓋自私自利之弊。必至於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趙注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

焦氏禮堂云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也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按此說極精審蓋古本作致於踵唐宋以後本誤以致於二字合爲一字遂作放踵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朱注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愚按執中二字見於古書此執字非固執之執乃操執之執言執乎過不及之中也貴乎有權以審度之易傳曰巽以行權巽爲風言隨時隨地而遷移也非窮理之至精者不足以語此若執中而無權則爲固執之執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朱注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又引楊氏云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愚按張氏謂執一者知一而不知萬愚謂不然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推十合一萬本於一一推爲萬凡知理一者必先知分殊者也執一者執其一偏之一而不知全體之一是以舉一而廢百吾故謂執一者非特不知萬并不知一

方云此章以惡執一三字爲主爲我兼愛易辨執中一層難辨非孟子不能發此微言

方云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是千
古人心病根語
意警切動人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不得食則飢，飢則甘食，愈甘食而愈不得食，乃奔走以求食而不暇擇，食人不得飲則渴，渴則甘飲，愈甘飲而愈不得飲，乃奔走以求飲而不暇擇，飲是悖乎生理而失飲食之正道也。於是乎害及口腹，以傷其生，人心甘富貴，乃奔走以求富貴而愈不得富貴，甘利祿，乃奔走以求利祿而愈不得利祿，憧憧爾思，失其天命之正，於是乎害其心，喪其名，以喪其身。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今世之人，揚揚然號於衆曰：我爲飢而求食也，我爲渴而求飲也不得已也，苟得飲食則廉恥不復顧也。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失其本心非人也。且夫天下飢者固多，然飢而死者百不得一也；天下渴者固多，然渴而死者百不得一也。能立乎其大，暫忍須臾，則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矣。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過於利害生死之間，能暫忍焉，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張氏云：易，介子石謂其所守之堅也。孟子斯言發明柳下惠之心，與夫子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同意夫以夷、齊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不屑就之風，疑於隘矣。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夷、齊之清可得而論矣。以柳下惠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其不屑去之風，疑於不恭矣。而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其所守之不可奪如此。然則柳下惠之和可得而論矣。蓋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其心非有所慕也，亦行其天理之當然者耳。故於小官有所不辭，至於爲士師，則三黜矣。彼雖三公之貴，無以易其堅守，則其於世果何所求哉？是乃和而不流，而爲和之至也。若執老氏和光同塵之論，與

方云此亦論王
霸之辨性之身
但論治學者心
術之際亦當以
此自省

物皆變而謂之師柳下惠是乃賊夫和之理者也然則欲知柳下惠者當於孟子斯言玩味之
愚按不以三公易其介與不卑小官事相因世之卑小官者高自位置及遇大官則向之所不屑為者皆不憚屈已以求之卑
鄙齷齪之狀態於是悉露此無他當其卑小官時其歆羨大官之思已隱中於其骨也人不可以有官骨有官骨則一日不可
不為官未官之前鑽謀倖進退官之後佻儻無聊而所謂介者乃掃地盡矣柳下惠所以為聖之和者正以其介所以立和
之體介以行和而後不流也此其所以為惠也而後世竊三公之位者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且曰我學和也我學惠也無忤
於世庶幾保我高位也噫嘻和哉和哉其可以為藉口哉惠乎惠乎其可以為藏身乎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趙注有為為仁義也軌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張氏云天下之事為之貴於有成譬之掘井至於九軌其用力亦勞矣若不及泉而止則亦為棄井而已夫士之為仁義固當
循循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臻而畫焉則亦不得為成人而已

愚按此與論語譬如為山章義相近有為者精神而已矣凡人作事所以半途而廢者非必其無恒心不善用其精神也大抵
學者無論為學辦事之次第約分三層其始貴有勇猛邁往之精神其繼貴有優游涵養之精神其終貴有貞固不渝之精神
夫然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掘井而不及泉者鮮矣若心不定志不堅氣不沈逞一閔之氣習而欲以有為吾恐其并九軌而未
能掘也夫以一國之學者終日為棄井終年為棄井終身為棄井吁我心惻矣天生我有用之精神果何為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朱注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張氏云堯舜性之者自誠而明率性而安行也湯武身之者自明而誠體之於身以盡其性也性之則不假人為天然純全身

方云久假不歸
二句可畏之至
初假時本體未
盡迷到後來習
慣成性直不認
得本來面目矣

之則致其踐履之功以極其至也。然而其至則一也。此生知學知之所以異堯舜湯武之聖。孟子特以兩言明之。而其所以聖者亦無不盡矣。

愚按假之者假也。固係假借之實。則假竊之也。固係假飾其行為。實則假襲其形貌也。故曰假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朱注歸還也。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愚按張氏云五霸暫假而暫歸者。也。五霸桓公為盛。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接踵而起。葵丘之會。殺牲載書而不歃血。亦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遽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孟子斯言。開其自新之道也。蓋張氏之意。以歸為歸宿之歸。如其說。恐開人作偽之漸。竊有未安。天下有誠而入偽者矣。未有可作偽以終身者也。張氏以堯舜為由誠而明。湯武為由明而誠。夫誠與偽不並立者也。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正所謂假也。偽也。惟其專以作偽為事。是以春秋時大亂而不治。卒成戰國機械變詐之世。蓋三代以下人心世道。所以日趨於偽者。實以春秋時為之樞紐。而皆由五霸有以提倡之也。君子論人。觀於心術之微。此仲尼之門。所以羞稱桓文之事也。愚嘗有言人君所最忌者。曰假士大夫所當深戒者。曰假國民所當深惡而痛絕者。曰假。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朱注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方云二句要言
不煩此是孟子
老年文字若在
萬章篇則有多
少發揮矣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張氏云：善乎孟子論伊尹之事也。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謂所存主處。伊尹受湯之託，居冢宰之任，而太甲初立，固已顛覆湯之典刑。惟伊尹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中，方是時，太甲在諒陰也。故徙之桐宮，廬先王之墓，側去國都而處郊野，使之動心忍性，而有以深思焉。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於桐耳。太甲在桐，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稽首奉而歸，毫焉伊尹之心，始終純一，以宗祀爲主，而拳拳乎太甲者也。太甲之克終，雖由其自怨自艾，以能改過而實亦自於伊尹之至誠無息，有以感格之也。然則伊尹之志，蓋可見矣。若無伊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則是篡亂之所爲耳。孟子斯言，所以垂訓來世者，嚴矣。

陳氏蘭甫云：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豈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膽氣固亘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

愚按：蘇子瞻伊尹論云：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渺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蓋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測其繇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者心術之微也。君子之心亦惟可盟諸天地，可對於天下而已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

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張氏云：伐檀之刺，蓋謂在上者無功德於民而享其奉，故以不稼不穡而得禾，不狩不獵而得獸者爲比。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脩於身，其居是國也，用之則民被其澤而安，富君由其道而導，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君子之教人使之由於孝悌忠信爲先也。忠信對言之，忠則存於己者無不實信，則待人者無有欺也。君子有益於人國若是其爲不素餐，孰大焉。

愚嘗有言：禍莫大於素餐，以農工商之脂膏汗血而士人假虛名安坐而食之。此天道人事所不容者也。君子居是國也，必自考其成績，其君用之其机，隄乎其貧弱乎？其子弟從之其桀，驚乎其浮誕乎？則宜奉身而退。若戀戀不去，則愧恥孰甚焉。夫食者世之所以濟我而我所以爲濟世之資者也。倘必如孟子之學問德行而後謂之不素餐，則天下誠無不素餐之人。然君子處世必當每日自省其所食與其所事，足以相稱而後可以仰不愧而俯不作。不然，素餐之禍吾見蓋不一而足矣。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顧氏亭林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鬲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百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

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愚按亭林先生之言。至爲深切。許氏說文云。士者事也。將以任天下之事也。乃戰國以來。士皆無事而食。甚至游談不根。析言破律。亭林先生又嘗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北方之學者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南方之學者也。於是游民之外。復有所謂游士者。嗚呼。恥己。

孟子曰尚志

張氏云。尚志者。以立志爲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也不主乎仁義。則偃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

愚按。吾人求學以立志爲唯一之宗旨。苟立志爲千古第一等人。即爲第一等人。若因循不振。悠悠忽忽。自甘下流。則吾亦未如之何也。己矣。程子謂學者不立志。直無可造之望。愚亦嘗謂今世學者。若不立志爲聖賢。而徒囂然自命。則亦無可造之理。然尚志而務空言。亦無當也。要在躬行實踐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愚按。殺一無罪。非仁也。充不忍之心也。若推勘至精深處。即如曾子所云。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皆不忍之心也。如是。則國民無負枉者矣。豈有殺人以利一己之事乎。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道非義。一介不以取諸人。足爲千古豪傑之法。則漢楊震却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者。更覺大義凜然。士未有不慎於所取。而能成學問事業者也。此節更當與持志養氣章參看。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而後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若稍有。不仁不義。行有不慊於心。則其氣餒而不能當大任矣。然則大人之事。皆吾天性中所固有也。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張氏云。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避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為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將必不受也。孟子以為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飾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其人得失淺深。可概見矣。四岳之舉舜。則曰克諧以孝。而已堯之降舜。以二女觀其嬪於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冀缺與其妻相待如賓。而曰季知其能治民。茅容殺牲先奉其母。而郭林宗知其可以成德。是亦善觀人者也。若仲子廢天倫而徇私意。以其小廉信其大節。烏乎可哉。

愚按此親戚謂父母兄弟也。左氏傳親戚為戮。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云。親戚既歿。皆指父母而言。讀此章益見人道以人倫為重。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朱注。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朱注。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斷制謹嚴是為法律家文字之祖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朱注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朱注踐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羅氏羅山云天下事惟各盡其道而已事有萬難兩全者必欲曲為全之必至違理而從欲非聖賢之用心也瞽瞍殺人在皋陶之道惟知有執而已殺人者死義本於天豈以天子之父遂棄法而不論斯時若為天子之父計思欲有以全之則法必不能全非士師之道也在舜之道則祇有逃而已朝廷之法必不可違愛親之心詎容稍間惟有舉天下而棄之竊負逃之海濱則天下之法已伸而愛親之心已全斯時稍有眷戀神器之意依回不去不舍親以就法則必棄法以全親夫以其父之故至天下之法不能行非所以為天子之道以不肯棄天下之故致令天下之法為吾父不能行又非所以為子之道也曰執曰逃此聖賢之各盡其道一無所顧慮其間所以為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愚按法者原於天者也情者發於天者也書曰象以典刑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皋陶之受於帝而實受於天者也是以

方云此亦可爲
記體會子固墨
池記用筆祖此

皋陶之心但知有法。法不可撓。雖天子之父亦不容以不執。天子不得而禁之。所謂司法獨立也。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是以舜之心。但知有父。雖天下亦所當棄終身。訴然而樂者。至情之不容已也。故法也。情也。皆天也。非人之所得而私也。法依於理。皋陶執瞽之論窮理之至也。情根於性。舜竊負而逃之論盡性之至也。讀孟子此章可以知法理之所從出。可以知情性之所由極。自後世有枉法之事。而天下於是無法。自異學有忘情之言。而天下於是無情。嗚呼。無法無情。而欲求世之大同。吾恐其愈行而愈遠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朱注。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愚按。人居高明之地。氣象即儼然不同。雖然。此特氣體之於異耳。曷足貴乎。孟子一見王子。而即感歎若斯者。蓋德盛仁熟。無往而非道德學問之思也。

孟子曰。

張氏云。第一節乃孟子初望見王子之時。而有所歎。以下乃孟子既見王子之後。退與門人講論者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張氏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亦多與人同矣。而王子若彼者以其居是勢位。不知所以然而氣體為之移也。况於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氣質所變當如何哉。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朱注。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愚按此章注重一居字。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以天地為廣居者也。天地萬物無不歸吾之位。育此心坦坦蕩蕩。廣大清明。而何踟躕之有乎。士大夫讀此章。既消其鄙吝之思。自無鄙倍之氣象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張氏云。此章言交際之道。夫徒食之而愛心不加焉。徒愛之而敬心不加焉。則與豕交。獸畜何以異。蓋人道之相與以敬為主也。

愚按戰國時養士。並雞鳴狗盜者而畜之。則其待士之禮可知矣。豕交。獸畜而猶戀戀而不去者。為利祿耳。嗚呼。儼然人面也。而乃甘同於豕與獸乎。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朱注。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恭敬之實。非必其天位。食天祿也。但觀其誠意之實耳。朱注拘留也。愚意留者自留也。拘者人拘之也。恭敬無實。不過周旋世故。貌合神離而已。是非其本心之自留也。爲人所拘也。爲利祿所牽。乃爲人所虛拘也。曾君子而出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張氏云。告子謂食色性也。此爲舉物遺則。混於人欲。而莫識天理之一源。若孟子謂形色天性。而繼之以聖人踐形之論。是爲物則兼具者矣。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之爲言。履踐之踐也。蓋二五交運而賦形。萬殊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有是性。則具是形。以生人。雖有是性。然不能盡其道。則形雖人也。而其質莫之能踐矣。惟賢者則求以踐之。脩其身。所以踐形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爲不如是。則爲墮廢天之所命。無以爲人之道。而失其賦形之理。故也。然踐之非聖人。莫能盡。蓋人之道。至於聖人。而後無所虧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性則可以踐形矣。蓋形之外。無餘性也。或以此章首云。形色。而其後止云。踐形。爲疑。蓋形之有。色亦其自然者耳。能踐形。則仁義禮智。充於內。而粹然。生色於外。蓋亦無不盡矣。

陳氏蘭甫云。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孫奭正義。係宋邵武士人。假託見朱子語錄。又四庫提要言之甚詳。如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日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

愚按。自程子有義理氣質之說。後人言性者。多高談義理。惡言氣質。不知人有耳。即有當聽之。則有目。即有當視之。則有口。即有當言之。則以及足。容重手容恭。無非天則也。人若舍形色。豈能爲善言性者。詎可惡言氣質乎。張子西銘云。其踐形。惟肖者也。肖者肖乎天也。曷謂肖乎天。喜怒哀樂之得。其中猶春夏秋冬之得其時。風雨晦明之得其節也。故曰。惟聖者能之。然則欲

盡乎爲人之道者。正當於形色中求。天則不當於虛無處求。靈明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張氏云。喪服之制。本於人心之不可已者。聖人節文之而爲之中制。所謂天理人情之至者也。而宣王乃欲短之。則其良心之陷溺亦已甚矣。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朱注。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張氏云。孟子以紵兄之臂爲喻者。知紵兄之爲非。則勿爲可也。而謂之徐。徐是亦紵之而已矣。先王之制。不可及也。三年之閒。賢者視之。如白駒之過隙。特以制禮之中。不敢以有過耳。若於此欲有所損焉。則爲廢禮而不仁矣。故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夫使其知孝悌之所以然。則爲弟者。其忍紵其兄乎。而爲人子者。其有不三年者乎。所謂教之。孝悌者。亦即其良心而感發之耳。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朱注。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張氏云。孟子意以爲。王子有父。在有君。母在。王子欲服其母之喪。而禁之。使不得伸。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謂雖加一日。猶愈於已。以王子之心。欲終之。而弗得。遂其志。故爾。若宣王之服喪。則孰爲之禁哉。莫之禁。而弗爲。則三年之制。雖一日不可以有損也。

愚按。三年之喪。稱情立文。以爲之制。發於人心之所不容已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所以報之者。不過如斯而已。曾子曰。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三年之喪。而短其期。是不可復者也。夫欲終之。而不可得其心。可哀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其心可原也。莫之禁。而弗爲。其本心果安在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育之術。千變萬化。孟子所謂教者五。不過舉其大綱耳。非必盡於是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張氏云。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坼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人。其察之精矣。於其時而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爲。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張氏云。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成。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雖其天資所禀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愚按。成字。達字。甚有味。德字之義。从直。从心。直道之人。最爲近道。所貴有以成之。財字與材通。譬之樹木。方在生長。雖有凌霄蔽日之資。無由迅發。所貴有以達之。成者。優游涵泳之義。達者。曲暢旁通之義。

有答問者

張氏云。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張氏云。所謂私淑艾者。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於身而觀者。化焉。凡動容周旋之間。無非教也。君子之善治其身。非爲教人也。身脩而教在其中。成己成物之道也。

羅氏羅山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上四等。其品有差。是以門者定之也。有私淑艾者。其中品詣不一。有竊用其善言善行而成德者。有因其議論行事而達才者。有參考詳辨如相答者。有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遠接其道統者。是亦教澤有以及之。故皆云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言教人之法。易臨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習教事。所以思所以習者。皆研究教人之法也。自

學者而言之倘軼乎五者範圍之外而放焉而惰焉而浮焉而誕焉而蒙昧不率教焉則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道者中庸而已無所謂高也不必震驚其美也更無所謂若登天然而不可及也惟學者不知殫心以求道而道乃終不可及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朱注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愚按聖賢教人無枉道自貶之理若廢其繩墨變其彀率則不成為教矣後世教者因學人之憚於深造動輒遷就降格以從之曰求淺求淺馴至規矩繩墨蕩焉無存稍課以高深之學理即茫然而不省學術日陋程度日卑屈子曰固時俗之工巧今循規矩而改錯自無異於自窒其智識自就於淪亡也悲夫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張氏云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理義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可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為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賢之言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其所謂繩墨彀率者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而先起求躍之意則是蘄獲助長為害滋甚矣

愚按是所謂師範也愚嘗謂禮記學記一篇為後世師範之權輿其中至精之言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者謂示以道塗而不牽引之也強而弗抑者謂雖勉強之而不抑其志意也開而弗達者謂開其端而不竟其緒也皆所以養

其自治自覺之力也。教育之道發之盡則學者將至於不思故以開其自治自覺之機為貴引而不發即俾其自覺之機也。躍如者即學者之自覺也。非虛無縹渺之道也。中道而立不抗不卑之道也。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仰而企。聖人設教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博化正在於是。能者從之天下皆能者也。惟自安於不能而自棄其能則終於不能而已矣。上章言教人有因材施教故天下無棄人此章言教人無自貶之道故國民可進化。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張氏云天下有道則身達而道行所謂以道殉身也天下無道則身退而守道所謂以身殉道也道之於已不可離也故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身殉道者可見潛龍確乎不可拔之意蓋處無道之世為難也

愚按以道殉身言以道隨乎身而不離惟恐或失其道也以身殉道言以身隨乎道而不舍惟恐或失其身也乃不曰從曰隨而曰殉者朱注謂殉如殉葬之殉以死相從而離也其說至為切實孔子曰守死善道以死善其道即以身殉道也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與此節亦互相發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朱注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愚按以道殉乎人者李斯是也以身殉富貴以身殉利祿乃至以身殉五刑迨乎將死而始悔晚矣嗟乎以身殉道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道殉人者棄道滅身遺臭於萬年揆厥所由特不過一念之差耳豈不可懼也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注。挾。接也。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按。接持也。言挾持也。

張氏云。受道者以虛心爲本。虛則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消弭之。其庶幾乎然。則孟子之不答。是亦誨之而已矣。

愚按中庸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也者。輔學之不逮。發學之所未明者也。乃所以求學也。若意之不誠。豈求學之道乎。雖然。後世更有挾意氣以凌師長者。則獲罪尤大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張氏云。此觀人之法也。人之秉彝不可殄滅。故其日用之問。有不可已者。焉有所厚者。焉皆其良心之存者也。不可已者。如哭死而哀之類是也。所厚者。人倫之際是也。若於其不可已而已。焉則之人也。何所不已乎。若於厚者而薄焉。則之人也。何所不薄乎。已則生理息。簿則恕道亡。是殘賊陷溺其心之甚者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

張氏云。天下之理。進之銳。則退必速。蓋不進則退矣。其進之銳者。即其所爲退之速者也。庭燎之詩。始而夜未央。中而未艾。終而鄉晨。君子於其未央也。則知其必至於鄉晨也。此三者。雖觀人之法。而亦自治之要也。

愚按孟子傳子思之學。發明中庸之道。此章乃言太過之弊。或謂上節係不及之弊。非也不可已而已者。己之太過。拔一毛利。

天下而不爲楊氏之學也。所厚者薄薄之太過。墨氏之學以薄爲其道也。進銳退速。君子之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孟子於逃楊逃墨之徒。皆思有以受之。而於爲學之助長躁進者。則更欲引之於中庸之道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世衰道微。聰明之士。既皆流於異學。而忘本。而吾人之爲政治學術者。皆以求進太速。其升愈驟。其墮愈深。以至學問事業。皆廢於半途。此尤聖賢之所深憫。而思有以切戒之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張氏云。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未嘗不相須矣。夫君子之於物。無不愛者。猶人之一身。無尺寸之膚。而非其體。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然曰愛之而弗仁。何也。夫愛固亦仁也。然物對人而言。則有分矣。蓋人爲萬物之靈。在天地間。爲至貴者也。人與人類。則其性同。物則各從其類。而其性不得與吾同矣。不得與吾同。則其分不容不異。仁之者。如老其老。幼其幼之類。所以爲交於人之道也。若於物而欲仁之。固無其理。若於人徒愛之而已。則是但以物交而人之道息矣。故程子曰。人須仁之物。則愛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一本而循其分。惟仁者爲能敬而不失也。

愚按此所謂等也。平等之說。實始於墨氏之愛無差等論者。因欲以家庭之愛情。移之於社會。社會之愛情。移之於國家。不知家庭自有家庭之愛情。社會自有社會之愛情。國家自有國家之愛情。其說固已淺陋矣。至欲以親親之事行之於仁民。仁民之事行之於愛物。則尤不通之甚者也。夫親親。仁民。愛物。皆發於不忍之心。所謂理一也。然親親有親親之道。仁民有仁民之道。愛物有愛物之道。各有其等差。而不可越。各有其秩序。而不容紊。所謂分殊也。夫人道。天地間之最貴者也。然言人道。而至於無別。將以施之於父母兄弟者。施之於途人。無論其理之不可也。其事豈可繼乎。近世墨氏之學。盛行平等之說。尤熾。吾惜

其不讀孟子也。夫孟子之學說所以維人道於不敝者也。

又按親親仁民之道。第一篇桓文之事章。第二篇不忍人之心章。言之甚詳。而愛物之道。極宜研究。說者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即愛物之道也。彼動植物。惟不能言耳。其痛苦之情。無異於人也。故當有以體之而恤之。此仁人之言也。吾人所當遵守者。然愚嘗謂愛物不但愛天然之物。更當愛人工之物。老子曰。聖人善救物。故無棄物。此物字即指人工物而言。人工物有萃數十人。數人之力而成者。有盡數十年數年之力而成者。即使爲一人之事。數日之功。亦必竭其心思。手足辛苦艱難。而後成我。能造是物。固當愛是物。我不能造是物。尤不當不愛是物。故夫率意毀壞人工物者。皆養成其殘忍之性者也。彼人工物亦惟不能言耳。其所以愛之護之而補救之使歸於有用者。與動植物一也。是故聖賢之愛物。自有情之物。推而至於無情之物。夫然。故天下無棄物。乃可謂之愛物。然則愛情之在天下。何往而不普及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張氏云。聖人之道。有綱有目。有本有末。非若諸子異端之漫而無統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固有所不知者。如百工之事。堯舜豈能盡知乎。惟能急先務。故其知無不周焉。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如博施濟衆。堯舜固以爲病矣。惟其急親賢。故仁無不被焉。皆以急爲言者。以言其所當先者也。

愚按。當務爲急。所以爲智。不廢精神於無用之地也。急親賢。所以爲仁。不令小人間之也。堯舜之急先務。正德利用厚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堯舜之急親賢。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也。若徒泛濫其知。而凡事不能提綱挈領。焉得智。小人進用好惡乖違。焉得仁。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朱注。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放飯。大飯。流斃。長斃。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愚按。不知務者。日多則政治日壞。饑饉之薦臻也。流離之載道也。不察也。乃猥而問牛喘。見漢書丙吉傳。千謁之接踵也。賄賂之公行也。不察也。乃下而撫瑣節。耗數年之心力。研究無益之事。皆可寶之時光也。何其不知務也。竭億萬之貲財。以供無益之用。皆百姓之脂膏也。何其不知務也。泊乎後世。闕冗淺妄者。流專欲以章程條例治天下。壹意毛舉細故。察察爲明文。網愈密。飾僞愈甚。而天下益以多故矣。嗟夫。不知務而至於斃其性。汨其性。不仁不智。是人役也。

孟子新讀本第七篇下

唐文治蔚芝甫著

盡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或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氣數之當然也天道也吾謂此非數也實理也天下之理有感斯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殺人之子弟者人亦殺其子弟人道貴乎恕我不以恕待人人必以恕待我則所謂天道者皆人事也天不必設一網也而人自罹之天不必設一局也而人自入之大易盈虛消息之數非造物者安排於其間也而人自曲折迷惑以赴之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皆感應之理也然而庸人不悟也則喻之曰天道云爾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哀哉王之子弟也哀哉王之民也夫惠王必不忍死其子弟也至於大敗則亦已矣而必欲復之者疑我兵之或不用力忌我

將之或不用命也。於是驅其最親信之子弟以監督之。而子弟死矣。天下疑忌人者。人亦疑忌之。天下欺罔人者。人亦欺罔之。一人之疑忌。必不敵天下人之疑忌也。一人之欺罔。必不敵天下人之欺罔也。此乃所謂恕也。所謂公理也。所謂天道也。民之子弟皆糜爛而我所愛之子弟。乃不覺驅而殉之也。此所謂殉者。殉千萬人之性命也。惠王送以殉之也。楚靈王篡上自立。作福作威。至於乾谿之難。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余乎。其僕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弟多矣。能無及此乎。靈王至於將死。而其惻隱之心始露。其是非之心始明也。哀哉。而惠王乃曰。願比死者一洒之。則至死而猶不悟矣。哀哉。王之子弟也。哀哉。王之民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朱注。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注。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愚按。孟子此章發明戰之必出於義。如其義也。敵國相征。如湯之征葛。西伯之戡黎。皆義師也。如其不義。即上伐下。亦不得爲善。春秋時諸侯皆以私意之喜怒而興師。無出於義者。故曰。敵國不相征。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趙注。書尙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問。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趙注武成逸書篇名言取其兩三簡策可用者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張氏云仁人蓋無敵人以至仁伐至不仁天人應之又何待戰鬪殺傷之多也。以是知血流漂杵之言為不足信者矣。戰國之際日以干戈相尋糜爛其民而莫之卹意者血流漂杵之言未必不為藉口耳。雖然詳味當時武成之所記特以形容紂有如林之衆離心離德前徒倒戈自攻其後而有漂杵之勢用以足周之無敵然而漂杵之言則不無過矣。學者讀書要當默會其理若執辭以害意則失之遠矣。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齋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曰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舂杵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杵本櫛字之譌謂盾也。凡為盾之木材必輕而製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為己甚之辭然亦後世尉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按賈誼過秦論云流血漂櫛楛即盾也即隱用血流漂杵義。

愚按書不可盡信為孟子特剋之論非豪傑之士不能發此言。在戰國時古書已不可盡信而况秦火之後乎。彼拘文牽義傳會穿鑿者何容想置其隊乎。雖然孟子曰取二三策而已矣。韓子曰辨古書之真偽惟能信古書而後能辨古書後之學者要在博學論世然後能廣其見聞高其學識亦毋因孟子之言而輕疑載籍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善戰者服上刑孰刑之天刑之也。天不能刑人則人刑之也。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孰罪之天罪之也。天不能討有罪則

起得突兀以下局勢尤極開展

人罪之也。且夫古之用兵者，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漢書藝文志載此三家，則善為陳善為戰，何嘗非兵家之要略。然而孟子痛惡之者，惡其以教戰為本務也，教貪罪也，教詐罪也，教戰大罪也。一人教戰，則千百人好戰；千百人好戰，則被其禍害者千萬人而不足，而其流毒之久而無窮，彼其以殘殺為快心，以戰攻為得意，日日言練兵，日日言自衛，少年血氣未定之士，靡然從風，侈口高談，兒戲生命，覺端一開，鋒鏑交於朝市，骸肉薄於郊原，民吾同胞，呼號滿路，而殘忍之性，漠然無所見聞，且詡詡自得，以為強國之計在是焉。至是而造物好生之心，漸滅無餘，旦夕之間，其性命其身家，其子孫皆與之而俱盡痛矣。夫蓋教戰者，天道之所深惡，亦人道之所必誅也。三世為將道家，且以為忌矣。曾明哲者而猶不悟乎。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斯言也，世皆以為迂矣。然而縱觀史策，不仁之君，未有能敵人而不敗者也；樂殺人之君，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好仁者好生也，好生則生氣翕聚，而天與之好生之德，感於民心，而人歸之，則天下未有能敵之者也。然而世且以為迂言也。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證之也。見其民之和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此引武王之事以證之也。見其兵之少也。革車，兵車也。三百兩，三百乘也。虎賁，武士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其心皆嚮我者也。我苟非大不仁，則未有背我者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皆我之赤子也。其飢其寒，其生其死，皆我之責任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宅爾宅，田爾田，終歲勤動，納賦稅以盡力於公家。

者也。何以使之斷脰而折足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家人父子驩樂嬉嬉，循分善良者也。何以使之肝腦塗地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至愚者百姓也。至誠者百姓也。一旦有事，至苦者亦百姓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事我者也。養我者也。我所衣者，百姓之指膺也。我所飲者，百姓之汗血也。我所食者，百姓之脂膏也。然而我之處心積慮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之秣馬厲兵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之勞師糜餼殺人如草芥而所過爲墟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食於百姓而原野食百姓之肉，我飲於百姓而川谷流百姓之血，皆爲敵百姓也。王曰：非敵百姓也。此真仁人之言也。此周武王之有天下，所以至八百年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世固未有敵百姓者也。然而世常有敵百姓者，也。嗚呼！我亦百姓也。世固未有敵百姓之人也。然而世之人則常有敵百姓之心也。竊願以斯言感其良心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征之爲言正也。此訓故字法。征从正字得聲也。正己之道，奈何修德行仁爲善而已矣。各正己而百姓甯矣。余嘗作善戰者服上刑論，已見離婁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以爲方員，不可勝用。規矩所以爲巧，巧即在規矩之中。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規矩也。道寓於器之中。學者即器而深思之，進而悟乎道，乃所以爲巧也。莊子輪扁之告桓公曰：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見天道篇。此所謂因器而悟，巧道也大匠與人規矩，即所以使人巧也。而其能巧與不能巧，則存乎其人。學者受規矩而不思，不爲或思之而不精，爲之而不熟，則終身不能以成巧。自周官考工記而後，藝學竟至中絕。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深有望於吾國之工業家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朱注。飯食也。糗。乾備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顧氏亭林云。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王氏船山云。衿。元衣也。王者袞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集注云。畫衣。衿衣。雖畫而衿不訓畫。且公侯之衣。亦畫而不得名為衿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咄嗟。天下有刺刃以殺其父者乎。無有也。有揮戈以殺其兄者乎。無有也。然而日日自殺其父。自殺其兄者。何也。殺人之父。即以自殺其父。殺人之兄。即以自殺其兄也。咄嗟。吾今而後知者。知之久矣。不忍言也。乃曠觀世界。殺其父。殺其兄者。不絕於耳。目至此而不忍不言也。咄嗟。非自殺之者。實自殺之也。一間者。間接也。天下無直接殺其父。殺其兄者。乃皆間接以殺其父。殺其兄者。也。咄嗟。好戰而敵百姓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轉瞬而人亦殺其父。也。殺其兄也。咄嗟。搜括而斂民財也。剝人之膚。椎人之髓。敵人之骨。吸人之血。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踰時而人亦殺其父。殺其兄也。咄嗟。曾子有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吾常謂反動力之在天下。如空氣然。無隙不入。是故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人惟嗜殺而使人之父人之兄宛轉哀號於吾槌刃之下。犴獄之中。庸詎知吾之父吾之兄亦將宛轉哀號於人之槌刃之下。犴獄之中。此迺人道之當然也。此迺天演之公理也。如響之斯應也。如影之隨形也。不得免也。無可逃也。咄嗟孝經有言。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蓋孝弟之至和氣所積。通於神明。不孝不弟之至戾氣所積。乃至殺其父殺其兄者。累軌連踵。舉目而皆是。氣之感。捷似石吸鐵。此非必造物之有省記也。然而無銖兩之或差也。此不必如釋氏之言因果也。然而無毫髮之或爽也。咄嗟吾今而不知宇宙怨毒之氣何日而消。而太和之氣何時而方長也。咄嗟咄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朱注。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朱注。徵稅出入。

愚按此承上章而言。設關爲暴。正所以殺人也。小民負販所得幾何。而忍重稅以苦之乎。古者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故天下之貨貴乎源源而流通。則藏富於商。賈而國用自饒。今乃重重爲關以阻之。使貨不得出。於是乎民日困而國日貧。故夫後世關之爲害。譬蠅蛇之伏於心。其毒未有能救者也。關吏之遇商民。叫囂墮突。似待獄囚。而百姓每至度關。駭然喪胆。或稍稍賄之。不壓其慾。罰且百倍。嗟夫。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夫苛政未有甚於重稅者也。地方官吏之爲暴也。不啻縱百萬虎狼於郡邑。而噬人也。關吏之爲暴也。不啻使百萬虎狼以當關。而噬人也。然而戰國時之爲關也。雖爲暴也。而國猶得獲其利也。後世之爲關也。雖爲暴也。而國並不能享其利也。其利歸於一二人之私囊。而民怨乃叢於其君。嗟夫。民怨積而人思奪之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注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愚按此孟子述曾子之學說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即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說也孟子所謂道即恕道也大學曰慈者所以使衆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即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之說也孟子所謂道即慈道也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夫不行於妻子不能行於妻子而欲以行於國人豈不愼哉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以利與德並舉蓋有深意存焉且夫人世最可怖者曰凶曰邪人生最可懼者曰殺曰亂亂者亂於利也自亂之也世之不能周於德者曰我無利也將爲凶年所殺也則孳孳以謀利夫藉口於凶年以謀利是以飢渴害其心也不知放於利而行多怨則人人皆欲殺之故孟子特表之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言但爲凶年所不能殺爾世界一大學校也故士君子處治世則德行日進處亂世則德行日退學者受邪世之教育譬諸受洪爐之鎔鈎身銷骨化其不亂者幾希惟周於德者葆其本心壁立千仞能不爲世俗所惑不爲世風所撓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說者曰此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夫素位而行獨行其願則往何咎矣故其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夫中不自亂而不爲利所亂不爲世所亂迺不爲邪世之人所殺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孟子教人以存誠也存心以立誠爲貴簞食豆羹見於色卑鄙之情畢露矣不誠未有不露者也君子之道敬於內則慎獨敬於外則戒僞小人終身作僞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者掩覆未有能久者也蘇子瞻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蓋碎千金之璧不難矯飾以爲之若失聲破釜之時則其誠不覺一顯焉所謂莫顯乎微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

雖然語有之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後世之士則多能讓簞食豆羹而於千乘之國則盜之者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嗚呼仁賢者國之寶也而竟有不信者何也剛愎以拒之柔闇以敷衍之讒諂以間之貌敬而神離之蓋彼有所謂仁有所謂賢而其所信爲仁者乃正不仁者也所信爲賢者乃正不賢者也於是仁賢者乃遂相率肥遯入山入林而惟恐其不遠入其疆土地荒蕪閭閻凋敝若無人者然鄰國睨之曰噫此空虛之國也則以爲殖民之地矣嗚呼仁賢者國之寶也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彼仁賢者方且懷忠愛之誠纏綿悱惻之意冀幸君之一悟民之一蘇乃爲人君者曾

無禮義則上下亂

嗚呼平等之說其可行於今世乎夫惟盛世在上者之對於下常存平等之念而與之相儕在下者之對於上常存不敢平等之念而與之相抗夫然後名分定國家治易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言乾坤六十四卦之位禮義行乎其中也禮者人道之綱義者人事之宜也有禮有義則尊卑貴賤井然釐然秩序明而萬事理無禮無義則賊民興犯上作亂秩序紊而萬事淆矣且夫等者階之級也縱有並之心實無並之道者也泊乎衰世在上者之對於下絕無平等之念而在下者之對於上則日持平等之論以爲若何能而居我也於是乎詆之毀之攻之擊之思所以驅除之夫是之謂亂易傳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而無識之徒猶欲倡爲邪說以爲禮義迂談非所宜於今之世雖有老成典型莫之或信國事乃蝸蟪沸羹馴至於危亡而不可收拾豈不悲哉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嗚呼。今之治國者。日日憂貧。乃日日言理財。而並不知有政事。此絕可憐而尤可痛者也。周易言理財正辭。大學言生財有大道理。財之本依乎生財。未有不生財而能理財者。生財之道。備於周官管子。而莫要於農工商鑛四政。四政者。脩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者也。大同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民不愛其力。者。政事脩於上也。顧或者謂農工商鑛。其效非旦夕致。緩不濟急。當奈何。曰。自古理財家之樞紐。開源節流。當兼營而並進。譬諸歲用二萬萬之財。而歲僅得一萬五千萬之財。則惟有節省而用之。在支配之得其當而已。節流以待開源。本事足而歲計有餘。久之自源源而不竭矣。今乃不知生財而求理財。之無可理。而惟思貸財。至於貸之無可貸。國且因此亡矣。嗚呼。此其故何也。不知有政事也。不知有政事。而國於是無政事。政事愈廢。而財用愈匱。財用愈匱。而取於民者愈無制。取民無制。民不能供。而搜括之計愈日出。而不窮於是。向之急公奉上者。至是而敲剝無餘。向之依賴公家者。至是而窮餓且死。杼柚俱空。上下交困。束手無策。而猶紛紛然曰。貸財貸財。嗚呼。豈不悲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豈能得國。然不仁而得國。亦偶有之者何也。一國之民。勢弱團結力薄。猶可以私智牢籠。之以武力。壓服之。然亦僅有之事耳。若不仁而得天下。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蓋天下之人心咸歸於仁。不仁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不特非民心所樂歸。且爲民怨所交集。豈能強致。蓋人心難得而易失。民情至愚而難欺。不可以利誘。亦不可以威劫也。雖然。既不仁而得國矣。乃往往欲觀天下權謀。相向干戈。相爭馴至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即偶有倖得之者。亦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而其獲禍則尤酷。此前史所載。不仁之君。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孔子曰。進而不已。必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深願其鑒於前車。返於迷復。幡然而爲仁。斯天下之幸。亦一己之福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民者天地之心所寄與天子共維持天下者其好惡之心協於一世之大公故爲貴君者天子是也何以知其爲天子以下文言天子而知之也爲民而設經理民事故爲輕雖然民貴君輕之說孟子發明之已久而後世鮮稱述之者爲民而闡無智識甚迺囂然不靖顛倒是非則失其爲民之資格而爲君者又輒逞一己之私意藉口於民智之卑劣倚勢作威以欺民而壓民故輕重倒置至二千餘年今欲發明民貴君輕之義當注重於民德民智二者皆當通於孟子之學說民德何先孟子所謂不失其良心是也民智何先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王氏船山云小山謂之邱積物如山亦謂之邱易渙有邱大也衆也積之衆則大矣四井爲邱亦取積多之義邱民者衆民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爲天子

愚按戰國時未有共和之說（周厲王時共和行政與後代共和意異）而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者開共和之學說自孟子始蓋天子者民之所推戴故民爲邦本君以民爲天若不爲民所愛戴者則禍逮夫身而失天下故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者任用諸侯大夫天子之權民不得而干預之其有貪墨庸劣不稱職者糾彈之可也若民掣君之肘而侵其用人之權則事機滯政將不理而天下亂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以守土地爲職者也不能守其國將爲人所滅而民亦將隕墜其身家性命則不得不變置之其所以變置者爲民也爲民所以安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方云此夷惠贊也起句有嚮往之神奮乎百世以下極其思慕太史公論贊多用此法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自當變置之其所以變置者亦民之心理然也皆所以為民也夫諸侯社稷皆可變置若民則萬世以來不可得而變置者也此其輕重不待通儒閎識而知之也然而更有進者旱乾水溢當為治本之策禹之豐功在奠大川而其平生盡力者則在溝洫蓋治水利正所以重民食保民命也孟子特以社稷與民較輕重故不及此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章言夷惠而不尸孔子者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說已見第二篇韓子祭田橫墓文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其所感者深也若夷惠二聖豈直田橫氏而已哉首陽山石巍巍然矣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斯千古氣節之大宗也至於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倘乎進於樂天知命之學矣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望後學者之興起於無窮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後世亦有聞孟子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學聖人者誰能皆得而親炙之則讀其書學其為人也斯可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也者人也此解字法也說文仁隸人都故得人以解仁也造字先有人字後有仁字仁从人从二言人相偶也凡事自一人

始而行仁。取人相偶者有己。即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此孟子述師說也。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孟子特翔之解字法也。先儒云：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可。求仁即爲人。背仁即非人。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可見率其性之仁。則爲人之道。失其性之仁。即非人之道。許叔重曰：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前一者之說。拘後二者之說。虛合二字。解一字之法。孟子前無之。孟子後無之。訓故家無之。理學家無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二章言孔子之事。感己之不遇也。女樂啗哲。益牢愁矣。龜山作操思離憂矣。宗邦之隕涕。浪浪矣。遲遲。我行側身。徬徨矣。泱泱東海道不行矣。一變至魯。既無望矣。接淅而行。不可久留矣。流離陳蔡。更爲吾黨痛矣。四科十哲。獨與二三子共矣。上交不諂。君弗周之矣。下交不瀆。臣不我知矣。俯仰天地。幾無所容矣。確乎不拔。筮濶龍矣。苞苴干謁。詎肯屈吾節矣。吁嗟乎。一身之厄。無入而不自得矣。萬姓之厄。悲其無所極矣。彈琴一歌。不怨而不尤矣。世有孔子。吾將從之遊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誦。

愚按：趙注訓理爲賴。朱注從之。說似迂曲。竊謂不理於口。言不爲衆口所理直爾。

斷章取義
情韻無限
以悲意遠思深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雖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據此則憎當從士或係傳寫之誤。

愚按。韓子有言。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毀來。士生今世而欲免於眾口。豈不難哉。然吾聞三代以上。是非與毀譽常相因。三代而下。是非與毀譽適相反。夫毀譽既不足憑。則多口何傷。且末世風俗澆薄。厭者惟士。忌者惟士。排擠者惟士。笑譏唾侮者惟士。非遭眾口之訕。不足以為士。士乎。士乎。其惟自脩我德乎。

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朱注。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愚按。文王。孔子。大聖人也。處亂世之末流。既畏讒而畏譏。復跋前而躓後。屈心而抑志。分忍尤而攘詬。固知道德之為忌。分忍而不能舍也。孔子。繫易。撫韋。編而歎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然則吾人處憂患之時。惟用九卦以脩我德而已。九卦者。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而九卦之中。尤以三卦為主。三卦者。履。謙。困。是也。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困。德之辨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困窮而通。賢者遠禍。哲人知幾。其庶幾乎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聖人乎。豈惟聖人乎。士乎。士乎。其亦知生於憂患而增益其所不能乎。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朱注。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又引尹氏云。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愚按世界有一線之光明然後人得循之而行然世界之光明必賴人心之光明而後世界光明漸以朗澈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賢者本心之光明也若本心蒙蔽良知闡塞以是人而司教育之權詭譎然放言高論而欲人之昭昭是以夜人而欲為晝人之語也夫人心日益昏則世界日益暗可痛哉雖然既以其昏昏矣而猶使之昭昭者何也其本心固尚在也善教育者庸其昏昏明其明德其庶幾豁然而開朗乎傳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此言天地之道不容息也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則人心死而乾坤毀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趙注高子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山徑山之領（領通作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愚按上章戒人心之昏蒙此章艾人心之荆棘所以訓高子者至矣山徑之蹊間至窄境也介然用之良知偶露之頃也成路居然可由之徑也爲間不用則茅塞之本無存養之功故不移時而莠念蔓滋也茅塞子之心今日學者大都如斯也然則當奈何曰斬其茅養其苗隨地隨時省察深思以葆我良知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朱注引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方云引喻以破
以追蠹之說何
等活脫不黏不
滯正是為拘泥
人解頤

方云是為馮婦
句以下叙馮婦
兀不黏一句正
事而自然句真
面而自然句真
與正意相對真
妙文也

朱注引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蠹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朱注引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愚按。學者之思。莫大乎附和流俗人之議論。而自昧其知識。人以為尚。則我亦尚也。人以為下。則我亦下也。人以為善。則我亦善也。人以為否。則我亦否也。泛泛悠悠。絕不用心。以究事實。久之。而是非之心。失久之。而天下遂無是非。吾嘗謂天下之亡。先亡於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而皆無意識之議論。有以致之。追蠹細故也。然高子居大賢之門。而隨流俗人之論。惜哉。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趙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羅氏羅山云。發業之不可復。不必論王之聽與不聽也。即聽其言而復發於義。亦不可請。蓋孟子之於王。欲行道耳。前此之發業。以王方信孟子之言。故孟子從而請之。今王既不能用萬民之水。火塗炭已不能行道。以拯之。徒欲沾沾發粟。屢快國人之心。尙可謂合於道乎。蓋王能用孟子。則齊人之饑。即爲同室之關。不能用孟子。則齊人之饑。已爲鄉鄰之關矣。孟子非不欲請義。已不可請耳。

愚按。出處與語默。義常相因。時而宜。處也亦宜。默矣。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齊之饑也。非天時也。人事爲之也。向使齊王能用孟子。則國不至於屢饑矣。馮婦之喻。孟子蓋無聊之至。行將去齊矣。嗚呼。苛政猛於虎也。齊民何罪而常饑哉。

又按。或讀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於義亦通。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按。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口之於味。五者氣質之性也。然不知有命以限之。則縱其欲者。正所以害其性。故君子不謂之性。非特可以寡欲。正所以養性也。是能以義理勝氣質者也。所謂以天勝人也。君子知命之學。蓋如此。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朱注。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羅氏維山云。君子不謂命也。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如集注所謂清而厚濁而薄者是也。一以所值言。如語類仁之於父子。如舜之於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之於紂。而在姜里是也。舜遇父之不慈。命也。然而不可以父之不慈。不盡為子之道。文遇紂之不仁。命也。然而不可以君之不仁。不盡為臣之道。舜致底豫。文勤服事。此舜文盡性之事。禮之於賓主亦然。雖值人。不以禮待我。我不可遂。不以禮待人。也。但以所值言於知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說不去。蓋知能辨人之賢否。聖人稟天命之性。不關際遇。上事故集注。祇以所稟者言。不以所值者言也。

愚按。仁義禮智天道五者。皆性之所固有也。然而有命以限之者。一則囿於氣稟之厚薄。一則因乎境遇之窮通也。凡人棄其性。適所以墮其命。故君子不謂之命者。是能以義理勝氣數也。所謂以人勝天也。是故聖賢躬被道德。有盡性之學。乃有勝天之權。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張氏云。可欲者。動之端也。蓋人具天地之性。仁義禮智之所存。其發見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謂可欲也。以其淵源純粹。

故謂之善。蓋於此無惡之可萌也。至於爲不善者，是則知誘物化，動於血氣，有以使之而失其正，非其所欲者矣。

張子云：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愚按：有諸己者，謂實有諸己，非第好善而已也。善而未有諸己，譬諸爲他人之物，有諸己而後實爲己物也。

充實之謂美

張氏云：充實者，充盛篤實也。美者，美在其中，成章之謂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注：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朱注：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氏云：神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即聖人之不可知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程子云：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至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愚按此即班氏古今人表式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言在第四等之下。第五六等之中蓋在善信間也。學者讀此可以得學道之方也。士生當世以好善爲惟一之宗旨。譬諸建築房屋然好善其基。陋也。人心之好善猶屋之有基也。然雖好善而或信之不篤則所謂善者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譬諸建築房屋然雖有基礎而無舂築之功終歸於坍塌而已。故貴繼之以信信之進而爲美譬諸建築房屋然基礎既堅造作必須完固而加以華飾也。美之進而爲大譬諸建築房屋然華飾之餘更宜擴充瑤琢俾壯麗而崇閎也。大而化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心所欲之境也。聖之進而爲神易傳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言其過化存神爲人所不能測爾。非虛無杪渺之道也。非如禪家所謂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乃謂之神也。然則聖神之詣實因善信二字切實精進造乎其極更非有靈妙不傳之祕可以一超而頓悟也。故曰學者讀此可以得學道之方也。終身勉勉循循於此足矣。或者曰班氏人表列九等孟子何以僅列六等曰尙有小人邪人惡人不列於聖賢之門故爲孟子所不言。

又按此六等極似易卦之六爻易例凡初爻爲陽爻者皆善此喜怒哀樂之萌芽也所謂可欲之善也有諸己之謂信易乾二爻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充實之謂美易乾三爻忠信所以進德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大畜之所以爲大也。大而化之之謂聖易乾五爻之飛龍在天位乎天德大人造也學問之道以有諸己爲主而必以造於聖人爲極功猶易例內卦以二爻爲主外卦以五爻爲主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此却與易卦之上爻微有不同蓋易忌於盈故上爻每以過爲戒而君子之學道進而不已則必造於無以復加之域猶中庸尙綱章之六節其第五節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可謂極盛矣。然必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其進德之次第亦與此章相類先儒謂孟子不明言易而所言無非易理若此等處是也。此說雖似穿鑿然愚自謂頗有心得爰著之以質夫後世之求道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趙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致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愚按。逃墨必歸於楊。非謂楊之學勝於墨也。亦非謂楊之害滅於墨也。蓋戰國時。墨氏之學盛行。家庭之愛。寢薄特舉。其甚者。而言故曰必歸於楊。至其必歸於儒。則一也。歸斯受之者。聖賢以救天下為心者也。欲救天下。先救異端。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趙注。笠。圍也。招。罾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圍則可。又復從而罾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

張氏云。如追放豚。入其圍笠。又從而繫之者。惟恐其復逸也。聖賢之待人。其歸也受之而已。固不保其往也。畔與不畔。蓋在彼也。若恐其畔去。而必欲堅之。則是私意之所加。而非天之理矣。故夫歸而不受。則是逆詐。億不信。而拒乎物矣。受而必欲其不去。則是有固有。必膠滯於物矣。有一於此。皆非聖賢之心。故辯異端之失。以待來者而不固焉。此聖賢之心。乃天地之心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趙注。徵。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縷。紩。鏡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養之役也。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

析忘禮義矣。

愚按。道氏之說。古說也。蓋孟子為窮兵黷武者戒也。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一。國有徵伐。或出於不得已。若用其二。用其三是。何心也。且夫人世最苦者。惟餓。至於民有殍。而慘極矣。人生最悲痛者。惟別離。至於父子離。而慘更極矣。為民上者。好武傷財。竭民膏血。搜括而外。更不知有何事。吾恐其獲報更不止殍與離而已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趙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愚按。有土地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事。故諸侯有三寶。然土地所以養人民者也。政事所以治人民者也。然則諸侯之寶。皆為人民也。寶珠玉者。兒女子之事也。諸侯舍其人民而效兒女子之嗜好。不旋踵而殃及於人民。揆諸天道。人事不殃其身。何待。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朱注。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張氏云。才如辨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之可以為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止。故盆成括仕於戰國之時。孟子知其必見殺也。道者非他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

本三句有驚心動魄之效。令人自省。讀者讀之。悚然。

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而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而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於有取死之道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

愚按朱注恃才妄作四字最精。蓋恃才則必驕。吝驕氣吝色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伎。巧伎志巧機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虛誕。虛誕而不實。不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貪鄙。貪鄙而予取予求。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放恣。放恣而作福作威。足以殺其軀也。夫才者木之未成材者也。君子所欲造就之者也。乃因未聞道而足以殺其軀。惜乎未奉教於君子也。惜乎天下後世益成括之多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趙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屨。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趙注。廖。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後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來。來邪。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

張氏云。讀此章。可見孟子於世俗酬酢。無不曲盡其理也。疑從者之廖。屨其人亦難告語矣。孟子應之辭氣不迫。不曰從者之必不然。但問之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謂子以彼來從我者爲竊屨而來歟。此雖甚愚人。亦知其不然也。故曰殆非也。則告之

以予之設科。其往者固不追。而來者亦不拒也。以是心至。則受之矣。固不能保其往。而合洪廣大。無固無必。所以酬酢之者。可謂無不盡矣。

愚按此章文義多可疑。恐有脫簡。夫子或作夫子。亦為或人之言。然細味語氣。當以趙氏張氏說為長。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此本心之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為。其工夫非止一層。譬諸不忍於親而忍於民。不忍於民而忍於物。不忍於動物而忍於植物。如何而達。要在舉斯心而加諸彼。譬諸不為於簞食豆羹。而為於數十釜百釜。不為於數十鎰百鎰。而為於千鍾萬鍾。不為於千鍾萬鍾。而為於千駟萬乘。如何而達。要在舉乎小以進於大。必推勘到極精極深處。充類至盡。方可為仁。方可為義。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無欲害人之心。為穿窬之心。本心之良知也。有良知而不知所以充之最易。於汨沒今驟。責人以害人穿窬。人決以為必無是心。然試返躬自省。己心果有所伎乎。稍有伎。是即害人之心也。己心果有所求乎。稍有求。是即穿窬之心也。亦必非勘到極精極深處。斯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

明陸桴亭先生釋忌字。義云忌字上非從己。乃係從己。己者古文蛇字。人有一蛇盤踞於心。故被害者最為慘烈。然是蛇也。噬人不已。轉而自噬。則其慘烈更百倍於被害之人。故欲去害人之心。當先去一忌字。

力云是皆穿窬之類也。意警句字精辭。

此章開首以言與守並列實則制重守字君子

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夫色厲內荏。不過作偽。而孔子即譬之於穿窬者。蓋盜利固盜盜名亦盜。天下之作偽而希冀有所得者。皆盜行也。皆盜心也。故欲去穿窬之心。當先去一偽字。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受爾汝之實。即所謂奴僕性質也。人生以堂堂七尺之軀。曷為而有奴僕之性。為其好依賴也。為其好干求也。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此充字亦非易。必須有獨立之知識。獨立之學問。精神斯能不事干求生長。其浩然之氣而漸進於道義之途。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士生當世。以誑言為第一大戒。而誑言尤不如以言餽人。以不言餽人之尤為可惡。曷為而以言餽人。以不言餽人。為其心之有所求也。人生多一分干求之心。即增一分盜竊之行。故孟子曰。是皆穿窬之類。穿窬者。盜人之物。顯於有形。餽人者。盜人之意。指藏於無形。然穿窬之人。終必有發覺之時。惟其術淺者。發覺速。其術工者。發覺遲。而發覺遲者。其罪為尤大。餽人之人。亦必有覺察之時。惟其術淺者。覺察速。其術工者。覺察遲。而覺察遲者。其為人所賤惡鄙棄。為尤甚。先儒有言。對人言貧。此是何意。又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此其人非無聰明機警之資。而卒至於名譽掃地。事業無成。皆為其有所干求也。豈不大可痛惜哉。孟子此節。專為當時游士干謁無恥者而言。後世儒者。可以鑒己。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孟子新讀本 卷七

之主脩其身而天下半爲一章

此章標實中白有色澤由於前後兩用喻之妙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近者不親，不敢圖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見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君子之學要在切實，若徒舍近而求遠，舍約而務博，虛夸無實心，則馳於外而不定，氣則浮於上而不沈，求其進於善也難矣。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所以取其近也，將以平其心而斂其氣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見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脩身之學先在正心，君子之守守之於心而行之於身也。書洪範言有猶有爲必歸於有守，有守者有猷，有爲之根基也，未有失其所守而能有猶有爲者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惟所厚者薄，於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惟所薄者厚，勢不能繼，於是轉而求於人者無限，而所以自任者淺，淺之事甚至縹渺而無所憑，蓋徒求泛博則其弊必至於此。既昧乎本末厚薄之理，則輕重亦必倒置。君子觀於人心，輕重之故而天下之平與不平，概可知矣。得乎本末厚薄輕重之序，天下未有不平者也；失乎本末厚薄輕重之序，天下未有不亂者也。孟子知世道之升降，學術之邪正，是非皆原於此，故特正言以揭示之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修其身者不過審乎本末厚薄輕重之數，其道至實而至約也。夫中庸言道體始於天命之性，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謂廣矣大矣，乃其中特申言之曰：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然則學道者務於日用踐履之間，切實求之可矣。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節承反之而三
承作結可悟文
法變化之妙

此章氣象光昌
色澤純厚以或
為七類之祖

張氏云。前言堯舜性之也。今言性者也。語愈密矣。反之者復之者也。自明而誠。復其天性之本然者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注。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愚以此皆無所為而為。出於天性。所謂性者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此言修身之學。所謂反之也。易以知其為修身之學也。盡心篇首章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行法者。所以脩身。即所以立命也。朱注云。法者。天理之當然也。理原於心。法亦根於心。苟非出於人心。何能定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君子終身在法律之中也。雖婁篇曰。下無法守也。言政治中之法也。此章曰。君子行法。言心理中之法也。天下惟守法之人。乃可以言安命。惟行法之人。乃可以言俟命。或者不達。則又告之曰。子思子嘗言。居易以俟命矣。居易者。素位而行。自是不越乎本分之外。是為行法。故曰。俟命。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張氏云。大人者。當世尊貴之稱。藐當讀為眇。左氏傳曰。以是藐諸孤。藐之云小。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夫在彼。二勢而詘其在我之義矣。

也。小之者。小其所挾者也。故曰。勿視其巍。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方云孟子七篇
中始說義氣繼
說養性終說養
心可見孟子為
學與年俱進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陳氏蘭甫云：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揚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禮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况可苛論乎。

愚按此章在得志後脩明先王之制，猶孔子從先進之意也。先王宮室，自有其制，飲食侍御，自有其制，蒐苗獮狩，又各有其制。自後世諸侯奢侈無度，乃皆以建制闕麗，流連荒亡為務，游士卑鄙伺候趨承之不暇，及一得志，乃亦效彼之所為。蓋今時之諂媚，即為後日之驕恣也。孟子痛之，故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此其意欲當時諸侯納身於軌物之中，與孔子所言畏大人初不相悖。蓋諸侯之遵守古制者，固當畏之，其蔑棄古制者，則當藐之也。如以貧賤驕人，則顏觸蘇季子之徒，優為之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治心之功有二：一出於積極，一出於消極。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消極之事也。復禮積極之事也。未有不克己而能復禮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積極之事也。寡欲消極之事也。未有不寡欲而能養心者也。存者何存，理義之心也。寡欲當奈何。泊然而無思乎。淡然而無為乎。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聖賢亦不能無欲，惟於念慮未發之先，莊敬以清明之念慮已發之後，察識以辨別之。其合於理乎，不合於理乎，合於理者存之，不合於理者去之，則夫理義之

此節極談奇發
明一獨字尤足
感動人心

方云此孟子思
傳道之人託孔
子之思狂猥以
自寫其幽思也

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多欲則奈何生人之嗜欲以聲色貨利為大端而貨利之為害尤烈傳所謂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也惟專利而不厭計較日益精機變日益巧於是其心刻久之而其心邪又久之而其本心愈斲愈喪雖有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未必即為聖賢也然而去聖賢一間矣存焉者寡未必即為禽獸也然而為禽獸不遠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張氏云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愛敬之篤不死其親者也親之所嗜見之而不忍食焉推是一端則凡其日用之間所以感發於其親者多矣常人於其親日遠而日忘矣惟君子則不然親雖日遠而其心不可泯也故雖事事物物之間親心之所存者吾亦存之未嘗忘而况於其言行乎此之謂不死其親

愚按孟子言仁必言不忍而此言孝亦言不忍孝中之不忍孺慕之誠痛心之至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小戴禮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者不忍也不忍之思充滿於中有觸斯應見所獨而感發見所同而未嘗不感發焉然惟獨知之者其悽愴為尤甚而不忍為尤深也不忍性也人而無性非人也不忍之發情也人而無情非人也曾子性情中人也其孝足以為萬世法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又云先將狂
一申明狂相
次一與狂相
舉一與狂相
波瀾文極恣肆
此章太陰識度
之文也陳蘭甫
先生謂合論語
三章而論之信
然孔孟取狂狷
而黜似是而非
之鄉原所以成
人才而維世道
者從可知矣文
之幽峭拔俗特
其餘事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見論語第五篇而其辭略異。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不忘其初。不能忘其舊也。學業以日新。又新為貴。食不新則積。水不新則淤。然而不忘其初者。皆可造之才也。人必不忘其舊時之所學。乃能進於新學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見論語第十三篇。易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中道而行也。中道而行。既不易得。故思狂狷。狂者過非中也。然而其志高。高故勇於進取。狷者不及非中也。然而其志潔。潔則有所不為。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此問其人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朱注。琴張。名。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此問其行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其心常嚶往乎古人而欲則效乎古人也。愚嘗謂學者志氣狂而品行猥即為中行惟志大言大而於其行有不檢束之處故偏於狂不掩者不自掩藏也事無不可對人言所以能進取也後世之狂者虛浮而誕叫囂而蕩非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

陳氏蘭甫云。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猥而為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為徒則豈能闐然驚媚世之為勢非極於踴躍涼涼不止故狂猥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愚按。不潔者處汗穢而不羞也。士惟不屑不潔如惡惡臭而後可以入道。然惟僅能不屑不潔而寡於進取故偏於猥。雖然一介不取與皦然泥而不滓者豈易觀哉。生乎三代以下渾渾然汝汝然吾安得猥者而與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朱注。原與愿同。荀子原憲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

鄉原也。

狂。獗。皆。近。道。者。也。鄉。原。攻。狂。者。攻。獗。者。因。以。自。炫。其。長。其。居。心。之。鄙。可。知。矣。無。是。無。非。惟。社。會。之。意。向。是。徇。是。為。闖。然。媚。於。世。闖。者。閉。藏。之。至。也。媚。者。所。以。為。賊。也。自。古。社。會。風。氣。之。壞。皆。鄉。原。為。之。也。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確。肖。鄉。原。語。氣。即。其。媚。世。之。辭。也。舊。讀。為。斯。世。也。句。非。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萬章古本作萬子。論語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而孔子以為未可。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天下豈有是理。惟其無所往而不媚耳。蓋鄉原最善揣摩者也。安得不為德之賊乎。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媚之術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媚之骨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媚之飾也。如是而衆皆悅之矣。悅者悅其媚也。天下豈有媚世之人。而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乎。故曰媚者所以為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是非倒置。然以非為是，有識者猶易辨也。若似是而非，則辨之不易，而關之尤難。似是而非之情狀，奈何論時政則悄然，其若憂論學術則莊然，其若正論事理則常酷人之意向，其正者則必曲詞以消沮之，其邪者則必巧辯以附和之。蓋鄉原未有不兼利口者也，鼓其似是而非之辭，摸稜兩可，壹意阿世之所好，而不顧事實之所安。如是而社會悅之，則社會危，邦家悅之，則邦家覆。嗚呼！觀人者其尙慎之哉。

又按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者，末世之所謂中行，皆鄉原也。鄉原之自以為是，自以為中行也，故曰似是而非，言似中行而非中行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方云：惡鄉原，恐其亂德。一句收過我門以下五節。君子反經，收束通篇神完氣固。

陳氏蘭甫云：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為。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為賊安在哉。在闕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污，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污，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即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為君子也。

愚按：經者何？聖道也。聖道亘古常存，而有賴乎君子之反之者，蓋處士橫議，莠言龐雜，以偽亂真，以邪干正，則聖道因之晦蒙。

上下千古如此
方許稱大文字

有以反。之。而大經始正於天下也。易曰。反復其道。傳曰。撥亂世。反之。正世界之由。駁而為復。撥亂而為正者。實賴聖道以為之。主君子則躬行以提倡之。於是經正而學術純。人心靜淑。氣溢於寰區。庶民皆興起而為善。當斯時也。如日月之經天。障翳全消。如江河之行地。淤塞盡去。又安有邪慝作於其間哉。是故君子之救世。反經而已矣。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

愚按。見知聞知。其道也。堯舜之道。為數千載之主。若易之有乾坤二卦。為六十四卦運行之主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注。萊。朱。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許。為湯左相。

愚按。湯之道。為五百餘歲之主。若易六十四卦。每卦之有主爻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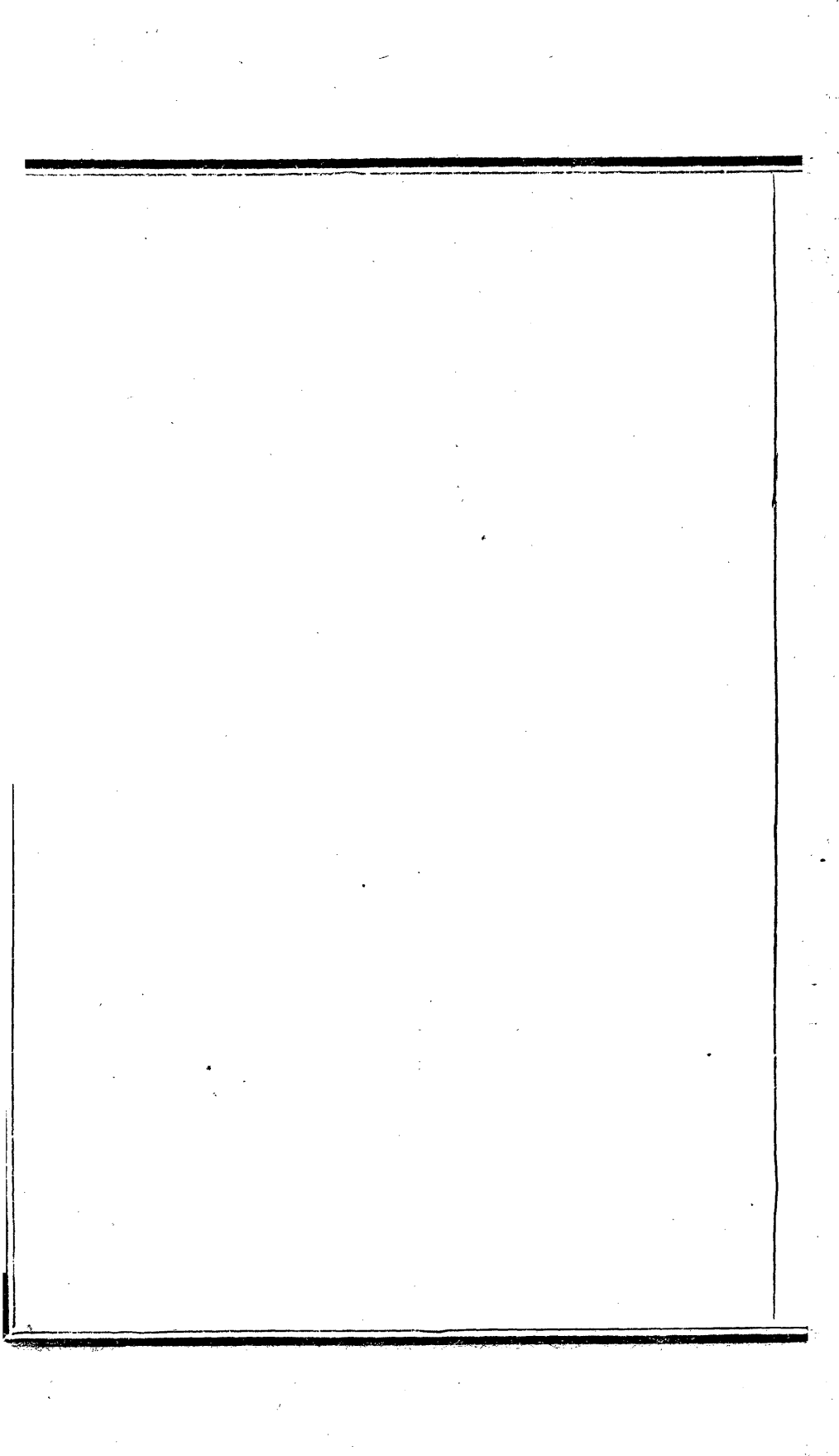
朱注。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此節一結如雲
際水蒼茫煙波無

愚按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文王之道者也文王之道為五百餘歲之主亦如易六十四卦中之主爻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孔子之道為千萬世之主亦如易之乾坤二卦終古不息孟子私淑孔子者也故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其拳拳服膺低徊不置如此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天也亦人也後世言政治者非失之難即失之浮言學術者非失之虛即失之鑿國家之教育不足以造人才斯乃人也鳳鳴於岐麟見於野雖讖諱之詞然而縱橫億萬里上下千百年無復有名世者出於其間斯乃天也由孔子而上而為君而天之休徵應由孔子而下而為臣而天之運會衰哲人不作大道晦蒙於是廢孔之厄言（厄言見莊子厄滿則傾空則仰比之於言因物隨變也）迺日出而不息乾坤正氣寢久寢微者此非賢豪崛起之時乎



洞政治之原包
大道之要上
古今感喟蒼涼
韓子云後欲求
之此其躅矣

盡心篇大義

悲哉。聖賢之處世。幸哉。世之尙有聖賢。曷悲乎。爾論性理。而世不信。論政治。而世不信。又論教育。而世亦不信。曷幸乎。爾夫政治。原於性理者也。教育。亦原於性理者也。政治而不根於性理。無本之政治也。教育而不根於性理。不良之教育也。後世無有知政治性理之宜。合爲一。迺有假借性理。以爲教育者。異學朋興。莠言雜出。不有聖賢。何以匡救。孟子於晚年作盡心一篇。吾讀其書。而醞醞乎有味也。

盡性立命之學。其始於有恥乎。無恥而不能順受其正。無恥而求在外。無恥而反身不誠。不恕無恥而終身行之。不知其道。處士橫議。機變日深。性學云亡。政治大壞。孟子恫焉。爰流涕而言之曰。人

不。可。以。無。恥。

何。謂。士。樂。道。而。忘。勢。謂。之。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謂。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謂。之。豪。傑。之。士。內。重。外。輕。自。視。欲。然。者。其。性。分。定。也。

性。之。發。爲。知。良。知。之。在。天。下。大。矣。神。矣。民。雖。勞。而。不。怨。雖。殺。之。而。不。怨。良。知。之。相。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良。知。之。相。感。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良。知。之。相。感。尤。深。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深。山。之。野。人。皆。有。良。知。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天。人。交。戰。之。時。當。以。良。知。勝。人。欲。也。操。心。慮。患。動。心。忍。性。所。以。磨。礪。其。良。知。也。正。己。物。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不。失。其。良。知。也。君。子。有。三。樂。天。性。中。之。至。樂。良。知。中。之。至。樂。也。仁。義。禮。智。根。於。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由。是。達。於。政。治。民。無。凍。餒。之。老。

者。菽粟如水火。民無不仁。良知周浹於宇宙。太和之氣洋溢充積。何其盛也。吾乃知周之所以王也。吾乃知政治之必根於性理也。

孔子萬世教育之宗也。教人爲善。教人行權。教人治心。教人有爲。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易其介者也。伊尹聖之任而有天下。弗顧之志者也。皆教育之模範也。五霸久假而不歸。春秋之天下一變而爲戰國之天下。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游士羣萃州處。無事素餐。其志不可問矣。仲子之不義也。皋陶之執法也。舜之大孝也。皆窮理盡性之論也。能窮理盡性。乃能居天下之廣居而爲大丈夫。彼戰國策士。爲人豕交。獸畜而虛拘於侯之門。豈不悲哉。孟子教之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

所以盡性而符人格也。吾故曰教育必根於性理也。

齊宣王欲短喪。本心尙有存焉者乎。人心如此。孟子更不得已而言教育。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子之教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之教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蘇秦張儀公孫衍徒之教也。滕更若在所禮而不答。不以道殉人之徵也。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各執其所學。以自爲方。孟子知千載以後。墨氏之學必將盛行。於是發明曾子之微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親親仁民仁物。差等不容紊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古之大政治。古之大教育。皆原於性理也。若假性理以爲教育。非心也。非性也。非天也。孟子以性理教育。提倡天下而不仁之梁惠王。方殺人盈野。殺人

盈城殺人之父。殺人之兄。寢以自殺。其子弟可痛哉。孟子曰：是不善讀春秋。不善讀書者也。春秋無義戰也。書之血流漂杵。不足信也。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是敵百姓者也。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若人者。既不能節儉。嘗飯糗茹草之苦。而惟橫征爲暴。以搜括吾民。此其道豈能使人以樂從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儉德避難。賢人君子居邪世之中。惟恐爲渾濁所亂。出處取與。兢兢自守。雖一簞食一豆羹。必折衷於道義。蓋莘野涓濱之間。大有人矣。然而不信仁賢者如故也。無禮義無政事者如故也。孟子曰：不仁哉。以是而欲得天下。自殺而已矣。

不仁之君橫恣如斯。孟子乃發明民貴之說。以救萬世。此其說實。

本諸周禮。司民之職。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其義又本諸孔子。孔子曰。式負版者。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而當世忌其說。相與齟齬之。唾侮之。尠有信從之者。徒令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爾司馬遷曰。執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吁。人道幾何其不息乎。此孟子困於齊梁。所以與仲尼之菜色。陳蔡同悲而共歎者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雖情殷。揀世而荆棘滿地。讒謗交乘。寰宇昏昏。然求一刻之昭昭而不可得。痛哉。痛哉。不得已。與高子之徒。論治心。攷古樂。閉戶不與世通聞。問不幸。饑饉荐臻。流亡載道。國人以所望於孟子之行道者。下而望其振卹。然而苛政猛於虎。則持杯水以救車薪。無益也。乃并振卹而不言。蓋聖賢之傷心久矣。

聖賢雖不得志而盡性立命之學更不容不講也。美大聖神則道高無尚矣。歸斯受之則德博而化矣。然而蒿目時艱民有殍父子離珠玉以爲寶。政治之中絕無教育。復輔以益成括之徒。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天下其能不亂乎哉。當是時君子悲憫無窮。設科救世。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然而害人穿窬之類必不容於教育之門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行法俟命而性理之教育宏矣。脩明古制先在寡欲。性理教育之綱要也。繼志述事死如生思所樂而思所嗜。性理教育之根基也。或者曰孔子大教育家也。孟子何如人乎。孟子狂者也。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也。孟子狷者也。仕而不受祿。枉尺直尋而不爲也。由狂狷而進中行。用是疾惡如讎而黜媚世之鄉原。蓋狂狷可與研性理。鄉原不可

與。言。教。育。也。君。子。反。經。而。已。矣。乾。坤。消。息。一。龍。一。蛇。庶。民。不。興。則
傳。道。而。已。矣。茫。茫。神。州。莘。莘。學。士。孰。爲。見。而。知。之。者。乎。孰。爲。聞。而
知。之。者。乎。豪。傑。之。士。雖。無。文。王。其。猶。興。乎。雖。無。孔。子。其。猶。興。乎。有
能。淑。政。治。傳。性。理。開。萬。世。之。教。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677B

